联合国 S/2020/663

安全理事会

Distr. General
9 July 2020
Chinese
Original: English

2020年7月8日安全理事会主席给秘书长和安全理事会成员国常驻代表的信

谨提及2020年7月2日召开的关于题为“维护国际和平与安全:2019冠状病毒病的影响”的议程项目的安全理事会视频会议。谨随函附上秘书长安东尼奥·古特雷斯和红十字国际委员会主席彼得·毛雷尔在会上所作通报的副本,以及爱沙尼亚外交部长乌尔马斯·赖因萨卢; 法国欧洲与外交事务部长让-伊夫·勒德里昂; 德国联邦外交部长海科·马斯; 突尼斯外交部长努尔丁·拉伊; 大不列颠及北爱尔兰联合王国英联邦、联合国和南亚事务部国务大臣塔里克·艾哈迈德温布尔登勋爵; 越南外交部副部长杜安东; 及比利时、中国、多米尼加共和国、印度尼西亚、尼日尔、俄罗斯联邦、圣文森特和格林纳丁斯、南非和美利坚合众国代表所作发言的副本。

根据安理会成员就本次视频会议达成的谅解, 以下代表团和实体提交了书面发言, 并随函附上副本: 阿富汗、亚美尼亚、阿塞拜疆、巴林、孟加拉国、委内瑞拉玻利瓦尔共和国、加拿大、智利、哥斯达黎加、古巴、塞浦路斯、丹麦、厄瓜多尔、萨尔瓦多、欧洲联盟、格鲁吉亚、危地马拉、印度、爱尔兰、伊朗伊斯兰共和国、意大利、日本、肯尼亚、科威特、吉尔吉斯斯坦、拉脱维亚、黎巴嫩、列支敦士登、马来西亚、马耳他、墨西哥、摩洛哥、缅甸、荷兰、尼日利亚、巴基斯坦、葡萄牙、卡塔尔、大韩民国、沙特阿拉伯、塞拉利昂、斯洛伐克、斯洛文尼亚、西班牙、瑞士、土耳其、乌克兰和阿拉伯联合酋长国。

根据2020年5月7日安全理事会主席给安全理事会成员国常驻代表的信(S/2020/273)中所述、因冠状病毒病大流行造成的特殊情况而商定的程序, 所附通报和发言将作为安全理事会正式文件分发。

安全理事会主席
克里斯托夫·**霍伊斯根**(签名)

20-09217 (C) 220720 140820

请回收

附件1

秘书长的发言

我感谢主席国德国召开本次重要讨论会。

冠状病毒病(COVID-19)疫情继续对全球和平与安全产生深刻影响。即使在一些传统上被认为是稳定的国家，也可以看到其后果。但是，这种影响在已经经历冲突或正在摆脱冲突的国家尤为明显，并且有可能会很快吞噬其他国家。

风险是多样的。危机带来的严重社会经济后果导致紧张局势加剧。在民众认为当局没有有效应对疫情或没有对其影响保持透明的地方，对公共机构的信任正在进一步削弱。原已存在的不满和脆弱性变得更加突出和固化，不稳定和暴力的可能性有增无减。

疫情正在加剧性别不平等，因为妇女占受影响最严重部门的绝大多数。性别暴力和家庭暴力出现了惊人的激增，受害者越来越难举报虐待行为、寻求庇护和诉诸司法。

在一些国家，脆弱的和平进程可能因危机而脱轨，特别是在国际社会分心的情况下。例如，在达尔富尔，疫情和其他挑战导致朱巴和平进程的完成期限一再延长。

在其他地方，冲突行为体——包括恐怖和暴力极端主义团体——将疫情造成的不确定性视作战术优势。在索马里，青年党继续频繁发动袭击，COVID-19没有对其行动节奏产生显著影响。相反，青年党有可能趁安全部队不得不重点抗击疫情时增加这种暴力。

许多国家不得不在努力管控健康危机的同时考虑如何推进定于2020年举行的选举。自今年3月疫情爆发以来，已经举行了18次选举或全民投票，24次被推迟，而39次选举的初定日期迄今保持不变。中非共和国局势紧张，因为有人企图以疫情为借口，推迟计划于今年年底举行的选举。决定推迟选举会——其实决定继续推进选举也会——提出复杂的法律、政治和公共卫生挑战。尽管困难重重，但这种决定最好是在与所有利益攸关方广泛协商的基础上做出，以避免加剧政治紧张局势或破坏合法性。

COVID-19也让外交变得更具挑战性。调解可以是一项非常个人化的努力，是对一个人或一个会议室的近乎触觉式的解读。由于行动限制使这种接触受限，线上讨论往往是唯一选择，可能会更难建立信任和培养妥协意愿，这些正是预防性外交的核心。

疫情也凸显出生物恐怖袭击的风险，并且已经表明，如果有人蓄意操纵一种疾病，使其毒性更强，或故意同时在多个地方传播这种疾病，那么防范措施可能会在某些方面有所欠缺。因此，我们在考虑如何改进对未来疾病威胁的应对措施时，也应该认真注意防止疾病被蓄意用作武器。

《生物武器公约》将一项旨在打击使用疾病作为武器的骇人行为的长期有力规范编纂成文，现在已有183个缔约国。我敦促尚未加入《公约》的14个国家不再拖延，立即加入《公约》。我们也必须加强《公约》——它没有监督机构，也不含核查条款——加强其作为审议预防措施、强大应对能力和有效对策的论坛的作用。

幸运的是，对付生物武器的最佳办法是采取有效行动防治自然发生的疾病。强有力的公共和兽医卫生系统不仅是抗击COVID-19的重要工具，也对生物武器的发展构成有效威慑。所有这些问题都必须列入明年《公约》审议大会的议程。

目前，由大会设立并得到安全理事会认可的秘书长调查涉嫌使用化学武器和生物武器的机制是为调查涉嫌使用生物武器的行为提供框架的唯一工具。第1540(2004)号决议及其后续行动仍然是国际不扩散架构的关键组成部分，为防止生物恐怖主义的噩梦般的景象提供了一个总体框架。

考虑到病原体在这个相互关联的世界中传播的速度，我们必须确保所有国家都有复原力，并有适当能力快速、有力地应对任何潜在的全球性蓄意生物事件。

我也对疫情引发或加剧人权挑战感到关切。我呼吁为人权采取行动，这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具现实意义，需要强有力的后续行动。我们看到在警察执行封锁、宵禁和其他限制措施方面过度使用武力的情况。专制主义表现越来越多，包括限制媒体、公民空间和言论自由。民粹主义者、民族主义者和其他本已在试图削弱人权的人正在从疫情中寻找借口，实施与疾病无关的镇压措施。

与此同时，污名化和仇恨言论正在抬头，错误信息在网上猖獗蔓延。为了帮助遏制不实和有害信息的传播，联合国发起了“已核实”倡议，以增加关于这场危机的可信、准确信息的数量和覆盖面。

然而，另一个长期风险是资源从性别平等倡议、教育以及其它经济部门转移流出。实际上，这可能产生代际影响，包括对妇女权利和参与政治与和平进程的影响。

最直接的是，人道主义需求激增。超过10亿儿童失学。到今年年底，超过1.35亿人可能处在饥饿边缘。常规免疫接种服务遭扰乱，规模前所未有，增加了麻疹和小儿麻痹症等疾病大爆发的可能性。

难民和境内流离失所者本已非常脆弱，这一点变得更加突出，特别是那些生活在封闭和拥挤营地和拘留设施中的人。保健工作者和人道主义工作人员本身也成了无端攻击的目标。这场卫生大流行病很快变成了一场保护危机。这些广泛风险需要包括安全理事会在内的各方紧急和团结一致予以应对。

180个会员国和一个非会员观察国支持我关于全球停火的呼吁，20多个武装运动和其他实体以及800多个民间社会组织也赞同我的呼吁。呼吁产生了一些积极成效，但这些成效已经消失，或者在某些情况下已经失效。安理会在发出声音和发挥影响力，对这些局势产生影响方面发挥着重要作用，我欢迎安理会在昨天通过的第2532（2020）号决议中表示的支持。

我们的维持和平行动和政治特派团继续给世界各地带去希望和稳定，它们支持国家当局和弱势群体，包括确保特派团自身不会成为传染媒介。我们制订实施了一系列医疗和其它支持措施，以减缓病毒在我们的特派团中传播，保护我们的人员。我们还调整了我们军警人员的轮调，为此我们感谢部队和警察派遣国。

我们还在调整我们的工具以适应新的环境。例如，在哥伦比亚和利比亚，我们得以利用虚拟和其他手段，与各方和其它行为体保持良好沟通。也门问题

特使办公室与500多名也门人(其中30%至35%是妇女)就该国的和平机遇和挑战举行了首次大范围虚拟对话。通过《2019冠状病毒病全球人道主义应对计划》, 我们正在63个国家解决最紧迫的健康和人道主义需求, 不过, 该计划仅有21%的资金到位, 而且还需要更多资金。

自危机开始以来, 联合国大家庭实行了全面应对, 在实地提供医疗和物质支持, 倡导全球经济和金融一揽子救援计划, 并对这一紧急情况的各个关键层面进行了政策分析。疫情令我们所有人进行广泛思考。由一种残酷无情的疾病所致, 并且在全球脆弱性的助长下, 集体安全和我们的共同福祉正在多个方面遭受攻击。我们的挑战是在今天拯救生命, 同时为明天巩固安全支柱。我随时愿意在安全理事会在执行其不可或缺的应对措施时, 以一切可能方式支持这个机构。

附件2

红十字国际委员会主席彼得·毛雷尔的发言

主席先生，我感谢你今天给我机会向安全理事会通报情况。

冲突地区是大流行病的最大爆发点。社区本已处境艰难，在这些地方，额外的冲击可能是灾难性的。红十字国际委员会(红十字委员会)正亲眼目睹冠状病毒病(COVID-19)及其经济后续影响如何加深脆弱性、加剧人道主义需求、加剧暴力和冲突的影响，为令人震惊的污名化打开大门、加剧全球贫困、加剧不稳定和紧张局势，并且逆转来之不易的发展成果。

冲突地区对采取措施应对疫情而言是非常复杂和脆弱的地方。显然，不能仅仅把大流行病作为卫生问题来解决。相反，先决条件是有一个为卫生系统、社会支持、人道主义行动以及同步实施应急与发展办法的政治环境，同时冲突中交战方的行为应当有根本改变。

毫无疑问，大流行病正在改变人道主义工作。我们已经知道，需求是巨大的，而且还在增长。根据我们的法律分析，全世界目前大约有100起武装冲突，涉及60个国家，还有100多个非国家武装团体参与了这些冲突。这表明，近几十年来各类冲突的总数不断增加。

红十字委员会正在从COVID-19在这些冲突中的影响以及埃博拉、霍乱和结核病等其他传染病的经历中汲取经验教训。今天，我提请会员国注意人道主义环境中应对大流行病的六条基本经验。

首先，必须更好地尊重国际人道主义法，保护平民及其基础设施免受未来多重冲击，包括流行病。违反国际人道主义法行为，如把城市炸成废墟和大规模流离失所，与应对疫情相悖。卫生服务设施已被战争摧毁的国家几乎没有治疗或控制COVID-19的可能性。急诊室死亡率急剧上升。对卫生保健工作者和设施的攻击，包括网络攻击，继续有增无减。

卫生工作者和人道主义者是我们的第一道也是最后一道防线，他们必须得到保护。言辞和承诺，包括安理会商定的决议，包括第2286（2016）号决议如果没有在实地带来切实变化，都是徒劳无益的。那些对冲突各方有影响力的人发挥积极影响必须成为一个优先事项。红十字国际委员会正在与世界各地数百万卫生工作者一起尽自己的一份力量，就实施保护措施、消除污名以及在战争和暴力中保持中立和不偏不倚的服务提供建议。

第二，必须在没有政治化或操纵威胁的情况下，向所有需要帮助的人提供援助和保护。根据国际法，不偏不倚的人道主义援助不能附带条件，也不能拒不提供给所谓敌对团体。民众的需求是作出应对的唯一合理基础。错误信息和排他性应对措施会加剧动荡和不稳定。当前，稀缺药品和防护材料的分配正在引发暴力冲突；明天，不公平地分配任何COVID-19疫苗都有可能破坏社区的稳定。

国际红十字和红新月运动与秘书长一道呼吁研制“人民的疫苗”，确保没有人被遗漏。一旦有了疫苗，疫苗的公平分配将至关重要。我们正与各国以及数百万红十字会和红新月会工作人员及其他人道主义工作者一起努力制定计划，以帮助减轻潜在的非常危险的局势。

第三，应对工作绝不应仅限于满足卫生需求，还必须减轻大流行病更广泛的次级影响。应对疫情措施不能简化为提供口罩或局限于急诊室。社区需

要采取措施，防止卫生和环卫系统、社会安全网及生计等多个方面变得脆弱不堪。

虽然没有“万灵药”，但是，当人们遭受冲突和疾病的双重压力时，采取因情而异的循证办法，可在控制传染和减轻次级影响这两项必须开展的工作之间取得平衡。我告诫，不要将应对措施划分为人道主义或发展措施。我们必须做到应急与长效措施并举，预防与治疗同步。这是可以做到的。

红十字国际委员会看到，人们日益认识到，在发生大流行病期间，非人道的条件，如拘留所或流离失所者营地中的此种条件，不仅对被拘留者，而且对收容社区都可能是致命的。红十字国际委员会正在50多个国家里与有关当局一道，努力加强拘留设施中的医疗保健和个人卫生措施。我们看到，此类措施有效防止了霍乱和埃博拉病毒传入几内亚、利比里亚和刚果民主共和国境内的拘留场所。

长期而言，可以通过满足卫生需求，改善非人道的条件，化解社区内部日益加剧的紧张关系。在过去几个月里，红十字国际委员会向有关当局提交了200多份关于拘留设施状况的机密报告，就整个系统的医疗保健、环卫和个人卫生服务、人满为患、家人探视、虐待以及司法程序等问题提出了改进建议。我们赞扬许多当局对我们的建议作出积极回应，防止本国安全环境恶化。

第四，必须制定涵盖最弱势边缘化社区成员的应对措施。在每个人都安全之前，没有人能免受大流行病的影响。大流行病对一些人的影响比对其他人更大。我们必须确保防治措施涵盖那些不太为人所知、默默无闻的人，如流离失所者、在非正规部门工作的人、非国家武装团体控制区居民、被拘留者、残疾人、老年人、少数种族、妇女和女童以及性和性别少数群体。

我们必须考虑到需求的总体状况，而不是在防治COVID-19与其他工作之间作出取舍。我们仍然必须治疗战争伤员和慢性病患者。必须扩大心理健康服务，加大打击性暴力的力度，以满足急剧增长的需求。必须加强生计援助和其他社会支持，这是至关重要的预防措施。否则，会助长排斥、暴力和冲突的循环。

第五，我们必须积极防止平民保护发生任何倒退。各国政府绝不能利用这场大流行病，开创破坏国际人道主义法和国际人权法的严酷先例。任何抗击和遏制这场大流行病的特殊措施都必须是有时限、非歧视性的，并与公共卫生需求相称。

我们敦促各方更广泛地实行尽可能为人道主义工作者破例的良好做法。就人道主义组织而言，它们准备在工作中采取额外的预防措施。

鉴于暴力和冲突地区的不信任和紧张局势加剧，有关国家需要特别警惕，确保严格执行限制使用武力的法律。应就此采取后续措施，确保制定相关行为准则，进行培训，并对安全部队进行有力监督。必须建立制衡机制，以防封闭隔离或大规模收集数据等紧急措施被用作控制民众或损害公众对卫生措施信任的侵权工具。对人道主义准入的临时限制绝不能成为常态。

第六，只有在社区的信任和参与下，应对措施才会有效。全球COVID-19防治工作可在很大程度上改变国家与公民之间的互信情况。枪口下的医疗保健是徒劳的。即使在受冲突影响的环境中，地方当局也可以通过倾听社区意见和透明行事来建立信任。

此外，还必须信任应急机构，并与污名化作斗争。红十字国际委员会与红十字会和红新月会运动及其现有社区网络一起，往往是争议地区为数不多的几个应急机构之一。我们认为，中立和公正的人道主义行动是无法替代的，因为它们可以确保得到前线民众和当局的信任，确保人们所说的“最后一英里服务配送”。

通过倾听社区的困境、說到做到以及与当地领导人、信仰组织和宗教领袖接触和合作，可以建立起彼此信任。在抗击这场大流行病的第一线，卫生与安全交织在一起，这不是一个需要进行政治辩论的问题，而是一个简单而真切的事实。

即使在此前景难料的时期，我们也具备防治COVID-19的知识和经验教训。在安理会内外可以做很多事情。第2532(2020)号决议的通过是一次机会，可借此重新开始，将案文所体现的共识转化为保护平民方面更多的合作和行动。决议中包含了各种选项：尊重停火协议；加紧开展外交活动，促成停火；为人道主义准入创造条件，包括为通行提供便利；遵守国际人道主义法中会员国制定的法律；以及为应急响应机构和当地社区提供空间。世界各地数以百万计的人要靠联合国作出选择，保护他们免受未来卫生危机的影响。

附件3

爱沙尼亚外长乌尔玛斯·雷因萨鲁的发言

我祝贺法国成功履行主席职责，并祝贺德国担任7月份安理会主席。

首先，我要对世界上所有遭受冠状病毒病(COVID-19)之害的民众和国家表示同情和声援。

COVID-19危机表明，多边合作对我们集体健康、繁荣和安全至关重要。不幸的是，我们似乎有可能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内继续被这场危机所困扰。因此，我们必须继续不断地密切审查冠状病毒病对全球安全的影响。

安全理事会最终就关于COVID-19的第2532(2020)号决议达成共识，此举确实具有重要意义。必须将其视为一个一致而明确的要求，即现在就放下武器。我尤其感谢法国和突尼斯在这个问题上发挥领导作用。这也证明，安理会必须继续定期处理COVID-19对和平与安全的影响。这也意味着我们将倾听古特雷斯秘书长的明智建议和意见。请允许我祝贺古特雷斯先生在当前这场危机中成为联合国大家庭令人关注的响亮声音。

COVID-19疫情清楚地表明，建立安全可靠的数字基础设施至关重要，我们必须共同努力建立一个更加稳定安全的网络空间。自疫情爆发以来，我们一直关切地注意到，对最重要的基础设施部门之一——医院——的攻击有所增加。出于恶意利用网络空间的行为体将受到调查，这些攻击不会被无视。我们在5月的安全理事会“阿里亚办法”会议上提出了网络安全问题，大多数与会国在会上重申，它们致力于遵守共同商定的网络空间负责任国家行为规则。我们都应继续处理这个问题，包括在未来。

持续的全球疫情显示出数字化转型不均衡和数字基础设施薄弱带来的严重风险。我们所有人，包括私营部门，都必须迅速解决全球数字鸿沟，私营部门可以推动必要的创新。

因此，爱沙尼亚和阿拉伯联合酋长国将合作组织一次全球工商峰会，使工商部门能够参与应对冠状病毒病的严重影响。数字技术和数字发展可以增强各国社会对于我们目前遭受的外部冲击的抵御能力。因此，爱沙尼亚与新加坡昨天一起就全球数字鸿沟和COVID-19召开了一次国际高级别会议。在会上，我们还发布了关于COVID-19的数字响应的全球宣言。该文本仍处于开放联署之中，已有30多个国家加入。我希望更多国家加入。

附件4

法国欧洲和外交事务部长让-伊夫·勒德里昂

主席先生，亲爱的海科，我要感谢你，我的朋友，在德国担任安全理事会主席国伊始就推动召开本次会议。

我还要赞扬并感谢秘书长、红十字国际委员会主席和非洲联盟社会事务专员，他们各自的组织为共同应对这一前所未有的公共卫生危机开展了杰出工作。

《联合国宪章》——我们刚刚庆祝其通过七十五周年——规定安全理事会对维护国际和平与安全负有主要责任，它必须应对各种大流行病给稳定造成的破坏。2000年，它在艾滋病毒/艾滋病问题上做到了，2014年和2018年在埃博拉病毒问题上也做到了。

我感到高兴的是，在突尼斯——我要赞扬努尔丁·拉伊部长——和法国的倡议下，安全理事会已经藉由昨天通过的第2532（2020）号决议，有效地应对了冠状病毒病（COVID-19）大流行对国际和平与安全构成的威胁。我们现在需要加倍努力执行该决议。

法国支持秘书长发出的停火呼吁，该呼吁得到了近180个国家和20多个武装团体以及许多区域和民间社会组织的支持。现在必须将其付诸行动。在叙利亚、也门、利比亚、萨赫勒和阿富汗，局势仍然极为不稳，平民继续遭受各种后果。

我还要赞扬蓝盔部队在有时非常困难的条件下所做的出色工作。我们必须集体支持维和行动，使其能够充分执行任务。法国最近向联合国驻黎巴嫩临时部队派驻了一支消毒队，以提供专业知识和技术支持，来抗击这一大流行病。我们已做好准备，让我们的军事医院治疗在维和行动中工作、感染COVID-19并亟须护理的外国士兵。

在人道主义方面，我谨向人道主义和医务人员，特别是红十字国际委员会工作人员所做的工作表示敬意。法国通过双边支持和在多边机构中的工作，为涉及COVID-19疫情的人道主义行动做出了贡献，并将继续努力满足未来几周和几个月的需求。

我们必须一起继续支持全面执行整个《2019冠状病毒病全球人道主义应对计划》，包括向国内流离失所者和难民提供支持，捍卫处于抗疫第一线的妇女的性健康和生殖健康权利，其权利必须得到维护和加强。这将是世代平等论坛的目标之一，该论坛将于2021年上半年在法国与墨西哥和妇女署合作举行，将是促进妇女权利的又一重要步骤。

此外，必须尽一切努力促进人道主义援助送达弱势人群，并确保人道主义和医务人员以及基础设施不成为袭击目标。因此，我们必须继续努力确保遵守国际人道法。正因为此，法国和德国才在红十字国际委员会以及45个国家的支持下，在多边主义联盟框架内发出《人道主义行动呼吁》。

我们还必须加强获取可靠信息的渠道，更加有效地制止散播谣言、“信息疫情”和仇恨言论，这些现象可以在当今极为脆弱的情况下加剧集体恐惧。

我们不能忽视这场危机对社会经济的巨大影响。冲突的根源只会因危机而加剧，危机会导致不平等加剧，失业增加，对机构的信心丧失，自然资源分

配紧张，供应链被扰乱或中断以及气候危机。重新思考COVID-19之后的世界，并尽最大可能减轻这场危机的经济和社会后果是我们的集体责任。为此，《2030年可持续发展议程》和《巴黎气候协定》必须指导我们的行动。这场危机证实了——其实已经不需要证实——可持续发展目标的现实意义，凸显了健康与生物多样性和气候问题等环境问题的相互作用有多大。

我们还需要一个更好地适应当今挑战的多边卫生体系。这意味着要加强我们在世界卫生组织——全球唯一的公共卫生组织——中的集体预警能力，使我们能够对全球危机做出迅速反应。这也意味着，各国必须充分承担起责任，以确保有效实施《国际卫生条例》，其实施工作仍然常常做得不够。我们还必须努力加强国家卫生系统及其抗压能力。我们需要继续努力，实现全民健康覆盖。这些都是我们需要在借鉴从正在经历的这场危机中汲取的所有教训的前提下所开展的所有项目。

在6月26日举行的多边主义联盟会议上，我们与海科·马斯一起强调，我们只有通过坚守多边主义才能共同克服这些诸多挑战。坚持多边主义并不意味着教条主义或理想主义。这意味着提倡唯一有效的方法，因为在应对我们共同的问题上，除了结为统一战线和开展合作别无选择。法国决心继续朝这个方向努力。

附件5

德国联邦外交部长海科·马斯的发言

世界正面临着1945年以来最大的危机。已有50多万人死于我们尚无法治愈的病毒，接下来还会有更多人死亡。全球经济紧刹车将加深人道主义危机，破坏对国家机构的信任。我们从通报人那里获悉，冲突如何正在失控，尤其是在非洲以及也门和利比亚等饱受战争的国家。同时，侵犯人权的现象也在激增。

75年前《联合国宪章》的签署者赋予安全理事会维护和平与安全的职责。他们从刚刚目睹的残酷现实中吸取了正确的教训。今天摆在我们面前的一个简单问题是：我们吸取教训没有？

昨天，安全理事会终于发出一致信息，认可了秘书长的全球停火呼吁。第2532 (2020)号决议逾期已久。现在，让我们共同执行该决议，努力实现具体国家的停火。我们大家都知道，停火可为人道主义准入提供便利，成为政治会谈的切入点。今天的会议还可成为跳板，从而开始更加系统地处理重大健康风险及其对安全的影响。为此，我们应商定三方面的行动。

首先，我们必须处理大流行病对安理会议程上的冲突和人道主义危机的影响。联合国的和平行动本身将需要调适，做法是：监测迅速变化的冲突动态；保护工作人员和当地民众的健康；以及保持特派团充分的行动能力。这就是为什么德国与其它欧洲联盟成员国一道，签署一封信函，向秘书长保证：我们将继续提供军事、警察以及文职能力。

其次，人道主义工作者和医务人员在大流行病期间享有安全、畅通无阻和迅速的准入甚至更加重要。安全理事会和其它相关会员国有义务实现这种准入。

我们还听到秘书长呼吁立即采取步骤，以确保冠状病毒病（COVID-19）不会逆转在性别平等和妇女参与和平进程方面已取得的进展。因此，德国为妇女和平与人道主义基金的COVID-19紧急呼吁捐助了400万欧元，我们呼吁其它方面也这样做。

第三，安全理事会必须最终对和平与安全有更广泛的理解。联合国的创始者们在起草《宪章》时思考的可能是火炮、轰炸机和士兵。今天，我们知道，病毒可比枪支更加致命，一场网络攻击可比一名士兵造成更多的损害，气候变化威胁的人比大多数常规武器更多。对这种现状视而不见意味着拒绝学习。我们需要的是，在联合国系统良好的报告和充足能力的基础上采取早期预防性行动。这是二十一世纪“维护和平与安全”的含义。

全球性的危机需要全球性的对策。它在呼唤联合国和安全理事会。我们应该听从这种召唤。

附件6

突尼斯外交部长努尔丁·拉伊的发言

主席先生，首先请允许我祝贺你担任安全理事会7月份的主席，并祝你取得圆满成功。我们保证全力支持你。

我们感谢德国召开本次关于大流行病和安全的高级别辩论会。

我欢迎秘书长，感谢他的通报，并赞扬他发挥领导作用，动员联合国系统和国际社会应对冠状病毒病（COVID-19）的大流行。

我还感谢红十字国际委员会会长和民间社会代表的通报。

随着COVID-19大流行病的爆发，世界显然已进入一个动荡不安的新阶段。在人们有生以来的记忆中，人类首次面临一个必须集体击败的威胁。从这场大流行病最早的几周起，安理会各成员就应突尼斯和法国的倡议，在剩余的安全理事会10个当选成员国的支持与帮助下，开始就一项决议草案展开工作，以处理COVID-19对其任务授权范围内各种问题的影响。

众所周知，该进程漫长而且艰难。我们大家为超越我们的分歧与关切做出艰苦的努力。就在昨天暨7月1日，我们终于成功地把国际社会的利益摆在优先位置。尽管该决议的通过延迟了三个月，但是它发出了展示政治意愿就有可能达成共识的重要信息，它还发出希望和重新信奉多边主义的信息。

我借此机会祝贺所有安全理事会成员一致通过这项重要决议，并感谢他们的耐心、支持以及建设性参与。

在这方面，突尼斯赞同秘书长在4月9日的安全理事会发言中对这场大流行病的和平与安全影响的评估。我国全力支持他提出的旨在减轻大流行病的潜在影响、特别是在冲突地区影响的各项倡议与措施，尤其支持他呼吁立即全球停火，并且启动联合国的《2019冠状病毒病全球人道主义应对计划》。

与此同时，我们赞扬联合国系统发挥牵头作用，协调全球应对COVID-19的工作。在这方面，我们支持世界卫生组织对这些工作的核心贡献。

COVID-19大流行病改变了我们对当前世界秩序的假定，它告诉我们：全球安全威胁的格局正在迅速变化，我们对付的是新的全球性敌人，任何国家、无论多么发达都不会幸免其影响。显然，我们可以预料，较不发达国家和弱势民众受到的影响更具破坏性。

突尼斯坚信，如果没有国际、区域以及国内各级的支持与团结，我们将无法在各国打败这场大流行病：我们需要支持是因为我们任何一方都无法单独应对这种巨大挑战；我们需要团结是因为病毒将利用我们在当地、国内以及国际系统中的各种弱点来扩散，并致人于死地。我们永远不应忘记：在所有人具有免疫力之前，任何人都无法幸免。

这场大流行病不仅造成五十多万人死亡的惨痛后果和迅即的健康影响，全球经济也在坠入又一场大萧条。

随着粮食供应变得紧张，价格正在上扬，失业增加，特别是在脆弱的社会或者欠发达的国家。这将形成粮食无保障，可迅速升级成为政治动乱、暴力和冲突。紧张已经遍布世界各地，而不只是在战区。

在冲突地区，局势可能更加糟糕。大流行病带来的不确定性鼓动一些行为体进一步宣扬分裂和动乱，导致暴力升级，给平民和弱势民众、特别是境内流离失所者和难民造成破坏性后果。

我借此机会赞扬联合国和平行动中的全体官兵和人道主义行为体以及救济人员提供支助，以遏制大流行病，确保人道主义援助畅通无阻地送达弱势民众，有时他们在疫情中冒着自己生命的危险这样做。

最后，在我们纪念联合国成立七十五周年之际，必须认识到，当今人类看到，国际和平与安全正面临新型威胁，这些威胁不仅来自大流行病，而且源于气候变化和网络犯罪。

随着威胁的性质与范畴不断演化，我们必须重新思考安全，调整我们的做法和工具。显然，我们无法使用从过去继承的同样的工具来应对这些危险，而急需转变范式做法。

突尼斯坚信，安全理事会必须更加深入地讨论这些问题，以便能够尽到它维护国际和平与安全的首要责任。

附件7

大不列颠及北爱尔兰联合王国英联邦、联合国和南亚事务大臣兼首相预防冲突中性暴力问题特别代表、温布尔登的塔里克·艾哈迈德勋爵的发言

我谨感谢德国召开本次重要会议。主席先生，我们祝你在担任安全理事会主席期间一切顺利。

我们聚在一起讨论这个问题，这很重要。在此过程中，我同其他人一道，特别是在这全球疫情期间，赞扬秘书长发挥的领导作用，并感谢红十字国际委员会主席毛雷尔先生以及埃尔法迪尔·穆罕默德女士今天上午所作颇有助益和颇具建设性的通报。

我们现在都知道，随着冠状病毒病(COVID-19)爆发，我们面临一场空前广泛乃至空前复杂的危机。在世界各地，这场疫情引发了卫生、人道、经济、发展和安全等方面的挑战，其影响既有短期的，也有长期的。这些挑战相互交织，需要各方协力应对。

因此，我首先欢迎昨天一致通过第2532 (2020)号决议，同时感谢法国和突尼斯在这方面所作的努力。

这场大流行病的全部奥秘仍在我们眼前展现。我知道我们都害怕它的影响，因为它在脆弱或受冲突影响的国家蔓延。正如我们在世界各地，在也门、利比亚和中非共和国等地方所看到的那样，政府权威受到挑战或处于涣散状态会严重限制当地有效应对疫情蔓延的能力。卫生系统捉襟见肘，资源不足，无法检测乃至监测疫情蔓延。

例如在乍得湖流域和萨赫勒地区，因为影响变得更加清楚，所以我们看到了COVID-19加剧现有问题的证据。我们旨在预防或解决冲突的努力因COVID-19而变得复杂。维和人员自己被隔离，人道主义准入受到限制和阻碍，和平进程被暂停。因此，重要的是，我们应当行动起来，既防治这场大流行病，又采取有效对策预防或解决冲突。

我们必须确保在世界卫生组织领导下采取强有力的国际卫生对策。在这方面，联合王国已经认捐7.64亿英镑，以支持人道主义和公共卫生需求。我们必须确保研发和公平分配疫苗。在这方面，联合王国已经认捐逾3亿英镑，以资助疫苗、测试和治疗研究。如许多与会者所知，上个月我们主办了一次非常成功的全球疫苗峰会，筹集到88亿多美元，以支持为3亿名儿童接种抗冠状病毒乃至其他可用疫苗预防的疾病的疫苗。

同时，我们当然必须加倍努力处理和平与安全问题。安全理事会可以发挥至关重要的作用。我们欢迎秘书长呼吁全球停火。我们都应坚定地派遣维和部队，而且重要的是，还应为维和部队提供必要的资源。

COVID-19疫情给脆弱社会造成的极为严重的影响突出表明，影响叙利亚乃至其它地方冲突的外部行为体负有道义责任。重要的是，大家应走到一起，支持和平。我们还需要明智地行动起来，防止出现新的和平与安全危机。这场大流行病清楚地显示，联合王国长期以来一直主张的协调和多层面国际对策极为重要。联合国各支柱必须相互之间以及与伙伴更明智地开展合作。我们赞扬联合国系统在巨大压力下履行职责。我想我们大家都认识到，面对复

杂挑战，需要做更多的工作，力求作出整体反应，以限制动荡。因此，我们建议采取三项行动。

第一，联合国作出的反应必须对冲突风险有更加敏感的认识，将此纳入战略规划，作为优先事项予以资助。

第二，有必要与国际金融机构进行联合风险评估和规划，将宏观经济、社会和政治考虑结合起来。

第三，我们需要注重有助于建设一国抗冲击能力的要素。强有力、包容性和可责任的机构，法治，善治，以及人权，是这一抗冲击能力的根本基础。我们需要在我们的协调反应和我们重建得更好的规划中看到这一点。

这场大流行病突出表明，迫切需要努力实现发展目标。可持续和平与安全不能作为分列的问题予以解决，也不能单独加以解决。合在一起，我们便具备这方面的专长。合在一起，我们就拥有相关资源。我们必须利用这些专长和资源来应对这一挑战。合在一起，我们就会取得成功。

附件8

越南外交部副部长杜安东的发言

我谨真诚感谢主席国德国召开本次关于疫情与安全的公开辩论会，并感谢秘书长及其他人士所作的全面通报。

过去几个月来，冠状病毒病(COVID-19)疫情在全球各地蔓延，强度大、范围广，对国际局势的各个方面都产生了深远影响。联合国有史以来遇到的这一最大挑战生动地向我们显示了全球卫生危机和非传统安全威胁如何能够在更大程度上给每个会员国的和平、安全和繁荣造成严重的后果。

没有任何一个国家能够打赢这场抗击COVID-19疫情的战争，除非且直到所有国家都打赢了这场战争。在这个紧要关头，我们应不遗余力地加强国际团结与合作，争取迅速应对疫情和实现可持续社会经济复苏。多边机构，特别是处于中心位置的联合国，在领导和协调全球努力方面可以发挥至关重要的作用。

为促进安理会的相应作用，我国代表团谨提出以下几点。

第一，保护我们的人民特别是最弱势者的健康和生命免受疫情影响，仍然是各国最优先事项乃至首要责任。因此，我们呼吁冲突各方响应秘书长发出的要求立即实现全球停火的呼吁，协助人道主义活动抗击COVID-19疫情。安理会应在其任务授权范围内发出强有力的信息，以确保这一呼吁引起共鸣，并采取一切必要行动，帮助使紧张局势降级、建立信任、实现和解和促进和平对话，争取持久解决冲突。在这方面，我们欢迎通过第2532(2020)号决议，并赞赏法国和突尼斯在促进该倡议方面发挥了领导作用，展现了决心。越南也为该倡议作出了积极和建设性的贡献。

第二，安理会应与联合国国家工作队和各专门机构特别是世界卫生组织(世卫组织)协作，密切监测和指导联合国维和特派团和政治特派团，确保联合国驻实地所有人员的安全、安保和健康，并有效协助东道国应对这场疫情和防备未来传染病爆发。越南赞扬联合国和平特派团和联合国其他机构以及一线应急人员持续努力抗击冠状病毒疫情。

第三，我们大力支持秘书长呼吁放弃可能损害各国应对COVID-19疫情能力的制裁。我们还鼓励安理会和会员国顾及平民的最佳利益，采取适当措施推动向受制裁国家提供人道主义援助，使这些国家能够更高效地应对这场压倒性的卫生危机。

越南充分意识到这一大流行病的危害，很早就采取了防治行动。在整体政府办法的基础上，我们在控制这一大流行病和恢复正常社会经济活动方面取得了令人鼓舞的初步成果。作为2020年东南亚国家联盟主席和安全理事会非常任理事国，越南提出了多项倡议，并共同努力协调旨在应对这一大流行病及其他问题的区域和国际对策。我们尽最大努力提供了及时、实用的援助，并与各国分享了我们的经验，还向世卫组织COVID-19应对基金提供了财政捐助。

越南相信，在将全球团结和加强多边主义作为共同标准的基础上，我们将克服前方的障碍，抓住新的机遇，建设《2030年可持续发展议程》所设想的更加光明的未来。

附件9

多米尼加共和国常驻联合国代表团的发言

我们谨感谢各位通报人的发言和极具价值的想法。

冠状病毒病（COVID-19）大流行让我们措手不及，没有任何预警，全世界都没有足够能力采取应对和遏制疫情的措施。在探索目前的停工停学模式之际，我们无法确定其后果是否会比大流行本身更加糟糕。

不过在继续发言之前，多米尼加共和国要向在抗击病毒过程中丧生的所有人员的家属表示最深切的慰问，很令人难过的是，这包括754名多米尼加人。

COVID-19正在世界各地快速蔓延。它在全球爆发的潜在空前规模对国际和平与安全构成威胁，并可能严重危害全世界人类安全。它已经在扼杀世界经济，给卫生资源带来巨大压力。

国际合作至关重要，应该继续加强。我们重申，必须采取协调一致、面向全球和以人为本的应对措施，重新树立团结和普世人类观，尤其是重视最弱势群体。

在这方面，我们赞扬秘书长、世界卫生组织和其他人道主义组织发挥领导作用，努力组织和协调应对这一全球大流行病的全球办法，这场大流行病暴露了现有的需求，也制造了新的需求；它给生活在人道危机状态下的原本就极其脆弱的群体增加了又一层痛苦。

生活在冲突局势中的人非常容易受到COVID-19大流行的影响，尤其是残疾人、儿童、妇女、老年人、难民、境内流离失所者和那些身处过度拥挤的拘留中心、营地和人口密集区的人。

我们不仅必须确保他们的保护和需求得到优先考虑，确保当前人道主义援助分配和准入符合国际人道法，还必须确保援助工作者和应急响应人员的安全和健康。

如果不紧急采取适当的预防和应对措施，当前的粮食安全状况就会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危险。也门原本就因饥荒和疫情而衰弱，卫生系统被冲突摧毁，现在则要面对COVID-19相关威胁的冲击。

同样，在阿富汗和包括拉丁美洲和加勒比在内的许多其他地方，COVID-19正在发展成数以百万计的人——包括儿童——的一场噩梦。

我们欢迎总额达20亿美元的全球人道主义应急计划，以资助在全世界一些最贫困国家抗击COVID-19，该计划也应考虑到过渡期国家，我们还要赞扬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世界银行和建设和平基金在这方面的努力。

正如多米尼加共和国自豪支持的大会第74/274号决议所述，发展中国家必须能够更好地获得COVID-19的研究数据和可负担的药品、疫苗和医疗设备。

世界各地的教育都受到了严重影响。虽然关闭中小学和大学是缓解措施的一部分，但应提供替代教育机会。

封锁加剧了妇女和女孩在武装冲突中的脆弱性，带来了其他各种危险，如性别暴力。这一大流行病对性别暴力的预防和应对工作产生了更广泛的影响。因此，与COVID-19有关的所有决策都必须有妇女、青年和民间社会的参与。

青年正在动员他们的社区帮助阻止病毒传播，建立信任并激发社区行动。必须优先考虑与青年建立伙伴关系以制定对策。

我们必须阐明经验教训和最佳做法，从安全理事会处理非典和艾滋病毒/艾滋病以及应对埃博拉疫情危机的经验教训和最佳做法开始。

最后，我们重申安全理事会在昨天通过的第2532(2020)号决议中发出的呼吁，要求冲突各方停止一切敌对行动，并为旨在满足受影响人群迫切需求的人道主义行动提供便利。

附件10

印度尼西亚常驻联合国代表迪安·特里安夏·查尼的发言

首先，我谨欢迎海科·马斯部长阁下和来自法国、突尼斯、爱沙尼亚、联合王国和越南的尊敬的部长们参加这次重要会议。

我感谢法国在6月成功完成主席工作，并祝贺德国担任安全理事会本月主席。我还要感谢秘书长安东尼奥·古特雷斯先生；红十字国际委员会主席彼得·毛雷尔；以及非洲联盟社会事务专员艾米拉·艾勒法蒂尔·穆罕默德的通报。

本次会议是在我们进入所谓的“新常态”之际召开的。顾名思义，冠状病毒病（COVID-19）深刻影响了我们生活的许多方面：全球经济预计将收缩6%至7%，人道主义状况继续恶化。秘书长也清楚表明了COVID-19大流行如何产生深远影响，包括对维护和平与安全的影响。我们必须接受这一新的现实，尽最大努力为未来发生大流行病做好准备。

在我们庆祝联合国成立75周年之际，这一大流行病正在肆虐。所以最大的问题是：我们能一起走出疫情，变得更加强大吗？我想概述三个经验教训。

第一，我们必须制定协调一致的国际对策。联合国作为一个多边机构，必须挺身承担这项任务。

印度尼西亚与联合国其他五个会员国一道，主动提出了大会关于全球团结抗击冠状病毒的第一项决议——第74/270号决议。

印度尼西亚完全支持秘书长关于全球立即停火的呼吁，这得到了大量支持。我们欢迎安全理事会在拖延许久之后于昨天一致通过第2532(2020)号决议，支持这一呼吁。我们感谢突尼斯和法国以及其他促成这项决议的国家。我们必须确保这一呼吁转化为各方的实际行动，封锁武装冲突。

我们还应该支持秘书长及其代表为解决冲突和追求可持续和平所作的努力。

我们赞扬实地的联合国维持和平特派团与当事国密切协商，在这一大流行病期间努力协助东道国。我们强调秘书长提到的确保特派团和维和人员安全的重要性。

我们还赞同秘书长对生物公约问题的看法，与他一样认为第1540（2004）号决议十分重要。

我们一直倡导社区参与，我们非常高兴地听到红十字国际委员会主席毛雷尔先生刚才认同这一主张，特别是他谈及了建立信任和确保有效应对的重要性。

第二，我们必须处理这场大流行病发生之后出现的混乱局面。我们仍然只掌握原始数据，有关疫情何时会消散的预测仍然不明确。虽然目前正在进行研究，寻找治疗方法，开发疫苗，但COVID-19的影响很可能会持续很长时间，并会在许多领域中造成混乱。

如果此种混乱得不到认真处理，处于冲突或冲突后局势中的国家可能会因这场大流行病而出现进展被逆转的情况。此外，实施缓解和遏制战略可能会造成意想不到的后果，包括给各国确保其人民安全的能力带来更大压力，并使可能导致不安全和不稳定的环境固化。因此，必须有效应对未来一段时间内可能出现的各种情景和压力，这一点至关重要。

第三，我们需要制定长期的全面战略。COVID-19大流行使我们无奈地意识到自身的脆弱性。许多在这场疫情爆发之前就面临不稳定的国家都熟知各种政治、经济、社会和安全挑战。我们必须继续为应对和预防此类挑战做好准备，为此，必须制定和执行一项长期的全面战略，以缓解人道主义局势，确保提供包括保健设施和治疗在内的基本需求，并改善民众的社会经济状况。

最后，我们必须痛苦地汲取的主要教训是，这场大流行病是对我们休戚与共精神和达成多边解决办法能力的一次考验。没有人能够幸免，也没有人能够仅凭一己之力战胜疫情。我们必须共同努力，加强国际合作——不仅是现在，而且要长期坚持——以确保安全和健康，找到治疗方法，开发疫苗，并将其生产出来用于分配。

我们必须确保疫苗生产商向其他生产商转让知识，以鼓励开发可负担的疫苗，并建立公平的疫苗分配机制，使各国能够公平、平等地获得疫苗和药品。我欣见，非洲联盟观察员穆罕默德女士也强调了这一重要观点。

我们必须确保为世界各地——从偏远地区到冲突地区——的所有人提供应对这些与疫情有关的挑战的公平机会。唯有齐心协力，我们才能在这个史无前例的时期应对这些巨大挑战。不应抛下任何人。我们都在同一条船上。现在，多边主义正在经受前所未有的考验。

附件11

尼日尔常驻联合国代表团的发言

主席先生，尼日尔祝贺贵国代表团主持安全理事会本月工作。

多位部长参加今天的公开辩论会表明，本次辩论会将冠状病毒病（COVID-19）大流行对国际和平与安全的影响作为主题是适时之举。

我还谨感谢秘书长和毛雷尔先生的通报。

我们看到，在很短的时间内，COVID-19大流行就让一些医疗保健系统最为先进的国家无力应对。迄今为止，已有1000万人被传染，50万人不幸病逝。我们要向奋战在抗击这一祸害的第一线的工作人员表示衷心感谢，并向所有失去致爱亲朋的人表示慰问。

随着COVID-19的扩散，其不可避免的后果之一是对国际冲突解决机制和人道主义援助领域的影响。安理会作为世界上最重要的危机管理实体，拥有通过对所有会员国都有约束力的可强制执行的决定的权力，这一特权也受到了极大的损害。然而，尽管拖延了三个月，安理会才于昨天通过了第2532(2020)号决议，支持秘书长呼吁全球实行人道主义停火，作为抗击这场大流行病的斗争的一部分，我们仍要对此表示赞同和欢迎。为此，我们要感谢法国和突尼斯。

不幸的是，秘书长的停火呼吁几乎没有引起实地交战各方的注意，在萨赫勒就是如此，那里的恐怖团体正加紧袭击民用和军事目标，试图利用疫情破坏各国政府的稳定。这些行动导致无辜者丧生，严重干扰为民众提供基本社会服务的工作。

同时，调解人、特使和特别代表无法旅行，会见他们试图就各个冲突地区找到共同点的各方。关闭边界以及会员国为遏制疫情的蔓延而采取的许多限制措施，使急需的人道主义援助物资的运送工作进展放缓。

轮调的冻结以及该疾病在维和部队及其所保护的民众中蔓延的风险严重影响和平行动。我们赞扬联合国采取各种严格有效的措施，以期尽量减少和缓解疫情对各个和平行动的影响。

众所周知，即使在最好的情况下，冲突区域的人们也面临各种脆弱性，生计十分艰难。在萨赫勒这个气候变化、武装冲突和脆弱的医疗保健系统相互交织的区域，疫情给现有的严峻局势又增添了一个层面，使当地民众在爆发疾病和饥荒时特别容易受到影响。预计总共将有350万人面临严重至极端的粮食无保障状况，其中310万是境内流离失所者、回返者或面临无国籍风险者。

如6月30日在努瓦克肖特举行的萨赫勒五国集团首脑会议的最后成果文件中提到的那样，除了造成大量人员死亡，危及健康外，这场疫情还严重影响萨赫勒五国集团成员国本就脆弱的经济，一些国家的国内生产总值有可能在2020年急剧萎缩7%至8%。这场全球卫生危机已成为一场引发各种社会政治和安全危机的经济和社会危机，如果第二波疫情来袭，这些社会政治和安全危机可能加剧。

我们仍然认为，为了克服当前的危机，必须采取富有同情心的办法，包括放松或暂停经济制裁，使有关国家能够持续针对疫情开展救治工作，执行经济对策。

此类危机要求我们集体展现良知，从最近的经验和各地汲取灵感，得出解决办法。尽管2014至2016年的埃博拉疫情对非洲的危害很大，但从中吸取的教训或许能让我们学会如何更好地应对当前的疫情。

如我们在应对埃博拉疫情时所看到的那样，我们的要诀显然是”防患于未然”，因为病毒性疾病的发展速度快于应急和筹资机制的反应速度。非洲联盟和非洲疾病防控中心早就与非洲各国政府合作，加大力度采取基于证据的全面干预措施，以减少和减缓病毒传播，帮助卫生系统更好地管控病人的激增，并帮助社区更好地适应社会、文化和经济活动的中断。

在国家层面，尼日尔继续执行并推广经非洲联盟和世界卫生组织批准的防控程序。尽管病例有所减少，但我们仍然保持警惕，加强监督，就风险进行沟通，同社区接触，并加强目前由尼日尔担任主席的西非国家经济共同体成员国之间的协调。

此外，利用社交媒体传播关于疫情的虚假信息和谎言的行为令人深感关切。这种虚假消息正通过散布关于这种疾病的阴谋论、将一些人群污名化和煽动仇恨，阻碍政府应对COVID-19疫情。我们欢迎联合国发起核查运动，旨在以事实和科学数据反驳这种错误信息。

因此，正如在非洲爆发埃博拉疫情期间所做那样，各国政府必须建立信任，对民众说真话，确保公众获得准确、及时和适当的信息，以免重犯使疾病得以蔓延这种代价高昂的错误。在这两场危机中，确保根据当地情况搜集多数信息，并由卫生专家根据当地习俗和做法予以分享，是一个优先事项。

最后，在我们庆祝妇女与和平与安全议程二十周年时，我不能不赞扬并强调妇女在所有可行应急努力中发挥的重要作用。妇女不仅占保健工作者的多数，从而将她们置于感染的第一线，而且还是像这样的危机的受害者。目前的COVID-19危机也为另一种隐性疫情，即针对妇女和儿童的家庭暴力，埋下了伏笔。在这方面，我们能够而且必须做得更好。

附件12

俄罗斯联邦常驻联合国代表瓦西里·涅边贾的发言

主席先生，我们欢迎你主持本次会议。我们祝贺德国担任7月份安全理事会主席，并祝你一切顺利。

我们认真听取了秘书长的通报，感谢他就如何应对这一严重挑战发出倡议。我指出，在秘书长发出停火呼吁翌日，俄罗斯就对该呼吁表示了支持。

我们还感谢红十字国际委员会主席彼得·毛雷尔先生以及阿米拉·穆罕默德专员所作通报。

我们欢迎一致通过关于冠状病毒病（COVID-19）和该停火呼吁的第2532(2020)号决议。这种疾病正在蔓延，我们必须从中吸取新的教训，我们需要利用国际社会在抗击包括埃博拉病毒在内的以往重大传染病疫情方面获得的经验。疫情会加剧武装冲突造成的人道主义后果。除其他外，疫情通过破坏农业-粮食系统和供应链影响粮食安全。因COVID-19疫情而实行的限制正在阻碍重要的和平进程。

联合国维和特派团在工作中也遇到更多困难。

我们感到关切的是，受武装冲突影响的国家甚至在这场大流行病爆发之前就已面临不断恶化的人道主义局势。武装冲突旷日持久，不利于有效采取必要的抗疫措施。国家卫生部门也因敌对行动给医疗基础设施造成实际破坏而受到影响，而且还必须面对国家政府无法为医疗保健划拨额外关键资金的问题。

在此情况下，经济胁迫措施对遭受制裁之苦的国家购买至关重要的个人防护设备和药物的能力有着极具破坏性的影响。秘书长在其报告中一再指出，受到单边限制的发展中国家特别脆弱。目前局势要求紧急审查并废除这一非法做法。安理会藉昨天通过第2532(2020)号决议，为提高对这一问题的认识作出了贡献。

我们认为，安理会旨在帮助抗击这场大流行病的努力应首先注重消除疫情对维和特派团的运作造成的影响，确保和平进程持续不断，并支持落实秘书长的停火倡议。应首先联系安理会议程所列具体国家的局势来考虑武装冲突中有可能急剧恶化的人道主义局势因COVID-19疫情而加剧的问题。此外，过去三个月来，安理会在讨论这场大流行病对特定国家局势造成的影响时一直在拿捏分寸。对这种讨论采取一刀切的企图显然会使我们逾越安理会职权范围。

至于国际抗疫工作的医疗方面和全球应对疫情社会经济影响的努力，它们属于联合国相关实体和机构，即世界卫生组织(世卫组织)、大会和经济及社会理事会的职权范围。

俄罗斯联邦一贯主张加强世卫组织在卫生以及应对传染病爆发领域国际努力中发挥的领导作用，尤其是在协调旨在抗击COVID-19疫情的多边努力时。在这方面，俄罗斯提供了财政援助和方法论来支持联合国这个专门机构的活动。此外，我国专家参加了世卫组织抗击冠状病毒疫情的国别访问团。我们认为，极为重要的是，国际社会应一致明确支持世卫组织的工作。今天，世卫组织正率先应对这一挑战。

我们谨向安理会保证，俄罗斯将继续为旨在抗击这场大流行病和消除其后果的全球努力作出重大贡献。我们正通过世卫组织、联合国开发计划署等联合国机构为多边努力作出贡献。

我们继续通过双边渠道向需要帮助的国家提供援助，已向19个国家提供个人防护设备、检测系统和实验室用品，并根据要求派遣医疗队。在俄罗斯，根据临床研究的结果开发了一些用于治疗冠状病毒感染及其最严重并发症的创新药物。我国科学家正在继续研究其他有前途的产品，包括抗COVID-19疫苗。

我们愿与所有相关伙伴合作，确保采取协调的国际行动应对冠状病毒的蔓延，并期待早日最终消灭这一病毒。

附件13

圣文森特和格林纳丁斯常驻联合国代表因加·罗恩塔·金的发言

我首先感谢各位通报者所作宝贵发言。我赞扬主席国德国召开本次非常及时的讨论会。目前的疫情暴露出一个失衡的国际体系存在的严重弱点，在这个体系中，全球发展不均损害了抵御力，加剧了脆弱性，在全球南方尤其如此。对于受冲突影响的国家来说，减少敌对行动、建设并维护和平以及促进社会和经济发展等错综复杂和相互关联的挑战变得十分紧迫。实现可持续恢复的关键要素是国际社会发扬团结一致和休戚与共的精神。

正如我们在冠状病毒病问题上看到，公共卫生紧急情况很容易转变为国际危机，因为它们由旅行、贸易和其他保持我们社会运转的全球化工具所推动，并对其造成影响。为了遏制这一大流行病，这些架构往往首先停摆，从而加剧了受冲突影响国家的脆弱性，也加剧了其他地方弱势群体的脆弱性。一个相关的例子是，数以千计的海员仍然滞留在他们工作的游轮和货船上，无处可去，这是因为当前采取了旨在遏制这场大流行病的关闭边境和限制移民措施，海船的所有者和经营者也试图逃避其法律义务。

由于供应链中断，拯救生命的人道主义援助运送遭到延误，粮食不安全进一步加剧，社会紧张局势沿着族裔、社区和政治分界线加深，因为受冲突影响社区的社会契约正在逐渐崩溃。更为紧迫的是，在全球气候导致资源短缺的背景下，对自然资源的竞争加剧，由此引发的痛苦暴力循环与公共卫生紧急情况相互影响。

与大流行病相关的卫生、社会经济、政治和安全风险相互关联和交叠，因此有必要制定一项统筹协调战略，召集整个国际社会，系统性地应对危机的各个方面。圣文森特和格林纳丁斯重申支持世界卫生组织在2005年《国际卫生条例》框架内发挥关键协调作用，确保有效的大流行病备灾、预防和应对。

在这场大流行病中，当我们集体关注卫生合作时，必须维护和加强旨在防止冲突爆发、升级、持续和复发的建设和平举措。更紧迫的是，我们必须根据《2030年可持续发展议程》，在几个层面上调整国际公共政策，以建设能力，确保减少不平等，并为所有人创造可及的和平与正义道路。为此，我国代表团欢迎当前秘书长以行动促维和倡议下的精简维持和平行动的势头，它将政治解决办法置于我们旨在维护国际和平与安全的努力的首位。

最后，圣文森特和格林纳丁斯重申支持秘书长关于全球停火的呼吁，在这方面，我们欢迎一致通过第2532(2020)号决议，如果加以保持，它会给予脆弱国家时间和空间来修复其社会结构。我们祝贺法国和突尼斯不懈努力，旨在让我们一致通过该决议。我们还主张放弃单方面制裁——或其他各类制裁——这些制裁可能会破坏为了应对大流行病所引发卫生、社会经济、政治和安全紧急挑战所作的努力。在最为险恶的病原体悄悄行动的时候，我们必须勤勉努力，重建社会契约，作为复原力的基础。

附件14

南非常驻联合国代表杰里·马特基拉的发言

我感谢外交部长海科·马斯召开今天关于维护和平与安全的通报会，重点讨论冠状病毒病（COVID-19）大流行的影响。我也感谢安东尼奥·古特雷斯秘书长、红十字国际委员会主席彼得·毛雷尔先生和非洲联盟社会事务专员艾米拉·艾勒法蒂尔·穆罕默德·艾勒法蒂尔女士各自的通报。

今天适时的会议是在安全理事会一致通过关于维护和平与安全背景下COVID-19大流行病问题的第2532(2020)号决议之后举行的。安理会通过了这项决议，最终对这一全球挑战及其对和平与安全的可能影响表明了意见。

首先，我要重申我国的立场：安全理事会对全球公共卫生紧急情况的关注应该是明确的，并与安理会任务范围内的问题直接联系起来。我们敦促安理会保持谨慎，不要把重点放在广大联合国系统、秘书长和大会更适合处理的国际公共卫生事务和经济措施上。我们作为联合国会员国，应该致力于加强联合国系统中负责直接处理全球卫生事务的部门。

为了有效应对COVID-19大流行病的广泛破坏和严重的全球性质，必须加强多边主义、强有力的全球团结和协调。这一大流行病加剧了现有的人道主义和社会经济危机，对那些在冲突局势中挣扎求生的人造成了尤其有毁灭性的影响。安全理事会特别关心和关切的是，COVID-19干扰了冲突局势中维持和平特派团的活动和选举进程，影响了解决冲突进程的进展，并加剧了维和人员的健康风险和安全。在这方面，南非仍然对这一大流行病的影响感到关切，特别是它有可能逆转在冲突局势中和平与政治进程上取得的重要成果。

我借此机会重申，南非支持秘书长呼吁全球停火和人道主义暂停，以便适当关注这一大流行病，并努力减轻其影响。非洲联盟重申了这一呼吁。

武装冲突各方必须抓住这一机会，优先应对病毒和冲突总体上的人道主义影响。这一大流行病突出了在应对人类面临的共同威胁时，团结与合作压倒分裂和暴力冲突的根本重要性。

南非赞扬联合国在采取措施保护维和人员健康和安全以及应对这一大流行病的影响方面的领导和积极行动。我们借此机会向死于COVID-19的维和人员的家属表示最深切的慰问，并感谢那些为了执行任务而继续冒着生命危险的维和人员。我们也祝那些仍在与疾病搏斗的维和人员早日康复。

南非认为，安全理事会可以开展更多工作来减轻受武装冲突和COVID-19扩散影响的无辜平民的困境。在这方面，秘书长呼吁放弃单方面胁迫性措施和制裁，以便让受影响的政府和社会有必要的资源来得到急需的救生和医疗用品以及个人防护设备，从而应对这一大流行病。

秘书处和民间社会代表多次向安全理事会通报了他们所处局势的第一手信息，并明确指出制裁对普通公民的严重影响。我们感到遗憾的是，安理会未能采取必要行动，减轻这一大流行病对受影响冲突地区人道主义局势的影响。

制裁应该被用来支持和平进程，而不是集体惩罚的手段，正如每天的感染和死亡人数表明，在这场即便是最强大经济体也捉襟见肘的大流行病背景下，这种集体惩罚变得更有破坏性。尽管这种病毒对我们世界各地所有人都造成了毁灭性后果，但科学家们告诉我们，它不会很快消失。

我们也对难民、移民和境内流离失所者的困境深感关切，他们艰巨的生活条件因COVID-19疫情的影响而加剧。南非谨向勇敢的卫生工作者和人道主义人员致敬。面对COVID-19，他们百折不挠，致力于拯救生命，值得赞扬。必须向他们提供充足和适当的用品，使他们能够更好地开展工作，这一点至关重要。

在这方面，南非重申坚定支持世界卫生组织(世卫组织)在预防和缓解公共卫生紧急情况方面发挥的关键领导作用，并支持联合国在领导多边应对措施、抗击COVID-19疫情方面的核心作用。此外，我们重申世卫组织不可或缺的作用，并赞扬其在帮助受影响国家和区域组织遏制COVID-19传播方面所做的工作。因此，我们强调，国家、区域和国际支持以及与世卫组织的协调与合作在制定适当的COVID-19疫情全球对策方面至关重要。世界卫生组织的作用是这一全球对策的核心，因此应该继续得到支持和赋能。

病毒在日益全球化的世界里传播，表明我们的力量取决于最薄弱的环节。因此，事实证明，向最需要帮助的人提供持续支持和援助，对于确保我们共同摆脱这场全球危机至关重要。全世界有50万人受到疫情的影响；一些人无法喘气，奄奄一息，而另一些人被隔离或自我隔离，希望战胜疾病。所有受影响的人都希望我们团结起来，协调行动，开展合作并支持那些领导疫情抗击战的专门机构。让我们向所有正在抗击这场疫情的联合国会员国表示声援。

最后，应尽一切努力援助世界各地陷入冲突的人，并确保所有基本设施和基础设施得到保护，以便红十字国际委员会、地方组织、儿基会和专门机构等能够向民众特别是妇女提供援助。

附件15

美利坚合众国常驻联合国代表凯莉·克拉夫特的发言

我感谢马斯外长，并欢迎德国在启动安全理事会主席任期时讨论冠状病毒病(COVID-19)疫情，这个全球祸害继续影响我们的日常生活。这个问题非常重要，我们感谢德国在担任主席第一天就加以讨论。我们对COVID-19疫情造成的死亡、疾病和其他不利后果，包括对保健和人道主义人员的挑战表示惋惜。我们欣见秘书长作出不懈努力，向参与应急工作的联合国人员及其地方和国家伙伴提供咨询和支助服务。

我们在过去几个月里调整了生活和工作方法，以阻止病毒的传播，现在是思考我们所得经验、讨论卫生紧急情况对国际安全构成的持续威胁以及思考我们可以如何履行保护最弱势群体的义务的适当时机。早些时候，特朗普总统正确地指出，无疑必须做到完全透明，并及时与国际社会共享公共卫生数据和信息。我们最近的经历不过是突出了这个要点。及时收集按年龄和性别分列的数据，并对病毒的来源、特征和传播情况进行基于科学的准确分析仍然至关重要。

美国继续领导世界抗击COVID-19疫情的人道主义和卫生援助对策。我们正直接与各国政府、多边组织、非政府组织、私营部门、学术界和研究机构以及其他在实地开展应对工作的组织合作，以便根据2005年《国际卫生条例》抗击这一病毒。

美国正在通过《全球卫生安全议程》、《美国总统艾滋病紧急救援计划》、《总统疟疾倡议》和许多其他倡议，利用我们的长期投资和多年经验来帮助伙伴方抗击这一大流行病，建设并保持全球卫生安全能力，以便更好地预防、发现和应对未来的传染病威胁。除了已向非政府组织和国际组织提供的资金外，美国已经为抗击COVID-19提供了超过13亿美元的紧急卫生、人道主义和经济援助。这一援助是美国政府捐赠的120多亿美元的一部分，用于全球应对措施，包括开发疫苗和疗法、准备工作和人道主义援助。此外，在过去十年中，美国还在全球卫生和人道主义援助方面投资了超过1700亿美元。

美国对疫情的全球对策是我们全美国整体办法的一部分。除美国政府的大量援助之外，美国人民继续通过私营企业、非营利团体、信仰组织和个人捐款来展示他们的慷慨大方。这是特朗普总统真正的优先事项。

我们也支持秘书长关于全球停火的呼吁，同时继续开展合法的反恐行动。我们呼吁冲突各方遵守现有的停火协议或缔结新协议，帮助受冲突影响的社区获得重要援助，并采取措施保护他们自己免受病毒感染。此外，国际社会仍须同样致力于维持我们对当前人道主义危机的应对措施。这一病毒不仅夺去了生命，还削弱了经济，恶化了本已令世界各地许多人难以忍受的条件。弱势和边缘化人群强烈感受到了其影响，他们现在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加依赖我们每一个人。

我们也看到了妇女在COVID-19防治工作中发挥的关键作用。妇女占全球医疗保健人员的一半以上，她们作为医疗专业人员、急救人员、护理人员和其他重要人员服务于世界各地的第一线，勇敢地站出来满足受这场疫情影响的人的需求。我们感谢她们所做的工作。我们都很感激她们所作的贡献。

然而，尽管作出了这些贡献，这场危机仍然对妇女和女童造成了格外严重的社会和经济影响。在冲突地区，妇女和女童使用保健设施的机会通常有

限，那些感染病毒的人特别容易落得悲惨下场。此外，在妇女和女童本已面临暴力风险的情况下，为遏制病毒传播而采取的必要公共卫生措施，如保持社会距离、自我隔离和居家令，可能会使她们更有可能受到性别暴力，特别是家庭暴力。

作为我们史无前例的人道主义抗疫措施的一部分，特朗普政府自豪地为那些应对暴力侵害妇女风险增加问题的组织提供支持。我们加大了努力，包括实施了“反对暴力之声:反对性别暴力全球倡议”等方案，为幸存者和地方民间社会组织提供紧急援助。美国也继续支持联合国难民事务高级专员公署和负责冲突中性暴力问题秘书长特别代表在整个危机期间解决全球暴力侵害妇女的问题。

我们在思考未来的大流行病及其对国际安全的影响时，必须吸取这方面的经验，并确保为高危群体提供保护。在此非常关键的时刻，特朗普政府将与联合国和其他国际伙伴一道，继续领导抗击这一病毒的斗争。我们将竭尽全力确保现在和将来的世界更加安全、更有保障，不易受到传染病的威胁，因为这样做是我们的责任。我们团结起来，将会恢复并变得更加强大。

附件16

阿富汗常驻联合国代表阿德拉·拉兹的发言

主席先生，由于这是我们第一次在你的领导下参加会议，请允许我祝贺德国担任安全理事会主席，并以国际和平与安全的名义祝你本月的工作取得圆满成功。我还要感谢德国就流行病与安全议题召开安全理事会本次公开视频会议，并欢迎在我们继续应对冠状病毒病威胁之时一致通过了关于这一当务之急的第2532（2020）号决议。我们还祝贺该决议提案国和安全理事会成员取得了这一重要成就。最后，我还要感谢秘书长安东尼奥·古特雷斯阁下、红十字国际委员会主席彼得·毛雷尔先生和非洲联盟社会事务专员阿米拉·埃尔法迪勒·穆罕默德·埃尔法迪勒女士作了精辟的发言。

无疑，疫情破坏和扰乱了国际和平与安全。过去四个月中，我们都见证了COVID-19在世界各地造成的社会经济和致命后果。特别是，受冲突影响的国家和刚刚摆脱冲突的国家看到，它们先前存在的挑战由于额外的疫情负担而受到影响。这导致人道主义局势恶化，尤其影响到弱势群体，如妇女、儿童、老人、境内流离失所者和回返者。疫情还把资源从实现可持续和平与发展的国家方案转移到预防和治疗措施应急计划上。

在应对大流行病时，必须在国家、区域和全球各级做出集体努力和采取集体措施。特别是，联合国和安全理事会负有《宪章》赋予它们的义务和责任，团结一致采取行动，履行它们的任务授权。我要感谢秘书长发挥领导作用，努力应对这一流行病，特别是启动了全球人道主义应急计划。此外，阿富汗有幸与克罗地亚一道作为共同协调员之一，参与了大会与COVID-19相关的倡议。

作为一个正在经历COVID-19严重社会经济影响的受冲突影响国家，阿富汗知道，在处理冲突造成的暴力和不稳定的同时以有限资源应对疫情是多么困难。

此外，由于病毒，需要人道主义援助的人数从年初的940万增加到6月的1400万。作为回应，阿富汗政府采取了预防措施，并通过了以保健、粮食安全、公共工程和区域经济合作为中心的应对计划，我们将在联合国、世界卫生组织以及区域和国际伙伴的支持和协调下，继续应对疫情。我要强调我们的区域和国际伙伴对应对COVID-19的支持。

塔利班的暴力升级，并且拒不减少暴力水平，加剧了需要援助的人民的苦难，并阻碍了向弱势群体提供拯救生命的人道主义援助。阿富汗是签署了支持秘书长全球停火呼吁联合声明的170个国家之一，阿富汗政府一直呼吁塔利班遵守人道主义停火。此外，阿富汗政府认识到，和平是当务之急，正在本着诚意采取行动，以确保立即开始阿富汗内部谈判。作为这一努力的一部分，我们把释放共计5000名被要求释放的塔利班囚犯中近4000人的细致进程列为优先事项，以便在各方之间建立更大程度的信任。不过，尽管开斋节期间实现了三天停火，提高了我国公民的希望，但塔利班对我们的呼吁作出的回应是加剧了暴力，甚至对人道主义人员进行袭击，并以平民为目标。

我们认为，通过第2532（2020）号决议，安理会与阿富汗人民一道要求立即停止世界各地的敌对行动。现在是时候了：我们所有人应携手加入向所有需要帮助者提供人道主义援助这一紧迫任务。现在是时候了：我们应团结起来，与联合国和其它组织合作，努力确保没有人掉队，并确保所有弱势群体都获得

他们需要的资源和关爱。我们向塔利班重申，它继续发动袭击，拒不听从秘书长关于立即实现人道主义停火的呼吁，这是在决定违背安全理事会的明确呼吁，更重要的是，违背其阿富汗兄弟姐妹的利益，他们迫切希望结束冲突，并获得他们迫切需要的援助。阿富汗政府正在尽我们的一份力量；现在，塔利班有义务尊重阿富汗人民的意愿、放下武器，与我们一道努力，找到和平解决这场20年冲突的办法。

最后，阿富汗欢迎安全理事会的这项决议，并赞扬安理会坚定捍卫其维护国际和平与安全的责任。COVID-19是一个多层面挑战，全球社会只有通过联合国系统所有不同部分和我们全球社会参与的一致行动，才能有效应对。阿富汗将继续与我们的邻国和国际伙伴一道努力发挥作用，应对COVID-19疫情，在国家、区域和国际各级更好地进行重建。

附件17

亚美尼亚常驻联合国代表米海尔·马尔加良的发言

我谨感谢德国在担任安全理事会主席期间，通过视频会议就“流行病与安全”这一主题举行公开辩论会。我们还感谢秘书长、红十字国际委员会主席以及非洲联盟社会事务专员以冠状病毒病(COVID-19)大流行为背景阐述了大流行病与和平与安全之间的相互联系。

我们认识到，全球健康风险会破坏和平与安全，特别是在已经受到冲突和人道主义危机影响的地区。2014年，第2177（2014）号决议提及埃博拉在非洲以前所未有的规模爆发，对国际和平与安全构成了威胁，并强调这可能逆转受影响最严重国家的建设和平和发展成果，导致政治和安全环境恶化。

据报道，由COVID-19大流行引起的空前危机是人类自第二次世界大战以来面临的最大挑战。这一流行病从公共卫生紧急状况演变为具有深远人道主义、社会经济和人权影响的全球危机，对多边体系构成直接挑战。陷入冲突的人们是受影响最大的群体之一，无法向冲突地区提供人道主义援助进一步加剧了他们的痛苦，危及受影响民众的生命权和健康权。

在国际社会迫切需要努力抗击这种疾病的紧要关头，安东尼奥·古特雷斯秘书长发出了全球立即停火的呼吁。若要确保安全和不受阻碍的人道主义准入，以减轻疫情的影响，遏制其蔓延，就必须停止正在进行的敌对行动，并巩固现有停火制度。

我们欢迎安理会7月1日通过第2532（2020）号决议，肯定秘书长为应对COVID-19的潜在影响所做的努力及其为此提出的各种措施——特别是他发出的全球立即停火的呼吁——并要求立即全面停止敌对行动。

亚美尼亚毫无保留地明确支持秘书长的这一呼吁，强调联合国专门机构向受冲突影响地区居民提供援助并与其接触的重要性，并愿意为它们不受阻碍地开展工作提供一切必要条件。阿尔扎赫(纳戈尔诺-卡拉巴赫)当局也对秘书长的呼吁表示支持，强调人类要想有尊严地经受住这一考验，就必须以“不让任何人掉队”的原则为指导。旨在预防和减缓疾病传播的建立信任措施可以成为一个机会，包括对冲突各方而言。

遗憾的是，阿塞拜疆一直在采取将疫情所致局势工具化的做法，加剧与纳戈尔诺·卡拉巴赫有关的紧张局势。亚美尼亚强调，阿塞拜疆非建设性的好战言论不可接受，破坏和平进程的环境，阻碍履行有关让双方民众为和平做好准备的承诺。

疫情导致与冲突有关的实地活动中断是一个令人严重关切的问题，因为这可能会促使有关方面利用包括监测机制在内的国际存在的暂时缺位，采取敌对行动。亚美尼亚和纳戈尔诺·卡拉巴赫仍然完全恪守1994年三边停火协议和1995年巩固停火协议，这两个协议都是无限期的。

鉴于欧洲安全与合作组织(欧安组织)轮值主席个人代表办公室因COVID-19蔓延而暂停监测活动，该组织明斯克小组共同主席呼吁双方重申承诺严格遵守停火协议，不采取任何可能进一步加剧紧张局势的挑衅行动，亚美尼亚对此表示欢迎。

最后，我要援引亚美尼亚外长佐格拉布·姆纳察卡尼扬在最近举行的多边主义联盟关于加强多边卫生架构和防治传染病的虚拟部长级会议上的讲话中的一句话：

> “不管有无COVID-19疫情，亚美尼亚都坚定支持由有效且运转良好的全球和区域机构构成的多边合作国际体系。这场由新型冠状病毒引起的全球卫生系统危机要求我们行动起来，它提醒我们，面对全球性问题带来的挑战，必须重新致力于奉行有效的多边主义。”

附件18

阿塞拜疆共和国常驻联合国代表亚沙尔·阿利耶夫的发言

首先，我谨祝贺德国代表团担任安全理事会主席，并召开本次公开辩论会，讨论冠状病毒病（COVID-19）大流行的影响。

阿塞拜疆欢迎安全理事会昨天通过期待已久的有关议程项目“维护国际和平与安全”的第2532（2020）号决议。关于一个如此重要又紧迫的问题的决议赢得了安全理事会成员的共识，意义重大。

阿塞拜疆也高度赞赏秘书长为应对危机所发挥的领导作用及所做努力。

当前局势要求我们共同采取行动，及时地有效应对国际社会在冠状病毒大流行并造成社会经济影响的情况下所面临的各种挑战。只有协同努力，摒弃各自为政的做法，加强合作，并突出联合国在为有效的国际和国家努力提供指导方面的中心作用，才能实现这一目标。

阿塞拜疆不遗余力地为加强国际团结、促进多边主义以及调动支持和资源做出贡献。阿塞拜疆政府已向世界卫生组织提供两笔捐款，并向29个受疫情影响的国家提供紧急人道主义援助。

在阿塞拜疆共和国总统伊利哈姆·阿利耶夫先生阁下的倡议下，于2020年4月10日以视频方式举行了突厥语国家合作委员会特别首脑会议，讨论了“团结合作，共同抗击COVID-19大流行”这一主题。这次首脑会议已成为最先呼吁扩大合作和采取紧急联合措施以遏制和消除这场大流行病的高级别会议之一。

阿塞拜疆总统还以不结盟运动主席的身份提出了另一项倡议。根据该倡议，不结盟运动应对COVID-19联络小组于5月4日举行了主题为“团结一致抗击COVID-19大流行”的在线首脑级会议，以评估这一疾病的影响，并确定需要和要求，以采取可能的补救措施和以行动为导向的后续措施。

阿塞拜疆总统在会上发言时提议，以不结盟运动成员国的名义，要求以视频方式召开一次国家元首和政府首脑级别的大会特别会议，讨论COVID-19疫情。在根据大会议事规则采取更多步骤后，各区域和政治集团的大多数会员国表示支持该倡议。大会第三十一届特别会议将于7月10日召开。

昨天通过的第2532(2020)号决议认为，COVID-19疫情空前严重，有可能危及维护国际和平与安全，特别要求在安理会议程所列各个局势内普遍、立即停止敌对行动，并呼吁武装冲突各方立即实行持久的人道主义暂停。

停火协议是停止敌对行动和开展人道主义行动的重要工具，必须认真执行，以便迅速实现政治解决。不幸的是，在一些武装冲突局势中，侵略者经常使用虚假的和平、公开的休战和停火承诺以及对人道主义原则目标的曲解等手段，力图固化通过非法使用武力以及其他违反《联合国宪章》和国际法的行动取得的军事成果。

因此，在1994年亚美尼亚和阿塞拜疆实现停火后的这些年里，亚美尼亚武装部队经常违反停火协议，将位于前线和两国边界的阿塞拜疆城镇和村庄作为目标，肆意直接袭击。尽管秘书长呼吁全球停火，但此类袭击仍在继续。此外，亚美尼亚还公然违反国际法，蓄意推行巩固占领现状的政策，包括加强在被占领领土上的军事集结以及改变其人口、文化和自然特征。不论是正在

进行的和平进程，还是全球突发公共卫生事件，都无法使侵略者醒悟，停止非法活动。

相反，3月31日和4月14日，亚美尼亚在阿塞拜疆被占纳戈尔诺-卡拉巴赫地区举行了非法的所谓选举，从而再次生动地表明，亚美尼亚完全无视公共道德，违反国际人道法，将人民的福祉和安全置于政治权宜之计之下。因此，亚美尼亚声称支持和遵守秘书长关于全球停火的呼吁，这是一个彻头彻尾的谎言。毫无疑问，亚美尼亚的目标不是拯救生命和减轻困难民众的痛苦，而是阻止70多万被迫流离失所的阿塞拜疆人返回家园，并对已经实行过族裔清洗和占领的领土进行殖民。

在联合国成立以来的75年中，在平息国际争端、解决冲突、消除殖民主义和为受战争、暴力和不稳定影响的人们恢复希望方面开展了很多工作。然而，一些严峻挑战依然存在，冲突继续复发，流离失所和仇恨驱动的暴力事件愈演愈烈。世界各地的人们继续遭受长期外国占领、族裔清洗和缺少对严重违反国际人道法行为问责的情况。绝不能忘记旷日持久的冲突及其政治、军事和人道主义后果。遵守《联合国宪章》和国际法必须是应对冲突局势及其不利人道主义影响的一切努力的重要组成部分。

附件19

巴林常驻联合国代表贾迈勒·法里斯·阿尔鲁瓦韦的发言

[原件: 阿拉伯文]

首先, 我谨感谢安全理事会7月份主席德意志联邦共和国代表团在全世界面临一场无比严重的全球卫生危机之际召开本次重要会议。这场危机进而对国际和平与安全构成威胁, 影响到最不发达国家和最弱势群体, 特别是受世界各地冲突影响的群体。我们欢迎德意志联邦共和国外交部长海科·马斯先生阁下主持会议。

我还要感谢联合国秘书长安东尼奥·古特雷斯先生阁下、红十字国际委员会主席彼得·毛雷尔先生和非洲联盟社会事务专员艾米拉·法迪勒·穆罕默德·法迪勒女士的通报。

正如安全理事会在昨天一致通过的第2532(2020)号决议中申明, 冠状病毒病 (COVID-19) 大流行对世界造成的规模空前的影响威胁着国际和平与安全。COVID-19大流行是全球紧急情况的直接原因, 已造成全球50多万人死亡。

尤其是, 这场大流行病对受冲突影响国家产生了冲击, 当地的状况、暴力和不稳定破坏了遏制和阻止大流行的努力, 因为这其中大多数国家的保健部门都受到多年冲突的破坏。此外, 难民营中有大量难民和流离失所者, 多数是妇女和儿童, 由于难以实施保持人际距离的规定, 增加了病毒爆发的可能性。这一大流行病在人道主义准入方面可能造成的困难也加剧了这些群体的痛苦。在这方面, 巴林支持秘书长真诚呼吁立即实现全球停火, 并再次加大国际努力打击和消除COVID-19。

还应当指出, 这一大流行病将产生不利的中长期影响, 因为其社会经济后果可能会加剧不稳定的根源。这进而可能在一些地区引发武装冲突, 并导致现有冲突加剧, 加深人类苦难, 威胁国际和平与安全。在这方面, 我谨提及秘书长旨在应对COVID-19毁灭性社会和经济影响的计划。

COVID-19大流行尽管带来了挑战, 但也提供了一个良机, 因为它不仅展示了合作和团结的价值, 还突出了各国相互联通和依赖的程度。这凸显了各级合作和集体行动的重要性, 以及在联合国和世界卫生组织等相关国际组织的主持下协调国际应对措施的重要性。在这方面, 有效的区域合作是《联合国宪章》第八章所载的一项原则, 是多边主义的一个基本要素, 如果国家和全球机构之间存在根本分歧, 这种合作就不会成功。因此, 区域合作至关重要, 可以在克服共同挑战方面发挥关键作用。在此形势下, 区域一级的多边主义和相互依赖也是合作的重要方面。

最后, 巴林申明支持遏制和阻止COVID-19大流行的努力, 以实现可持续发展目标, 维护国际和平与安全, 促进世界各国人民的福祉和繁荣。

附件20

孟加拉国常驻联合国代表拉巴·法蒂玛的发言

主席先生，我感谢你和主席国德国组织这次虚拟高级别公开辩论会。我们也感谢秘书长、红十字国际委员会主席和非洲联盟社会事务专员分享他们的宝贵见解。

冠状病毒病（COVID-19）大流行颠覆了整个世界。缺乏充分而持续的应对措施使危机超出了卫生和社会经济部门的范畴。它正在影响政治领域。这场大流行病也制约了联合国当前的和平调解和特别政治任务的工作。一线应急人员的伤亡——尤其是执法官员和其他安全部门人员的伤亡——以及部队患病也产生了影响。所有这些因素都在破坏国家和全球的和平与安全。

这场大流行病的一些次生安全影响已经显而易见。对妇女和儿童的暴力正在增加；网络犯罪和互联网犯罪活动逐渐增多；大规模失业和其他经济冲击已经在造成沉重打击。失去工作或收入，没有复职的希望，可能导致犯罪和反社会活动增加，造成其他安全威胁。民间社会组织向妇女和其他弱势群体提供支持的工作已经中断。这场大流行病也给返回的移民工人造成了更多脆弱性。经济不确定性增加了某些人群的脆弱性，导致他们被有组织犯罪网络利用。由于此类有组织犯罪大多具有跨国和跨界性质，其影响不会局限于特定国家或区域边界内。COVID-19大流行在不同情况下会有不同的安全影响，安理会需要对此进行更仔细的研究。

首先，就人道主义工作而言，COVID-19加剧了生活在难民营或其他定居点的人们的绝望。由于大流行病造成的旅行限制，人道主义援助的缺乏或供应受限带来了更大挑战。然而，旨在持久解决问题的政治进程放缓可能会带来更大的挑战。例如，在全球大部分形势下，联合国难民事务高级专员公署和国际移民组织都停止了重新安置方案。上个月，联合国难民事务高级专员在向安理会的通报中提到罗兴亚危机：

> “令我担忧的是，在难民当中，越来越多人感到解决办法不会到来——解决办法，特别是返回缅甸的办法，仍然虚无缥缈。我们看到这种绝望，并在加强精神保健方案，因为人们真的非常绝望。”（S/2020/560，附件一，英文第7页）

事实上，罗兴亚人，尤其是罗兴亚青年，正逐步走向沮丧和绝望，我们都能够轻易地想象，这种绝望会导致什么。

其次，就冲突情况而言，被困在冲突局势下的平民因为COVID-19而双重受害。保健基础设施本已受到冲突的影响，同时平民还继续受到仇恨言论、恐外心理和各种限制以及可能流离失所的不断威胁。尽管秘书长发出全球停火的呼吁，致命的冲突继续在世界一些地方制造破坏。在我们的邻近地区，若开邦的清理行动有可能导致平民的痛苦，也许再次逃亡。安理会或许应适当注意这个重要问题，以便先发制人，防止若开邦发生另一场可能的危机。

第三，就维和而言，即使是在大流行病期间，我们的维和人员仍恪尽职守，执行交给他们的和平行动。此外，他们担负起额外职责，支持国家努力遏制大流行病蔓延。在此过程中，他们自己暴露在病毒的威胁之下，使他们面临比以前更大的风险。在未来维和特派团任务授权的规划与制订中纳入大流行病的准备工作可在确保维和人员的安全方面发挥重要作用。

这场大流行病及其安全影响、更重要的是军事办法对于解决此类安全挑战的用处有限突出表明，必须重新思考整个安全概念。安全必须做到真正的统领全局。要处理大流行病对安全的影响，我们最需要的是全球团结与合作，以及一致的政治意愿。会员国应该能够解决不安全的根源，可能需要重新安排资源的用途。

所有利益攸关方的参与至关重要。随着第2532 (2020)号决议现在获得通过，安全理事会应该更有条件动员各方，支持秘书长的全球停火呼吁。它可以要求冲突各方停止暴力和敌对行动。最重要的是，安理会需要加大履行职责的力度，处理现有的传统安全挑战，以免它们因为COVID-19而加剧，演变成新的安全挑战。

附件21

委内瑞拉玻利瓦尔共和国常驻联合国代表塞缪尔·蒙卡达的发言

首先，请允许我表示，我们感谢召开本次公开辩论会，处理一个如此重要的问题，特别是在当前的阶段。同样，我们感谢联合国秘书长、红十字国际委员会会长和非洲联盟社会事务专员的宝贵通报。但是，我们为错过这个有利时机、未能直接听取世界卫生组织（世卫组织）的通报感到遗憾，世卫组织继续在我们各国当今防治这种致命疾病的全球斗争中发挥核心作用。

世界本已受到各种武装冲突、包括旷日持久的冲突、恐怖主义和气候变化等威胁的震荡，冠状病毒病（COVID-19）大流行给人类带来的这场危机向国际体系、可能也向维护国际和平与安全的工作提出前所未有的挑战。虽说如此，我们愿从一开始就强调，我们偏向于在大会的框架内处理这个一视同仁地影响我们所有人的问题，因为大会是联合国最具代表性的机关。

当然，当前的大流行病疫情就其影响众多和破坏性后果而言，是世人现在面临的最为紧迫的挑战之一。它是过去100年间人类遭遇过的最严重的大流行病。为此，处理它无疑需要国际社会所有成员的集体、协调一致的果断行动，采取一种基于多边合作与国际团结的做法，即：把人权置于政治行动核心的做法。

为此，我们表示严重关切的是，一些国家如何不仅力图把病毒政治化，而且利用这个全球动荡的时刻，通过非法采取单边胁迫性措施、编造误导信息、开展宣传活动以及采取包括使用或威胁使用武力在内的侵略行径，来推行新殖民主义和好战的政策，以便夺取地缘政治优势，即使这意味着牺牲当前正遭受灭顶之灾的全体民众，所有这些做法违反国际法，也违背《联合国宪章》的宗旨与原则。

从世卫组织宣布COVID-19的感染演变为大流行病那一刻起，尼古拉斯·马杜罗·莫罗斯总统领导的政府就采取一系列措施，以确保委内瑞拉人员受到保护并享有健康福祉，包括享有健康和生命权，并且配合旨在遏制这种可怕疾病蔓延的全球努力。

今天，委内瑞拉是拉丁美洲和加勒比感染比例最低、每百万居民中COVID-19确诊病例最少的国家，同时我们还位居本地区每百万居民中检测人数的前列，尽管我国地处被视为当前大流行病中心的区域，并且遭到不人道和蓄意的攻击，这种攻击是极度残暴的系统性政策的一部分，特别是就其设置的障碍而言，这些障碍包括抢掠我们海外的资产和资源，包括存放在英格兰银行的黄金储备，以及企图利用委内瑞拉人民的痛苦与健康来鼓动政变。

我国的战略取得了成功，这要归功于我国政府对这次卫生突发事件的迅即理解和包括联合国系统在内的各种国际伙伴提供声援与技术援助，以确保其有效性并遵守既定的国际规程，但是我们的成功被各种宣传活动和误导信息所掩盖。

在这方面，我们借此机会肯定联合国系统通过其主要机构和专门机构、基金以及方案在各级做出努力，制订和落实全面和协调一致应对COVID-19的对策。我们特别肯定世卫组织及其总干事，并重申全力支持他们努力发挥主导作用，制订和实施适应多国国情和现状的政策。我们认为，此时此刻，关键是要继续为世卫组织提供一切可能的支持，包括可预测和持续的财政资

源。因此，我们坚决反对一切不承认其继续在这场打击当今我们共同敌人的斗争中发挥重要作用的煽动性言论，以及任何旨在削弱其职能的专断决定。

采取必要措施防止病毒的传播，不仅显示出一个国家对其人民的负责任态度和能力——因为国家是人民安全和福祉的保障者，也显示其对国际社会和当前全球抗疫努力的责任心和感恩之心——要记住，在我们生活的这个相互联系的世界上，不可能孤立地在这场斗争中取得成功。因此，一个国家不负责任，不及时作出决定，会对整个地区的安全构成威胁，从而增加病毒无限传播的风险。

在这方面，委内瑞拉借此机会谴责巴西政府，该国政府在应对COVID-19疫情方面玩忽职守，等同犯罪，从而严重危及该国境内外数百万人的生命，同时破坏我国政府为控制该疾病传播及其毁灭性后果蔓延而采取的行动。这场灾难发生的时候，我国与该国的边界上有大量人口流动，数千名委内瑞拉移民逃离在邻国遭受的歧视、仇外心理和其他相关形式的不容忍，自愿返回委内瑞拉。尽管目前正在我们两国边境上执行过境规程，但这一定会引发病毒在我国境内的传播。

在这样的危机时刻忽视多边主义是一种不负责任的态度，不能容忍或提倡，因为它危及各国人民的福祉。只有所有国家基于它们协调COVID-19预防和根除政策的能力采取负责任的行为，才能战胜这场疫情。

最后，我们不能不提到两个关键问题。首先，考虑到必须营造一个使我们能够共同战胜疫情的国际环境，我们重申支持秘书长关于在所有冲突中立即停火的呼吁。第二，我们再次呼吁加倍努力，迅速开发防治COVID-19的疫苗或其他安全医疗手段。这只能被视为全球公益，也是在全球范围内有效控制疫情的唯一保证。

最后，委内瑞拉玻利瓦尔共和国重申对联合国工作的支持，并认为，尽管这一问题的影响范围空前之大，但要将其视为对国际和平与安全的威胁，只有在不平等是暴力的主要根源这一前提下才能被接受。此外，安全理事会如果希望建设性地努力防止未来的冲突，就必须谴责和打击非法实施单方面胁迫性措施的行为，这是对一整个国家的人民滥用暴力的一种犯罪形式，是今天在获得抗疫所需的资源、粮食和药品方面不平等的主要根源之一。我们只有不带政治算盘，本着真正的合作精神平等、共同参与，才能共同击败COVID-19这种不分国界、一视同仁的病毒。

附件22

加拿大常驻联合国代表团的发言

加拿大感谢德国召开本次关于疫情与安全的高级别公开辩论会。

安全理事会以前处理过健康危机，应对过西非和刚果民主共和国的艾滋病毒/艾滋病和埃博拉病毒。冠状病毒病(COVID-19)疫情造成多方面的威胁，带来重大的国际和平与安全后果，并对安全理事会产生深远影响。

加拿大欢迎通过第2532(2020)号决议，支持秘书长关于在COVID-19期间立即实现全球停火的呼吁。安理会必须确保这一期待已久的关键决议得到充分执行。

加拿大也高度重视世界卫生组织在COVID-19防治工作中的领导和协调作用。基于规则的国际体系至关重要，有助于我们共同完成任何国家都无法单独完成的任务。在防治COVID-19时，加拿大仍然充分致力于多边主义和多部门全球卫生安保合作，以确保我们的集体健康、繁荣和安全。

虽然COVID-19疫情使全球注意力集中到了传染病的毁灭性影响上，但全球卫生安全威胁并非新事。就在上周，刚果民主共和国摆脱了与埃博拉病毒近两年的斗争。近年来，其他国家和地区受到了其他毁灭性疾病疫情的打击。综合来看，这些疫情、流行病和大流行病揭示出两个不可否认的真理。

首先，必须开展更多工作，增强预防、发现和应对各种传染病威胁的能力——无论是自然的、意外的还是蓄意的。古特雷斯秘书长4月9日在安理会发言时，概述了疫情造成的一系列安全威胁，包括生物恐怖主义风险加剧。在这方面，近二十年来，加拿大的减少武器威胁方案一直在制定具体计划，帮助开展卫生安保能力建设，对七国集团领导的防止大规模毁灭性武器和材料扩散全球伙伴关系作出贡献。虽然还有许多工作要做，但加拿大正在通过减少武器威胁方案提供的能力建设支持全球抗击COVID-19，包括非洲、中东和加勒比的生物实验室，以及东南亚国家联盟区域的传染病预警系统。

第二，安全理事会必须更加关注全球卫生安全。今天以视频会议形式举行的公开辩论会是值得欢迎的第一步。安理会应考虑就全球卫生安全挑战对国际和平与安全的影响举行更多通报会。加拿大最近同大韩民国、丹麦、卡塔尔和塞拉利昂一道发起了团结促进全球卫生安全之友小组。该小组由来自各区域的41名成员组成，其共同主席随时准备在今后支持安理会全面审议全球卫生安全问题。

COVID-19正在影响各地人民的生活和生计，并将对安全理事会今后几年的工作产生影响。

疫情危机给人类造成了严重后果。COVID-19对妇女和儿童的影响更为严重，他们经历的贫困、排斥和边缘化本已更加严重，在武装冲突和人道主义紧急情况中受到格外严重的影响。男女同性恋、双性恋、跨性别者、性别奇异者和双性者、残疾人、土著人和其他少数群体也受到格外严重的影响，面临越来越多污名化、替人受过和边缘化的风险。

为此，安全理事会必须注重保护最弱势群体，确保平民不会因为COVID-19而面临复杂挑战。促进和保护人权也必须成为抗疫工作的核心。支持妇女和女童、男女同性恋、双性恋、跨性别者、性别奇异者和双性者、土著

人和所有弱势群体的权利、福祉、健康和特殊需求的举措必须继续得到足够的关注和资助。

COVID-19也在加剧现有的人道主义紧急情况。加拿大正在与伙伴方合作，满足最脆弱、受影响最严重的国家的需求，包括为卫生基础设施提供支持，以防止COVID-19的传播，包括在冲突环境和拘留中心这样做。加拿大向所有勇敢的卫生和人道主义人员致敬，他们冒着个人危险，继续向需要帮助的人提供拯救生命的援助。加拿大强烈谴责所有针对医疗和人道主义人员及其设施的袭击。

脆弱和受冲突影响国家来之不易的建设和平成果也面临风险。加拿大正在发挥其作为建设和平委员会主席的作用，把注意力集中在这一流行病对建设和平构成的风险上。应对措施应当协调一致、跨支柱、并且对冲突敏感，这些对于确保刚刚摆脱冲突的国家不会再次陷入不稳定和暴力来说至关重要，各方对此有强有力的共识。

疫情可能加剧脆弱和受冲突影响国家的不稳定，因此，联合国和平行动的作用绝对至关重要。加拿大赞赏疫情期间部署到联合国和平行动的文职和军警人员的非凡服务和牺牲。我们鼓励所有会员国确保及时、全额缴纳摊款，并为联合国人员和物资的跨国际边界流动提供便利。

我们还必须关注这一流行病的社会经济影响，疫情将加剧不平等、逆转发展成果，助长冲突和不稳定的根源。继史无前例地于5月28日举行2019冠状病毒病时代及其后发展筹资高级别活动之后，加拿大将继续推动制订具体办法，解决COVID-19导致的发展紧急情况。有必要采取果敢行动，以确保没有人掉队，并且确保所有国家复原并重建得更好。

加拿大致力于通过强有力和促进性别平等的全球努力来阻止COVID-19，同时解决其对世界各地人民的毁灭性和多方面影响。这包括定期主办COVID-19外交事务部长级协调小组会议以协调全球努力，并与联合王国共同领导一个促发展部长联络小组，以确保国际援助的一致和有效。我们还正在与国际伙伴合作保持开放的供应链，支持全球经济复苏。

本着公平和支持最弱势群体的考虑，加拿大将继续推动多边合作，从而减少COVID-19的和平与安全风险以及对所有人的其他健康安全挑战。

附件23

智利常驻联合国代表团的发言

[原件:英文和西班牙文]

我们感谢安全理事会主席国德国召开本次及时的辩论会，辩论会是昨天就期待已久的关于冠状病毒病(COVID-19)对和平与国际安全影响的第2532（2020）号决议作出决定之后举行的。我们同样感谢突尼斯和法国持续、不懈作出努力，不断推动该项决议提议的行动，最终在最需要的时候成功地把安理会团结在了一起。

智利和国际社会一道共同寻求应对COVID-19。我们欢迎安理会的决定，因为在会议报告中，我们沮丧地看到，人道主义危机深重、侵犯人权行为增加，此外，COVID-19对妇女和女童产生了不成比例的影响。

今天，这场大流行病中有7000多万人是难民，相当于世界人口的1%。根据联合国人权事务高级专员办事处的报告，酷刑和虐待行为的风险已经增加，特别是在监狱系统中，性别暴力正在抬头，教育和健康等基本权利也受到限制。

流行病加剧了这些脆弱性，我们同样担心，目前的疫情可能会抹去实地来之不易的成就。我们强调，必须加倍作出集体承诺，以便联合国及其机构、会员国和所有相关行为体之间的国际合作、团结和协调能够成为我们完成任务的推动力。

不久前启动的联合国改革机制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加受到考验。因此，为决策提供及时和充分的信息至关重要。在这方面，我们认为秘书处打击虚假信息的运动是重要的，特别是在实地，因为这些信息可能破坏动荡地区的和平并加深冲突。

同样，利用疫情期间“以行动促维和”倡议优先考虑的四个轴心，我们主张在不忽视透明度和问责制的情况下维持特派团的业绩标准，同时铭记联合国人员、特遣队和警察的安全和安保标准是执行任务授权的关键。

我们知道，我们必须把重点放在优先考虑生命和保护平民上。但我们也知道，如果联合国在实地的存在受到威胁，就无法做到这一点。

智利支持秘书长关于停火的呼吁，并且响应其他国家，在这方面发出表明多边承诺的信号，加入各项举措支持秘书长，并确保整个联合国系统一致、有效和及时应对COVID-19，包括其所有相关复杂因素。

现在，我们有安全理事会的意愿和决定来加强这一多边团结一致的信号。我们还认为，这将影响民间社会和所有相关行为者，因为用纳西姆·塔莱布的话来说，这一流行病已成为黑天鹅——这是一个意想不到的挑战，正在全球范围内对人类生活的每个领域产生根本性影响。我们看到它如何继续发展，并有可能在似乎已经过最严重时期的地方再次出现。这一威胁和其它对全球健康的威胁依然存在。

面对COVID-19大流行病，我们必须加倍努力与之作斗争，如果没有联合国结构提供的全球框架，这将是非常困难的。我们无法预见未来，但是，我们可以建立一个更强大、更有抵御力、更可持续的多边体系。

每天，我们都了解到关于这种流行病如何发展的新情况。我们需要国际合作，不局限于每个国家的单独努力，分享经验。COVID-19大流行促使人们寻求新的空间和多边手段，以确保及时的应对措施和无缝公平的医疗供应渠道。

在这方面，智利坚信，国际社会必须加倍努力，在大流行病和公共卫生紧急情况的预防、准备程度和多层面应对领域协调最佳做法和联盟。

因此，我们必须保持产品和供应链的自由流动、加强市场准入，并确保技术转让和帮助面临边境关闭的人流动的人道主义走廊。我们还必须确保获得国际金融组织的必要支持，帮助我们承担与这一流行病相关的巨大经济和社会成本。

正因为这个原因，智利一直非常积极地在纽约和日内瓦提出各种补充建议，以便解决已经提出的问题。我们预先感谢那些表示支持和愿意推进这些倡议的代表团，我们也希望尽可能澄清疑问和问题。我们相信，我们将获得必要支持来改善全球对流行病的应对和准备程度，我们知道，流行病将继续困扰21世纪的世界。

我们无法回答所有问题，但是，由于我们的挑战是相互关联的，我们可以通过加强多边主义和我们对本组织的承诺，共同努力应对这些挑战。我们必须倾听人民的声音，与人民在一起并为他们努力，这样，我们作出的应对不仅是集体的，也是合法和有代表性的。多边主义必须利用这一机会，表明它能够有效应对全球危机。

附件24

哥斯达黎加常驻联合国代表罗德里戈·卡拉索的发言

[原件: 西班牙文]

哥斯达黎加祝贺德国担任7月份安全理事会主席, 并赞赏安东尼奥·古特雷斯秘书长和其他发言者对今天的会议所做的贡献。

在无形的病毒不论国家大小、贫富或发达与否而席卷全球之际, 安全理事会一直没有与秘书长一道呼吁全球停火, 令我们感到关切。因此, 我们谨感谢法国和突尼斯发挥领导作用, 促使安理会终于在昨天就目前这场由冠状病毒病造成的大流行病通过第2532(2020)号决议, 呼吁立即暂停武装冲突90天。必须平息枪炮声, 使冲突中国家能够集中精力和资源抗击这个共同的敌人——它正在影响我们所有人, 但其中主要是那些处境脆弱、完全依靠人道主义援助来应对这一挑战的人。

自当前这场大流行病爆发以来, 哥斯达黎加一直坚持认为, 健康是一项全球公益事业。我们认为, 这是从疫情中汲取的第一个教训, 凭籍这一认识, 我们今后将能预防和克服类似的挑战。疫情引发了多重危机, 因此, 必须基于休戚与共精神, 以多边方式解决这些危机。

哥斯达黎加认为, 世界卫生组织(世卫组织)应主导这场大流行病的多边防治工作。5月29日, 哥斯达黎加、世卫组织和其他近40个国家启动了一个全球信息库, 以共享数据、知识和知识产权, 促进公平获取可能有助于治疗和挽救生命的保健产品的机会。我们还向多边和区域金融组织提出了一项建议, 以支持为最弱势群体采取的行动, 并考虑到各国在采取医疗保健措施遏制冠状病毒之后, 为重启经济和消除贫困而做出的努力所造成的赤字。

此外, 哥斯达黎加谨强调两个因素, 因为如果任其发展, 可能使卫生危机变成安全危机。

首先是物流, 特别是对粮食、水、药品和燃料运输的管理。有了物流, 才能确保医护人员出现在他们需要出现的地方, 并确保支持他们的设备和药品在正确的时间被运送到正确的地方。在发生大规模突发事件——如我们今天所经历的突发事件——期间, 如果从源头到消费者的供应链中任何一个环节出现断裂, 其影响都是巨大的, 断裂之处成为一个漏洞, 有可能导致恐惧、无法无天现象甚至社会秩序的崩溃。

第二是国家领土和病毒流行区之间的区别。如只有一处发生疫情, 疫区显而易见。遏制和消除疫情的机会大小取决于病毒所在的地区。但是, 当我们面对大流行病时, 疫区跨越国界。随着疫情愈演愈烈, 一个又一个地方和区域沦为疫区, 有时相互连接, 有时没有。为了抗击病毒, 我们必须以协调的方式开展工作, 因为如果我们不携手努力, 病毒就会成为希腊神话中的勒拿九头蛇——一颗头被砍掉, 又会重新长出两颗头。

最后, 为了遏制和战胜大流行病, 我们必须开展合作, 以确保供应链、特别是与医疗保健有关的产品的供应链得到识别、理解和支持。我们还必须确保我们知道病毒藏身的区域, 而且我们国际社会必须始终牢记病毒没有国家、种族或信仰的概念, 协调我们为遏制和攻击病毒而采取的应对措施。

附件25

古巴常驻联合国副代表、临时代办安娜·西尔维娅·罗德里格斯·阿瓦斯卡尔的发言

[原件: 西班牙文和英文]

冠状病毒病大流行对每个人都构成挑战, 引发多重危机, 不仅对健康, 而且还对经济、贸易和我们整个社会都造成了严重影响。这场大流行病爆发的背景是: 各国之间及其内部的经济和社会不平等极为严重, 出现了前所未有的移民和难民潮, 导致仇外和种族歧视现象回潮; 同时, 科技领域、特别是卫生领域的重大突破日益集中于制药业和药品商业化, 而不是为了确保大多数人的福祉和健康生活。它不分国界, 也不区分意识形态或发展水平。因此, 防治工作也应该克服政治分歧, 具有全球性, 且协调一致。

目前还无法准确预测这场疫情的后果有多严重。被感染的人和丧失的生命之多表明, 疫情对日益互联的世界造成了破坏性影响。尽管日益互联, 但是, 这个世界一直未能本着休戚与共的精神对此善加利用, 今天它正在为无力弥补不同社会和国家之间的巨大差距而付出代价。毋庸置疑, 疫情对各国人民的可持续发展构成威胁, 因为它对经济、贸易和我们整个社会都造成了严重影响。这让人对能否在落实《2030年可持续发展议程》方面取得进展产生怀疑。

我们知道, 我们正在走向深度国际经济衰退——也就是萧条, 南方国家因此而受到的影响将是最大的。我们各国都在经历全球经济衰退, 其中一些还承受着违反国际法和《联合国宪章》的罪恶的胁迫性经济措施带来的额外负担。就古巴而言, 美国政府采取了一些新措施, 企图进一步阻碍我国旨在应对疫情和实现国家复苏的努力, 从而收紧了长期的灭绝种族性质的经济、商业和金融封锁。

团结与合作成了稀缺品。这些都是对利润的追逐所不能取代的价值观, 追逐利润这一动机几乎是那些因膜拜市场而忘记人命价值者所专有。在回顾最近几个月那些使人类如坐针毡的事件时, 必须提到新自由主义政策代价高昂的缺陷, 这些缺陷导致有关国家管理弱化、能力下降、过度私有化, 导致大多数人被遗忘。本次疫情表明, 一个以排他主义为中心的四分五裂的世界脆弱不堪。

全球军费开支超过1.9万亿美元, 其中38%以上, 即大约7320亿美元, 是美国在2020年的支出。与此同时, 这场大流行病加剧了深受严重不平等之苦的地球上的紧迫问题, 现在有6亿人处于赤贫, 近半人口无法获得基本保健服务。

在这种复杂局势中, 美国奉行的外交政策旨在挑起和助长冲突、分裂、沙文主义以及种族优越论和种族主义立场。此外, 它攻击多边主义, 不公平地诋毁国际组织, 尤其是世界卫生组织的作用。对某些国家的持续侵略是对国际和平与安全的真正威胁。试图将过去的新殖民主义再度强加于我们美洲, 包括公开宣布门罗主义的有效性, 违反了《宣布拉丁美洲和加勒比为和平区宣言》。

我们支持秘书长紧急呼吁“根治战争的顽疾, 抗击正在蹂躏我们世界的疾病——冠状病毒大流行”。所有战争, 包括非常规战争, 都必须停止。必须共同努力应对挑战, 这一点得到了确认。我们必须共同作出所需的回应。我们必

须相互补充，提供可用的资源，无论其多么有限。我们承受不起任何形式的排斥。

大会有责任发挥关键作用，协调旨在应对这一大流行病及其后果的国际努力。安全理事会必须停止干涉其职权之外的事务，尤其是那些属于大会和联合国系统其他专门机构，特别是世界卫生组织任务范围的事务。

必须抵制任何让科学服从市场力量的诱惑。在这场大流行病的关键时刻，有必要使全民享有任何可以生产的疫苗或药物。必须分享各自的经验、加强沟通，确定哪些做法在世界其他地区行之有效。

我国愿意与所有有需要的人分享自己的专业知识。古巴尽管处境困难，但一直在努力满足许多国家的医疗援助请求。迄今为止，我们在31个国家和地区有38支医疗队，由3000多名保健专业人员组成。我们被支持与合作的价值观所鼓舞，包括主动分享我们所拥有的、即便是稀缺的资源。已有40多万名古巴专业人员在非洲、拉丁美洲和加勒比、中东和亚洲的164个国家完成了任务。古巴拥有半个多世纪的医疗合作经验，在国际上享有很高的声誉。

然而，美国国务院部分高级官员和一些反古巴的美国参议员没有致力于促进合作、鼓励全球应对这一大流行病，而是花心思推动旨在威胁某些国家政府的立法倡议，这些政府考虑到这场大流行的悲剧，作出主权决定，选择向古巴请求医疗援助。然而，美国政府反对古巴医疗合作的行动不会阻止我们的人道主义使命。美国的这些行动与美国政府对古巴人民采取的失败的、不人道的犯罪行动一道，影响了该国政府早就恶化的信誉。这些行动出于政治和选举原因，并利用虚假的借口，将国际团结定罪并实施迫害。

我们面临的现实要求我们以团结和行动意愿为先，不要无所作为、自私自利。人类需要有效的解决办法。我们可以共同实现它。在这种情况下，所有国家，尤其是安全理事会成员，都有责任捍卫多边主义和《联合国宪章》的宗旨和原则，包括尊重各国主权平等及其政治独立、统一和领土完整，和平解决争端，以及在国际关系中不使用或威胁使用武力。

附件26

塞浦路斯常驻联合国代表团的发言

本发言是对将以欧洲联盟名义所作发言（见附件30）的补充。我们感谢德国举行今天这场及时的讨论，感谢法国和突尼斯为通过支持全球停火的第2532(2020)号决议所作的不懈努力。

大流行病与安全之间的联系有三个层面；它给现有冲突增加了一个维度，它会使联合国维持和平行动的工作复杂化，并会助长新冲突的成因。

大流行病直接造成的安全威胁既影响个人，也影响国家机构，后者不仅仅局限于作为人的安全支柱的卫生系统。然而，大规模全球大流行病除了造成直接、明显的威胁，它的许多衍生影响也会成为不稳定因素：经济影响，因为冲突与繁荣之间存在负相关；大流行病可能引起的动荡所造成的不平等——大流行病的社会经济影响使这种不平等进一步扩大；可能威胁到民主和法治的紧急措施；可能破坏社会结构的针对妇女和儿童的暴力行为；弱势群体的进一步边缘化；未能包容各方的复原，包括未能使疫苗成为全球公共卫生产品。

如果联合国表现不佳，这些风险因素就会加剧。这是在联合国面临需要国际合作的全球现象时对它和它的效力的终极考验，也是对安理会的终极考验，这尤其是因为，联合国是为维护国际和平与安全而生的。多边主义的本质是突破我们每个会员国的局限，建设一个成为有机整体、而非简单叠加的国际社会。如果我们不能在最需要的时候彰显国际合作，就会损害联合国，为了保护本国公民而作出有损团结的让步。我们没有将联合国用于其最初的宗旨，而是冒着摧毁本组织的风险，将其存在理由作为我们的武器。

至于安全理事会的具体作用，首先，它需要确保其授权的联合国维持和平行动能够保护自己的人员，并帮助东道国最大限度地减少大流行病对其所受冲突的影响。但是除此之外，尽管安理会应该明确优先重视硬性安全问题，但我们不能忽视，硬性安全问题之外的因素已经影响到人的生存。这一事实迫使我们适应威胁的性质，接受一种更全面的安全概念，因为正如冲突的根源不能孤立或割裂看待，我们的对策也是如此。此外，冲突的扩散超出了安理会创立之处的职权范围，使预防成为维护国际和平与安全的唯一途径。

我们认为，冠状病毒病的唯一积极方面是，它提高了我们的认识，迫使我们实时审查我们作为联合国会员国的表现，并确保我们拥有预防未来大流行病的所有必要工具，而且能够执行事先制定的全面应对计划。

附件27

丹麦常驻联合国代表马丁·比尔·赫尔曼的发言

我高兴地代表北欧国家—丹麦、芬兰、冰岛、挪威以及瑞典—提交本项关于卫生与安全这个及时话题的发言。

冠状病毒病（COVID-19）的大流行对维护国际和平与安全构成威胁。这场危机对社会经济的影响加剧了引发冲突的根源及其后果，有可能逆转艰苦取得的发展与建设和平成果。大流行病预计造成的粮食危机也会加剧冲突。冲突的根源也增加了大流行病的风险。气候变化未见缓解，环境退化、包括生物多样性流失却在增多，这些均破坏了人类福祉的根本基础。如果不立即协调一致地行动，将继续导致大流行病、全球性危机、流离失所以及冲突。我们防止这些危机发生可以做的最重要的事情是落实《巴黎气候变化协定》和《2030年可持续发展议程》。

此外，有人利用大流行病期间易受网络安全威胁的弱点，导致网络上的恶意活动、特别是针对医疗设施的恶意活动显著增多。不实和误导性的信息可增加冲突、暴力、侵犯人权以及大规模暴行的可能。

我们联合国必须下定决心，团结起来，采取一种强有力的多边对策，坚决地应对这场危机。北欧国家欢迎联合国和秘书长努力处理危机造成的眼前和长期后果，包括启动《全球人道主义应对计划》和新的COVID-19响应和恢复多伙伴信托基金。我们呼吁所有会员国支持联合国系统的重要作用，特别是世界卫生组织的主导作用，把人权摆在优先位置，动员和协调全球应对这场大流行病的工作。这也为评估秘书长改革议程所取得的成果提供了一个独特的时机，包括这些改革在驻地协调员的战略领导下，如何使联合国在实地的系统更加协调连贯。

卫生与全球安全密切相关。大流行病可带来加剧当前冲突并且引发新冲突的风险，有可能导致社会动荡和暴力增多。这反过来削弱了我们抗击疾病的能力。与此同时，受冲突影响国家的民众尤其易受病菌感染和大流行病的二次影响。有例子显示，冲突方在利用大流行病造成的不确定性来争夺军事优势，还有大流行病干扰当前和平谈判的例子。对于那些得以保持势头的进程来说，随着对话转入虚拟论坛，则存在本已处于弱势的群体进一步受到边缘化并被排除在外的风险。我们知道，和平进程要取得成功并且持续下去，就必须做到包容与透明。因此，我们必须采取主动措施，确保多利益攸关方、特别是历来受到边缘化的弱势群体，如妇女和女孩充分、平等和切实地参与政治及和平进程。

联合国的特别政治任务和维和行动在保护现有和平进程的势头、保持和平以及应对COVID-19方面发挥着重要作用。和平行动必须以创新的方式进行调整，以适应新的现状。我们支持联合国做出综合努力，以确保维和人员的安全与安保，并为当事国阻止病毒扩散提供支持。与此同时，和平行动要完成自己的任务，会员国保持灵活与团结至关重要。这场危机还提供了一个机会，从威胁格局不断变化的角度来审查特派团的任务授权。因此，我们重申，我们支持秘书长的“以行动促维和”议程，我们认为，该议程所做的正是如此。

COVID-19的直接和间接影响暴露出并且加剧了已有的弱势与不平等，不利地影响我们当中最缺乏保护的人。对于处境脆弱、受冲突影响的民众来说，处理大流行病的应对机制常常是有限的，有时甚至根本不存在。我们必须坚

定不让任何人掉队的决心与承诺，在眼前的应对大流行病工作和疫情之后更合理、更绿色的重建工作中，切实触及那些最脆弱的人。为此，恢复计划的制订与落实必须对冲突、性别以及气候问题具有敏感认识。我们必须确保多利益攸关方、特别是妇女和女孩充分、平等以及切实地参与这些计划的制订、实施以及评估。大流行病及其社会经济后果加上冲突加剧可导致流离失所和移徙活动增多，从而使本已处于弱势的人处境更加脆弱。我们必须加大工作力度，增加源头地区和移徙路线沿途的保护。

COVID-19不合比例地影响各地的妇女和女孩，导致一场秘书长所谓的“影子危机”：妇女占一线保健工作者的多数；无报酬护理工作对妇女和女孩的影响最大；妇女占非正规部门员工的多数，工资低，没有社会保障，享受到政府支助措施的机率低；以及失学的女孩多于男孩。在学校重新开放后，这些女孩中的许多人有可能再也无法复学，这常常使她们更易受到暴力和童婚、早婚和强迫婚姻、少女怀孕以及女性生殖器切割等伤害行为的影响。这场危机还导致性暴力和性别暴力以及家庭暴力或亲密伴侣暴力增多，获得关键的性健康和生殖健康服务的机会减少。残疾妇女和女孩面临的风险甚至更高。

会员国必须处理在危机中增加妇女和女孩风险的结构性的性别不平等和歧视。这就要求会员国从性别角度对危机对策进行系统的分析，使用按性别分列的数据。北欧国家高度重视保护妇女和女孩、维护其权益以及保障全民健康覆盖和不受阻碍地接受性健康和生殖健康服务。

像这场流行病这样的紧急状态要求我们采取非常措施。但是，这些紧急措施绝不能被用作借口或理由，来削弱人权、民主或法治的价值观。这些紧急措施必须具有必要、适度、临时以及非歧视的性质。我们尤其关切民间社会、人权卫士、性别平等、妇女和女孩的性健康和生殖健康及权利受到的消极影响以及可能的滥用监视技术行为。我们大力支持秘书长呼吁在COVID-19的应对和恢复工作中把人权摆在核心位置。要从各个层面处理这场危机并增强复原力，需要的是快速反应、善治、合法的领导以及一个充满活力的民间社会。

病毒和细菌不分国界。当前的大流行病证明，世人没有做好充分准备，应对此类性质和规模的卫生危机。确保全球卫生安全的唯一途径是采取一种全球协调连贯的做法来开展准备和应对工作，依靠团结，振兴多边主义，继续恪守《巴黎协定》和《2030年议程》，并且尤其侧重于加强公共卫生职能和机构，倡导全民健康覆盖。

在目前阶段，最好通过获得一种安全有效的疫苗来遏制COVID-19大流行病，一旦有了疫苗，就要通过确保全球获得疫苗的公平机会来遏制疫情。因此，我们欢迎并支持诸如《获取COVID-19工具加速计划》和《冠状病毒全球对策》等倡议。此外，《国际卫生条例》为所有会员国提供了一个独特的具有法律约束力的框架，以预防、防范、控制和应对疾病的国际传播，同时避免对国际交通和贸易的不必要干扰。

最后，北欧国家谨重申，我们坚决支持秘书长关于全球停火的呼吁，并鼓励那些尚未这样做的会员国加入我们的行列。我们也非常欢迎安全理事会一致通过第2532(2020)号决议，以支持上述呼吁。

附件28

厄瓜多尔常驻联合国代表路易斯·加列戈斯·奇里沃加的发言

[原件: 西班牙文]

主席先生, 首先, 我谨祝贺你担任7月份安全理事会主席。我还要突出强调法国在6月份所做的工作。

本月开始工作的最佳方式莫过于一致通过期待已久的关于冠状病毒病的第2532(2020)号决议, 对此我赞赏法国、突尼斯和安理会所有成员的努力, 这使国际社会在一周里表示的压倒性支持取得了成果, 这一切反映在厄瓜多尔共同发起的声明中, 该声明意在支持得到172个国家赞同的秘书长的停火呼吁。

我认为有必要强调, 该决议要求在所有情况下立即全面停止敌对行动, 并呼吁武装冲突各方立即实行至少90天的人道主义停火。

在当前全球卫生危机的情况下, 本组织所有成员及其所有机构, 尤其包括安全理事会, 都必须迎接这一生存挑战。为此, 必须确保在全世界实现停火。这就是为什么凭借第2532(2020)号决议, 安全理事会明确加入了抗击这一大流行病的国际努力。厄瓜多尔政府重申它全力支持联合国和会员国努力执行该决议。

主席先生, 在感谢你召开这次必要的辩论会的同时, 我还要强调秘书长安东尼奥·古特雷斯、红十字国际委员会主席彼得·毛雷尔和非洲联盟社会事务专员阿米拉·埃尔法迪勒·穆罕默德·埃尔法迪勒的通报。

在5月份关于在武装冲突中保护平民的辩论(见S/2020/465)中, 我们能够对COVID-19大流行病的破坏性影响以及保护人民生命、尊严和权利的必要性作出早期评估。但是, 今天的辩论也为我们提供了一个机会, 来确认和认识到大流行病加剧了实地的危机状况, 削弱了和平、稳定和安全。

就安全而言, 2020年应该是前后对照的一年, 因为这是审查建设和平架构的一年, 也是《行动十年》的第一年, 同时也是纪念联合国成立75周年的一年。事实上, COVID-19大流行病正在加速这一划时代的分裂。

我们只有一个选择; 我们必须学习和合作, 以变得更有韧性。这个问题不能仅仅成为这场辩论会的主题。安全理事会今后必须将大流行病的影响问题纳入其议程。

我们需要努力改善卫生系统和基础设施的安全条件。我们还需要在协调一致的国际应对措施上取得进展。我们必须永久保障冲突地区的人道主义准入渠道, 我们必须更加重视履行国际裁军承诺, 特别是核裁军承诺, 因为核武器的存在会带来人道主义后果和风险。

最后, 在纪念关于冲突对残疾人的影响的第2475(2019)号决议一周年之际, 我们必须确保安理会和国际社会给予特别关注, 尤其是在全球卫生危机的背景下, 例如由COVID-19造成的危机。

最后, 我重申, 多边主义和国际合作是维护稳定、和平与安全的最佳机制。

附件29

萨尔瓦多常驻联合国代表团的发言

[原件: 西班牙文]

萨尔瓦多认为, 安全理事会讨论国际大流行病和健康危机对国际和平与安全的影响, 以及联合国这个机构在这种危机情况下的预防冲突工作中应该扮演的角色和发挥的领导作用, 是非常适宜的。

健康危机可能导致或加剧不稳定, 进而可能逆转在发展、和平和人权方面取得的进展。艾滋病毒/艾滋病和埃博拉向我们表明, 当各国正处于向和平过渡的过程中, 或者在最坏的情况下, 正处于冲突中时, 其影响可能更加深远。这些后果也可能对社会的所有部门和层面产生影响, 因为如果处理不当, 它们会造成社会紧张局势以及政治和安全环境的恶化。

迄今为止, 冠状病毒病(COVID-19)已经影响了全世界1000多万人, 并且有50多万人已经死亡。被世界卫生组织列为大流行病的COVID-19是近年来最大的健康危机, 正如秘书长以前提到的, 也是本组织成立近75年来面临的最大挑战。因此, 它的影响比其他健康危机要广泛得多, 需要采取广泛和异常的措施。

出于所有这些原因, 萨尔瓦多认识到, COVID-19大流行病是一个前所未有的健康、社会和经济挑战, 也是对国际和平与安全的威胁, 需要本组织所有会员国和相关行为体做出创新和支持性的回应。

萨尔瓦多关切陷于冲突和其他人道主义危机中的妇女、儿童和所有平民的困境, 强烈支持全球停火, 以便向最弱势群体提供援助和保护, 从而减少COVID-19爆发的影响。在这方面, 萨尔瓦多听从了秘书长关于在全世界立即实现停火的呼吁。

我们欣见本组织大多数会员国接受了这一呼吁, 并欢迎这一行动所取得的进展。我们满意地注意到, 安全理事会最近通过了第2532(2020)号决议, 支持秘书长关于解决这一大流行病后果的呼吁。萨尔瓦多认为, 这一行动对那些遭受冲突后果之苦, 同时又迫切需要保健支持的人来说是一个充满希望的迹象。

萨尔瓦多和安全理事会一样, 认识到妇女在应对COVID-19的活动中, 以及在减少这一大流行病对人口中最弱势群体的负面和过度影响方面, 所发挥的作用。

我们强调维持和平行动值得称道的努力, 以及参与这些行动的10多万男女工作人员的辛勤工作, 他们与联合国系统其他行为体, 尤其是那些支持地方当局遏制COVID-19爆发的行为体, 开展密切合作。萨尔瓦多还赞扬为迅速适应不断变化的特殊情况作出努力, 以便完成各项分配的任务, 并协助预防、缓解和应对COVID-19的影响和后果。

我们支持秘书长在开展和平行动的地方采取的行动, 尤其是为了支持东道国采取措施减轻病毒的后果。我们认为, 必须继续加强对维和人员就COVID-19预防和传播相关问题进行的培训。

我们谨借此机会悼念最近丧生的和平行动人员，尤其是部署在联合国马里多层面综合稳定团绿眉翠鸠五营的卡洛斯·莫伊塞·纪廉·阿尔法罗中校，他为支持萨尔瓦多参与执行安全理事会在马里的任务而牺牲。

正如秘书长在最近的报告中指出，COVID-19大流行增加了萨尔瓦多等国面临的许多挑战。他在报告中强调了世界各地受到的经济影响，尤其是在受这场卫生危机冲击的发展中国家，具体表现是税收减少、生产力降低以及为应对这一大流行病的影响而作出可能导致债务增加的决定。

萨尔瓦多目前面临着重大的双重挑战——一方面要不懈努力抗击COVID-19，投入宝贵的资源来减轻病毒的影响，另一方面要应对热带风暴阿曼达和克里斯托瓦尔的后果。在这方面，我们强调，急需根据没有和平就没有可持续发展、没有可持续发展就没有和平的前提，制定具体建议，不仅要实现复苏，还要让我们走上实现《2030年议程》可持续发展目标的正确道路。

这次大流行病有可能增加人们对公共机构的不满，尤其是在公民认为当局应对不当的情况下。因此，社会分裂和动荡可能愈加严重，在脆弱的国家为非法团体创造沃土，导致他们在危机时期采取行动拖延和平进程和妨碍外交，并可能破坏或削弱对社会许多弱势群体的人权保护。因此，萨尔瓦多认为，必须开展讨论并立即采取行动，防止卫生危机因为经常会引发冲突的负面社会经济影响而变成安全危机。各国必须致力于多部门政策，包括社会和经济复苏计划，采取基于人权的办法，同时考虑到历来被排斥的群体、最弱势群体和面临多维贫困的人的需求。

必须确保和保障所有人——包括妇女、儿童、青年、老年人、土著人民、地方社区、残疾人和生活在弱势状况中的人——的粮食安全和营养，尤其是推动能够抵消COVID-19影响并促进消除饥饿的经济和社会政策。

各国、国际组织和其他相关行为体面临的挑战是，在缓解这场危机并从中恢复的过程中，执行寻求平等和不歧视的政策，为它们提供适当、有效应对全体民众——特别是最弱势群体——需求的机会。

纳入基于性别的方法和促进性别平等必须是COVID-19整个危机准备和应对周期以及迈向正常化的所有阶段的优先事项，以确保保护妇女和女孩并增强其权能，从而促进性别平等和性别公平。在这种危机状况下，妇女通过参与和代表权，制定走向正常化的政策，这对于公平、有效、高效地应对当前大流行病危机的各种影响至关重要。妇女在确保各级缓解危机和恢复政策涵盖性别平等视角方面拥有发言权。

同样重要的是，要制定措施，应对COVID-19对妇女身心健康的影响，这种影响是大流行病导致的负担加重、责任变多以及家庭暴力所造成的。

此外，新的复苏政策必须消除男女之间的数字鸿沟。技术还必须促进妇女获得信息、投诉和获得基本服务。此外，应该探索使用按性别和年龄分列的数据和基于性别的分析，以便在人道主义危机期间的缓解和规划措施中促进性别平等。

萨尔瓦多要借安全理事会本次公开辩论会的机会，感谢联合国系统通过人道主义国家工作队支持政府应对各种新出现的优先需求，如专科大医院和检疫中心，为防治COVID-19提供医疗用品、保护设备、检测和早期检测设备、卫生包、食品篮、基本必需品、补给系统和供水系统等。

最后，萨尔瓦多要指出，抗击这一大流行病需要在各级加强合作和团结，需要协调、包容和全面的国际对策，联合国系统要在其中发挥协调作用。为此，我们呼吁全体会员国继续支持联合国系统各专门机构的努力，尤其是一视同仁地为所有人平等提供应对措施和人道主义援助。

附件30

欧洲联盟常驻联合国代表团的发言

我谨代表欧洲联盟(欧盟)及其成员国作本次发言。候选国北马其顿共和国、黑山、塞尔维亚和阿尔巴尼亚，参与稳定与结盟进程的潜在候选国波斯尼亚和黑塞哥维那，以及乌克兰、摩尔多瓦共和国和格鲁吉亚均赞同本发言。

首先，我要感谢德国在这个对我们大家来说都是史无前例、充满挑战的时期主持安全理事会本次关于大流行病和安全的高级别公开辩论会。

自冠状病毒病（COVID-19）疫情爆发以来，已有快超过1000万个病例，50万人死于这种新病毒。病毒在全球范围内迅速传播，使各地医疗系统承受极大压力，尤其是各个系统本来就薄弱的国家。

我们注意到，COVID-19大流行以及埃博拉等其他疫情已引起全球对传染病跨境传播可能带来的威胁的关切。快速发展的复杂紧急情况——如COVID-19疫情——需要通过协调、合作以及有效使用我们的各种工具，以全系统和全社会的方式加以应对。

我们每天都看到，COVID-19大流行的直接和间接后果与原有的人道主义危机相互作用，使本已脆弱的局势、薄弱的治理和医疗系统更添复杂，对最弱势群体的影响尤为严重，因为他们无法获得基本服务和医疗保健，现在生计和社会保护又要受到影响。

在此困难情况下，联合国维和行动可在帮助当地社区防治这场大流行病方面发挥特殊作用。我们非常支持联合国采取有力和全面的办法，以确保在遏制疫情的同时，继续参与政治进程，维护稳定，保护平民。我们——欧盟和联合国——分享了在和平行动如何防治COVID19以及与脆弱社会互动方面汲取的经验教训，尽管这项工作仍处于起步阶段。我们计划召开一次欧盟-联合国-非洲联盟会议，以确保有关各方能更加有系统地分享所汲取的经验教训。

COVID-19大流行既是突发公共卫生事件，也是一场人类危机，给世界各地来之不易的建设和平成果带来巨大风险。失业、饥饿、恶性通货膨胀以及出行受限等情况导致一些脆弱或受冲突影响的国家社会动荡，暴力增多。COVID-19的蔓延以及遏制措施的后果给处境脆弱者造成严重影响。日益严重的精神健康和社会心理问题导致生活极不稳定，穷困潦倒。

预防暴力冲突与努力实现可持续发展、减贫以及保护人权和基本自由之间有着密切的联系。欧盟支持联合国秘书长努力协调联合国整个系统的应对工作，并欢迎他在涉及COVID-19影响的政策文件中提出全面建议。如欧盟外交与安全政策高级代表何塞普·博雷利所重申的那样，我们全力支持秘书长呼吁全球停火，更好地进行重建。

全球各地有好几百万人生活极为困苦。我们预计，在目前情况下，人道主义需求只会继续增加。《2020年全球人道主义概况》预测，今年将是特别困难的一年，预计将有1.68亿人需要288亿美元的人道主义援助。如今，也就是五个月后，由于与COVID-19相关的人道主义需求加剧，所需资金急需增加67亿美元。目前需要人道主义援助的人已超过1.8亿如果我们要确保最弱势群体的基本需求得到满足，全球团结互助至关重要。

欧盟及其成员国鼓励各方共同应对COVID-19危机。如果应对得当，这场危机也可能为推进和平进程以及多边主义带来机遇。这一挑战有可能创造

条件，促使冲突各方参与谈判，从而为冲突的转化提供机会。我们必须准备抓住这些机会，同时促进以基本自由和人权为导向的可持续复苏，加快实现可持续发展目标和《巴黎协定》的宗旨。现在是加强合作，结束冲突的时候了。

我们支持联合国在紧急情况下发挥核心协调作用，并欢迎联合国采取协调一致的办法支持《2019冠状病毒病全球人道主义应对计划》，以确保最有效和最高效地开展人道主义应急工作。我们还鼓励与其他相关行为体——如红十字与红新月运动以及国际非政府组织、地方执行者和民间社会组织——建立牢固的合作关系。

鉴于这场危机对社会经济的长期影响，在设计和执行应对措施时，必须将人道主义工作、发展与和平紧密联系起来，使其与联合国改革相一致。这一点也应在联合国各基金和方案执行局的工作中得到体现。

在全球应对这场新的大流行病的过程中，欧盟及其成员国一直站在最前沿。根据”欧洲同舟共济”的方针，我们为全球防治COVID-19及从中复苏筹集了360多亿欧元的一揽子资金，其来源为欧盟、其成员国和金融机构的捐款。这一揽子资金正在支持并将继续支持伙伴国应对COVID-19大流行的直接人道主义后果及其对健康和社会经济的影响，加强伙伴的医疗系统及其防备和应对疫情的能力，包括帮助受到冲突影响、流离失所的群体。

我们正在调整现有方案，以便帮助有关社区应对这场危机的后果，并减轻其对安全的影响。例如，欧盟最近启动了一个1000万欧元的项目，旨在于COVID-19危机期间维持和加强撒哈拉以南非洲的儿童保护机制。

欧盟还建立了临时的人道主义空中桥梁，以方便将防治COVID-19的紧急物资和人道主义援助工作者运往世界各地疫情最危急的地方。

欧盟还于5月发起了全球应对COVID-19认捐“马拉松”。自6月27日的认捐活动以来，这场认捐“马拉松”至今已筹集159亿欧元，这些捐款将用于加快开发和推广有效的治疗方法、诊断工具和疫苗，以造福全人类，并为解决这场危机的社会经济影响提供支助。我们认识到，广泛开展COVID-19免疫接种和治疗工作是一项全球公益事业，因此，我们呼吁普遍、公平地获取和分配疫苗、治疗方法和诊断工具。

今年，我们庆祝联合国成立七十五周年。当今世界，很多人继续因冲突、贫困、气候变化和自然灾害以及COVID-19而流离失所，这一现状严酷地提醒我们，联合国依然有其存在的价值。

我们充分赞扬并高度赞赏秘书长发挥领导作用，为应对COVID-19大流行这一多层面问题提出多项举措。我们重申，我们支持世界卫生组织在协调和执行全球公共卫生应急措施、确保遵守《国际卫生条例》以及帮助最脆弱不堪的国家等方面发挥作用。

尽管今天绝大多数人道主义需求的起因可追溯到冲突局势，但是COVID-19加剧了现有的需求。欧盟及其成员国重申，必须确保充分遵守国际法，包括国际人道主义法、国际人权法以及国际难民法。

迅速、安全和畅通无阻的人道主义准入依然至关重要，关键人道主义物品和人员在国内和跨界的自由通行以及人道主义和保健工作者的安全、安保以及保护也始终举足轻重。欧盟及其成员国继续站在倡导这项工作的前沿。

COVID-19不仅带来一场全球卫生危机，而且严重影响对平民的保护，加剧现有的弱势。这场大流行病及其社会经济后果给妇女、儿童和老人获取保健服务、也给所有处境脆弱者带来不合比例的影响。继续一视同仁地提供安全、优质、有效并且负担得起的保健服务、包括性保健服务和生殖保健服务在COVID-19期间尤其重要，从而努力不让任何人掉队，各项人权得到充分尊重。

妇女和儿童更易受到性暴力和性别暴力方面的直接保护风险或者不平等分担责任的影响。COVID-19期间学校关闭妨碍了优质教育的开展。与此同时，在保健工作者中占多数的妇女一直站在应对工作的一线，并且将是社区恢复的栋梁。她们的作用必须得到更多的认可与宣传。

要保护所有人可能享有的最高健康标准的权利，就需要获取可靠的信息。必须赋予民众保护自身和他人健康的权能。在这方面，误导或错误的信息可危及生命。因此，至关重要的是要坚决反击错误信息，通过透明、及时并且基于事实的沟通，提高社会的复原力，同时有力保障表达自由，包括寻找、接受以及传播信息的权利。

我们还赞同秘书长呼吁采取精神健康和心理社会支助方面的行动，以确保这个部分充分纳入应对COVID-19的工作，帮助民众更好地应对危机。

通过参与式的过程、社会的包容以及社区参与来增强复原力对于成功地应对这场大流行病至关重要。

全球卫生与全球安全齐头并进。通过妥善协调与领导、遵守国际卫生规章以及全球卫生综合对策与包容，就有可能高效地应对疫情爆发。

我们能够从突发卫生事件和不安全带来的各种危险中恢复，但是必须采取一种协调一致的联合国一体化做法。欧盟继续大力支持以一个有成效、高效率的联合国为核心的全球治理体系。联合国可以指靠我们继续支持。

附件31

格鲁吉亚常驻联合国代表卡哈·伊姆纳泽的发言

首先，我谨衷心感谢主席国德国举行今天及时和必要的公开辩论会。还请允许我真诚感谢各位尊敬的通报人富于见地的发言。

格鲁吉亚赞同欧洲联盟观察员提交的发言（见附件30）。请允许我以本国代表的身份补充几点意见。

今天，我们正面临联合国历史上一场空前的全球卫生危机。冠状病毒病（COVID-19）的大流行在全世界造成破坏，影响联合国的所有三个支柱，即：和平与安全、发展以及人权。迄今，可怕的病毒已导致50多万人死亡，撕裂社会，使全球经济陷入严重衰退。在这种史无前例的时刻，格鲁吉亚向所有正在抗击COVID-19大流行病的国家表示声援，并向他们遭受损失表示衷心慰问。

但是，最坏的情况尚未来到，特别是如果我们继续蔑视导致当前卫生危机的国际安全背景。武装冲突的根源加剧、国内和国际解决冲突的努力受阻以及不实信息迅速扩散，这些我们已在世界各地看到的现象都是潜在安全动乱的明显前兆。因此，应下定决心、通过包容性的多边合作来应对这些挑战，此外别无它选。

为此，第一步必须是我们坚决支持并且严格执行秘书长立即全球停火的呼吁，从而平息世界上所有受冲突影响角落的枪声，使畅通无阻的人道主义准入成为可能，接触到社会最脆弱的群体，包括妇女、儿童、老人、被迫流离失所者以及残疾人。昨天安全理事会通过第2532 (2020)号决议支持秘书长的呼吁，这是这方面令人鼓舞的事态发展。

我们认为，安全理事会将以国际安全为侧重点，处理全球突发卫生事件的问题。鉴于过去曾有安全理事会介入严重急性呼吸系统综合征、艾滋病毒/艾滋病以及埃博拉病毒病等演变为全球卫生风险的流行病的例子，这一点同样具有现实意见。因此，安理会成员亟须团结起来，领导国际上切实落实秘书长的呼吁。

在这个紧要关头，重申我们坚决恪守《联合国宪章》所载的原则尤其重要，不这样做有可能给国际和平与安全造成无法挽回的破坏。从格鲁吉亚的角度来说，这个结论似乎特别确凿无疑。在着力抗击大流行病的同时，我国还深受无视基于规则的多边秩序所致消极影响的困扰。尽管格鲁吉亚政府与各种伙伴及国际组织合作，做到有效应对病毒在国内的蔓延，但是我们的主权与领土完整却成为安全理事会常任理事国中的一个系统侵犯的目标。

具体而言，俄罗斯联邦蓄意加紧对格鲁吉亚使用混合战争工具，编造宣传谣言，不断攻击在格鲁吉亚抗击COVID-19蔓延工作中发挥关键作用的格鲁吉亚国家疾病控制和公共卫生中心实验室中的一个，即Richard Lugar中心。起初，俄罗斯荒诞地声称，格鲁吉亚政府在被占领的茨欣瓦利地区人为扩散COVID-19，收集该地区居民的生物样本，这实际上起到了破坏当地民众对格鲁吉亚政府信任的作用，这正是另一个目标，即在实地制造有管理的混乱。我们强调，俄罗斯方面的这种误导信息战是对保护格鲁吉亚民众健康和国家安全的一种公开攻击。

更有甚者，无论是这场大流行病、还是秘书长立即全球停火的呼吁，均未阻止俄罗斯占领国政权继续在沿格鲁吉亚被占领的阿布哈兹和茨欣瓦利地区/南奥塞梯两地占领线一带安装铁丝网和所谓边界标识或挖掘所谓防火渠的非法进程。最近的一个例子是，这些非法行动在被俄罗斯占领的阿布哈兹和茨欣瓦利地区/南奥塞梯地区附近的多达14个村庄同时进行。

更糟糕的是，由于采取关闭俄罗斯占领线沿线所谓过境点这一不负责任和不人道的做法，居住在被占领地区的民众，包括儿童、老人、慢性病患者和免疫系统受损者，仍然被剥夺获得紧急护理和医疗后送的机会。因此，由于俄罗斯占领政权拒不准许对有需要的民众进行医疗后送，自2019年9月关闭茨欣瓦利地区/南奥塞梯占领线以来，格鲁吉亚族人的死亡人数已上升至14人。

在结束发言时，我谨呼吁国际社会敦促卷入武装冲突或在冲突地区实施有效控制的各方立即确保无条件地彻底消除任何阻碍因素，允许向生活在受冲突影响地区、首先是格鲁吉亚被占领地区的平民有效运送紧急人道主义援助物资以及让这些平民获取这种援助物资。

就格鲁吉亚而言，我们重申对《联合国宪章》所载原则的坚定承诺，随时准备为旨在加强基于规则的多边合作以抗击这场大流行病和消除其负面影响的集体努力作出贡献。我们敦促安全理事会更详细地审议全球卫生安全问题。

附件32

危地马拉常驻联合国代表团的发言

首先，危地马拉感谢安全理事会主席国德意志联邦共和国召开本次关于大流行病与安全的重要虚拟公开辩论会。本次辩论会是一次机会，以便就国际卫生威胁和大流行病的影响以及安全理事会在维护和平与安全方面的相应作用交换意见。

众所周知，世界正面临冠状病毒病(COVID-19)疫情引起的人道和社会危机的空前影响。在这个充满挑战的时期，必须在重振多边主义的基础上作出协调反应，而在这种多边主义中，国际合作必须是一个优先事项。

危地马拉作为一个中美洲国家，也受到了COVID-19疫情的影响。这一情况提醒我们，在区域层面应对这一全球卫生紧急情况至关重要。

第一，自这场疫情开始以来，危地马拉政府与中美洲区域各国建立了协调机制，以避免这场疫情及其有害蔓延造成的后果。我们首先关注最弱势群体:老人、妇女、儿童、残疾人、移民和土著人民。

第二，尽管我国政府作出了这些努力，但这场疫情仍给卫生系统造成了不利影响。世界上没有哪个国家完全准备好面对COVID-19的影响。这场疫情揭示了我们的弱点，但也证明，人类如果休戚与共和团结一致，就能把最糟糕的情况变成富有希望的情形。危地马拉坚信，以通过多边主义建立的有效和协调的伙伴关系为基础的国际团结，是应对COVID-19疫情及其广泛负面影响的关键工具。只有通过相互合作，我们才会找到全面的复苏对策。我们感谢若干伙伴、特别是欧洲联盟和德意志联邦共和国在这个前所未有的时期提供的合作。

第三，作为一个部队派遣国，我们认为维和行动在刚摆脱冲突的国家发挥着至关重要的作用。在许多维和行动中，速效项目会有助于当地社区满足民众即期需求。医院、学校和急救卫生中心可以提高东道国、特别是卫生系统薄弱的东道国的能力，以便在全球危机时期履行任务授权。

第四，没有任何约定俗成的办法来应对像目前影响我们所代表的人民的基本资产——人权、生命和健康——这种前所未有的情势。在此情况下，必须建立社会保护机制，以便向最弱势者提供紧急援助，优先满足他们的需求。在这方面，联合国国家工作队以及国家机构也可以通过规划、监测和提供充足援助发挥重要作用。

在我国危地马拉，妇女是促进变革的力量，她们作为家庭和社区空间中的主要照顾者，以及作为卫生、社会工作和人道主义援助等部门的工作人员和专业人员，在抗击COVID-19疫情方面发挥着不可或缺的作用。

最后，危地马拉高兴地联署了秘书长发出的要求全球停火的呼吁。这也是一个要求进行反思的呼吁，它提醒我们，各国必须发扬休戚与共的精神。这一休戚与共的精神必须坚固，因为当今世界应当只有一场斗争:我们共同抗击COVID-19的斗争。

附件33

印度常驻联合国代表团的发言

我们感谢安全理事会主席、德国的克里斯托夫·霍伊斯根大使召开今天关于冠状病毒病(COVID-19)疫情对国际和平与安全的影响的重要讨论会。

我们还祝贺德国担任7月份安全理事会主席。秘书长安东尼奥·古特雷斯、红十字国际委员会主席彼得·毛雷尔和非洲联盟社会事务专员阿米拉·埃尔法迪尔·穆罕默德·埃尔法迪尔所作的通报对这场疫情的各个层面进行了有益的介绍。

COVID-19造成了我们这代人以前未曾经历过的特大规模的全球性破坏。这场疫情的破坏性效应仍在呈现，其影响将是深刻和多层面的。然而，我们需要记住，COVID-19首先是一场卫生危机，具有深远的经济和人道主义影响。它并非首先是一个国际和平与安全问题。我们需要铭记这一方面。

大流行病会加剧武装冲突的人道主义后果。它们还会阻碍解决冲突及维护和平与安全的传统工具，包括联合国维持和平及建设和平行动。

因此，安全理事会在这方面的努力必须侧重于消除这场危机对维和特派团的运作造成的影响，以及确保和平进程持续不断。联合国维和特派团的业务能力已经受到影响，这在很大程度上是因为采取措施限制病毒传播，例如对通行和部署实施了限制。

尽管有这些限制，但我们欣慰地看到，维和特派团正在调整和更新应急计划，以确保特派团人员的安全，保护特派团继续开展关键行动的能力，帮助遏制和减缓病毒蔓延，并继续履行至关重要的任务授权。同样重要的是，维和特派团还在帮助东道国应对COVID-19疫情，包括治疗病人、与地方当局一起开展能力建设活动、提供后勤支助、提高认识和分发医疗设备。

印度作为在派遣维和部队、包括女性维和人员方面领先的国家，自豪地参加了COVID-19救济努力。印度刚刚响应秘书长提出的关于立即更新联合国维和特派团医疗设施的要求，同意向联合国组织刚果民主共和国稳定特派团设于戈马的军事医院和联合国南苏丹特派团设于朱巴的军事医院部署更多医疗人员和设备。

在和平进程或过渡正在进行的局势中，因COVID-19疫情而实施的限制可能阻碍了进展，包括通过推迟选举这样做，从而可能丧失在疫情爆发前数月里取得的脆弱成果。然而，我们应注意不要夸大这个问题。事实上，我们有理由抱着一些希望。在面对面会议和互动受到限制的情况下，更多地使用技术平台有可能带来新的机会，加强和平进程的包容性，包括让妇女和青年参与。

即使在世界团结起来应对这一挑战的情况下，对国际和平与安全的最严重威胁依然是恐怖主义及其支持网络。恐怖团体会利用当前的疫情，趁政府将注意力和资源转向他处，发动新的攻势。恐怖分子和恐怖实体还在其激进化和招募活动中加入了与COVID-19有关的宣传。受病毒危害最严重的社会阶层很容易成为招募对象。各国政府的封闭措施以及执行隔离法的做法遭负面解读，开始成为恐怖分子宣传中的一项主要内容。我们必须对此类趋势时刻保持警惕。

使健康危机转变为安全危机的“触发因素”是什么？这是为本次辩论会分发的综合概念说明（S/2020/571，附件）中列出的主要问题之一。我们认为，

某些人试图在健康危机期间利用公众的恐惧感和焦虑感，在所有社区和国家之间制造不信任和敌意，这一邪恶念头是其中的“触发因素”之一。

因此，我们面临的“信息疫情”与COVID-19疫情一样致命。假新闻、编造的媒体资料和虚假叙事向病毒一样四处扩散，有可能在许多地区造成社会分裂和不稳定。我们需要强有力的国际承诺，以打击这一祸害，同时保护民众在信息充足的情况下公开发表言论的空间。在此情况下，印度欣然与一个跨区域小组的其他成员一道，在联合国就COVID-19背景下持续出现的“信息疫情”发表联合声明。

另一个重要问题是，如何尽量减轻大流行病对最弱势群体——包括武装冲突局势中的最弱势群体——的负面影响。妇女在全球医疗保健队伍中占比超过一半，她们作为医疗专业人员、急救工作者、护理人员和其他必要人员，勇敢地在第一线服务。尽管如此，COVID-19大流行对妇女和儿童造成了格外严重的社会经济影响。我们必须确保疫情应对措施能够保护最弱势群体。

当然，还有其他一些问题同和平与安全不直接相关，可能不会诱发这方面问题。在我们改进应对疫情的集体对策时，我们应该学习彼此的最佳做法和经验。除非我们都安全，否则谁也不会安全。我们必须继续共同努力规划安全持续的经济复苏和增长、有韧性的重要供应链以及疫苗和治疗办法的迅速开发和传播。

尽管疫情在继续，全球供应链网络面临各种挑战，但印度仍继续满足全球各种疫苗需求的60%以上，是儿基会和联合国人口基金等联合国实体的主要供应方。我们还承诺向疫苗联盟“Gavi”捐资1500万美元。

在印度继续满足因应对疫情给十亿人口造成的后果而产生的各种巨大需求的同时，我们继续向世界各地的伙伴伸出援手，这符合我们文明视世界为一个大家庭的信仰。我们的做法是，与伙伴们分享我国现有的药品库存，并向120多个国家派遣医疗队。我们还在我国所在区域制定了共同的应对策略。

印度-联合国发展伙伴关系基金正在迅速开展工作，支持一些国家的COVID-19防治项目，因为它们需要此类援助。这些项目包括提供医疗设备、建设医疗保健能力、减轻社会经济影响以及促进变革性复苏。

最后，从这一前所未有的全球遭遇中得出一个重要启示：COVID-19大流行带来的各种复杂挑战表明，只有在我们的进程和机构反映当今现实的情况下，我们集体应对此类危机的努力才会有效。这一刻提醒我们，必须努力实现这样一个目标：改革和重振多边主义，使其适于应对当今挑战之所需。

附件34

爱尔兰常驻联合国代表团的发言

冠状病毒病（COVID-19）是一个规模和影响均前所未有的全球性挑战。必须共同应对。因此，爱尔兰感谢德国将这一给国际和平与安全造成重大影响的重要问题提交安全理事会。安理会昨天一致通过第2532（2020）号决议，坚定支持秘书长呼吁全球实行停火和人道主义暂停，我们也就此向法国、突尼斯和安理会所有成员致贺。

在这场危机爆发之前，由于冲突这一主要因素，世界已面临创纪录的人道主义需求。COVID-19使前景变得更加艰难而复杂。除了眼前的健康危机，我们还非常关注这场危机的次级影响，尤其是COVID-19将造成的巨大经济冲击。

在冲突局势中，人道主义准入是一项重大挑战，这场大流行病加剧了这一挑战。各国必须采取措施限制出行，以防止COVID-19蔓延，但我们应确保这些措施不会影响人道主义或医护工作者帮助最需帮助者的能力。在疫情之前受冲突影响最大的那些人——即境内流离失所者、难民和移民工人——在疫情期间受到的冲击也最大。如果民众得不到医护和人道主义工作者的帮助，疫情就不可能得到防治。我们看到，在冲突仍在继续的情况下，防止疫情蔓延、减轻其影响以及保护平民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具挑战性。

灾害和危机极难预测。如果国家和地方系统没有做好应对危机的准备，那么个人和社区的脆弱性就变得更加明显。危机导致基本医疗保健服务需求猛增，这往往使医疗系统不堪重负，以至无法提供必要服务。

政治动荡和治理不善等诱因通常会导致社会对执政的强权人物信任崩溃，在最坏的情况下，还可能导致爆发暴力事件，最终导致安全危机。可以通过审视刚果民主共和国东部埃博拉疫情的防治工作，汲取与这种信任崩溃有关的经验教训。让社区、有影响力的人物和民间社会参与进来对于结束那场危机至关重要，彰显了以社区办法应对危机的重要性，尤其是在冲突局势中。

COVID-19增加冲突风险，同样，它也给当前的和平与危机管理工作带来重大挑战。爱尔兰坚决支持秘书长呼吁全球尽早在疫情期间停火。尽管出现了一些冲突趋缓的初步例子，但在许多其他情况下，冲突仍在继续，甚至有所加剧。COVID-19减缓了也门和南苏丹和平协议的执行进度。爱尔兰呼吁安理会以更大力度支持所有联合国特别代表和政治特派团、区域组织、国家行为体以及当地社区建设和维护和平的工作。

为防治COVID-19，我们必须认识到各种相互关联的复杂情况，在这些情况下，制定以地方自主为核心内容的协调一致的应对措施将是关键。爱尔兰一直大力支持联合国努力使自己变得更加协调一致。世界卫生组织（世卫组织）对各国COVID-19疫情防治工作的指导、其在整个危机中的全球协调努力以及对最脆弱国家的援助都至关重要。认识到这一点，爱尔兰今年将其对世卫组织的捐款增加了三倍，以体现我国在公共卫生系统欠发达国家防治COVID-19方面所承担的全球责任。

在考虑疫情与安全之间的联系时，我们也必须意识到，疫情使其他风险和压力倍增。全球变暖和栖息地的破坏是增加卫生危机风险的因素之一。COVID-19给本已脆弱的地区增添了压力，例如东非，那里现有的挑战已经因为气候变化的影响和蝗灾而加剧。

联合国常务副秘书长阿米娜·穆罕默德强调，妇女和女童更容易受到疫情的影响，但也指出了妇女和青年支持所在社区开展有效应对的潜力。在刚果民主共和国、塞拉利昂和利比里亚的埃博拉应对行动中，有许多这样的例子。在冲突和脆弱环境中支持地方自主权、改善领导和扩大包容性，并特别关注性别平等和青年，对于有效应对COVID-19并从中恢复至关重要。爱尔兰在妇女与和平与安全议程方面的工作体现我们对妇女的支持以及她们在疫情防治工作和安全中发挥的关键作用。

在COVID-19疫情下，全球人权和基本自由为拯救生命而受到了前所未有的限制。然而，实施紧急措施不应损害人权，人权仍须是全球抗疫工作的核心。早期证据表明，COVID-19疫情正在加剧对某些群体现有的社会排斥趋势，从而增加他们的脆弱性。我们正在看到令人担忧的趋势，例如老年人、残疾人，男女同性恋、双性恋、跨性别者、性别奇异者和双性者群体的成员以及少数民族正在受到格外严重的影响。当前的应对和恢复努力以及未来的政策和方案必须侧重于建设一个宽容、尊重人类多样性、具有复原力和可持续性的更加包容的未来。

COVID-19给维和特派团带来独特而复杂的挑战。联合国特遣队必须继续保持平衡，在完成任务相关行动要求的同时对东道国及当地民众保持敏感。至关重要的是，联合国必须被视为解决办法的一部分，而不是问题的一部分。从保护平民的角度看待疫情也很重要。对爱尔兰来说，这并不单单意味着联合国维和行动继续开展行动，确保弱势人群的人身安全。显然，这种行动必须继续。而是说，特派团必须利用所有能力，包括战略通信、外联和接触、军民合作、医疗资产和主要领导人的接触，以全面和综合的方式解决保护平民方面的关切。

附件35

伊朗常驻联合国代表马吉德·塔赫特·拉万希的发言

某些高死亡率疾病的严重疫情会给冲突局势造成安全影响。一个例子是冠状病毒病（COVID-19）疫情在本地区各冲突局势中——从也门到巴勒斯坦到叙利亚——的影响。

在这些国家，疫情导致社会经济局势恶化，对冲突降级努力及和平谈判造成了负面影响，并给现有问题火上浇油，使总体局势进一步复杂化。

正如联合国驻也门的官员所说，在这个已在经历世界上最严重人道主义危机的国家，病毒造成的死亡人数可能会超过过去五年来战争、疾病和饥饿致死人数的总和。

与此同时，由于安全理事会在对抗外国对这个国家的侵略方面无所作为，侵略者变得胆大妄为，甚至利用COVID-19疫情来升级空袭以及加紧围困向需要帮助的民众运送人道主义援助的港口和机场。这些非法措施只能被称为战争罪，必须加以防止。

在巴勒斯坦，以色列政权继续对加沙地带实施已经持续十多年的封锁——即便是在冠状病毒疫情期间——导致当地本已脆弱的人道主义局势进一步恶化。

在叙利亚——由于恐怖分子战败、政府恢复对其领土的控制，该国许多地区的局势本来正在改善——COVID-19疫情相对减缓了流离失所者回返和重建努力的步伐。然而，由于安理会某常任理事国对叙利亚人民实施非法单方面制裁的不负责任的政策，那里的人道主义局势出现了恶化。

作为冠状病毒疫情最严重的国家之一，作为美国最不人道制裁的受害者之一，伊朗伊斯兰共和国充分意识到，这种制裁极大地阻碍目标国家采取国内应对措施，使之无法有效防止病毒的传播。

实际上，这种非法制裁阻碍人道主义物资特别是医疗设备和药品的进口。这主要影响到病人——每个社会最脆弱的组成群体。仅此一点就表明这种制裁是多么不道德、不人道、不合法，特别是此时整个世界都面临着这种针对整个人类大家庭的高度传染性病毒，而击退病毒的唯一方式就是团结行动和协调一致的国际合作。

此外，它表明，在当前涉及所有国家的前所未有的全球卫生危机之下，实施单方面制裁违背人类的共同利益。

尽管国际社会，包括秘书长、联合国人权事务高级专员和其他一些国际政要，以及许多前任和现任男女政治家、议员、宗教领袖、学者、非政府组织和民间社会机构强烈呼吁立即解除这些非法制裁，但其实施仍在继续。

此外，必须铭记，对也门和加沙地带的不人道封锁等措施，以及实施非法单方面制裁，如最近对叙利亚实施的制裁，不仅会导致致命疾病的传播，还会导致冲突局势恶化。

必须应对冲突局势中某些高死亡率疾病严重疫情的影响，同时绝不能忽视单方面制裁的不道德和不人道性质及其在扩大疫情和加剧冲突方面的影响。

附件36

意大利常驻联合国代表团的发言

意大利赞同欧洲联盟观察员提交的发言（见附件30），以及代表以团结促进全球卫生安全之友小组所作的发言（见附件54），并希望以本国代表名义补充以下意见。

冠状病毒病(COVID-19)疫情首先是一场全球卫生危机，需要采取协调一致的多边应对措施。从一开始，意大利就大力支持这种集体办法，积极倡导建立国际联盟，推进疫苗研究，并保证疫苗的快速开发和公平分配。我们自豪地与欧洲联盟和其他主要伙伴国家合作，共同发起了5月4日和随后6月27日的“冠状病毒全球应对措施”认捐会议，筹集了近160亿欧元，用于普及和公平提供用以抗击COVID-19的疫苗、治疗和诊断。我们也是“获取COVID-19工具加速计划”的创始人之一，并且通过Gavi疫苗联盟和预先市场承诺成为了COVID-19疫苗全球获取机制的主要捐助者之一，该机制将确保发展中国家获得疫苗。

与此同时，全球保健是和平、稳定以及繁荣的一个先决条件，因为它与和平-人道主义-发展这三者之间的关联彼此互动。COVID-19大流行病不仅惨重影响公共健康，给全球的人权和社会经济状况造成深远后果，而且也严重加剧当前维护国际和平与安全所面临的威胁。在武装冲突肆虐或者受政治不稳定影响的国家，这场大流行病的影响导致局势恶化，阻碍人道主义援助的运送，并且加剧当地民众的痛苦。

为此，在世上各种热点地区，冲突方应听从古特雷斯秘书长全球停火的呼吁—意大利完全支持该呼吁—齐心协力抗击病毒。本着这种精神，我们欢迎昨天通过第2532 (2020)号决议，要求全面和立即停止安全理事会议程上各种局势下的敌对行动，并表示支持秘书长在这方面所做的各种努力。持久的人道主义暂停对于促成安全、畅通无阻和持续地运送人道主义援助、特别是对弱势群体、难民以及流离失所者的援助实为至关重要。

在这种困难的情况下，联合国的维持和平行动要发挥特殊的作用，支持当地社区应对大流行病。意大利高度赞赏秘书处落实各种措施和程序以减轻COVID-19影响、保护维和人员和当地民众的工作。

现在，我们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加需要继续履行对和平行动的承诺。维和特派团人员不足、无法完成授权任务将危及当地民众和特派团的工作人员。意大利与欧洲联盟的伙伴一道，完全确认了以部队和警察派遣国身份做出的各项承诺。此外，联合国驻黎巴嫩临时部队中的意大利特遣队一直为当地的保健服务提供医用设备，从而直接为减轻病毒的影响做出贡献。这表明，和平行动如何能够充当维护和平与稳定的一个灵活的工具，秘书长的“以行动促维和”倡议如何已成为推进联合国维和特派团现代化的一个重要步骤。意大利欢迎秘书处采取主动，再次把“以行动促维和”作为现阶段的优先事项，同时更有力地侧重于安全、安保、绩效以及保护，特别是在涉及冠状病毒防范、遏制以及公共健康支持的那些方面。

在评估大流行病与安全这两者之间的互动时，我们还必须考虑冠状病毒对粮食保障的影响。在当前这样的紧急情况下，所有人可获得充足的安全并且有营养的食物至关重要，我们必须尽我们所能，保持贸易通道开放和供应链正常运作，同时采取举措，为社会中最贫穷和最脆弱的民众获取食物提供支持。

本着这种精神，意大利承诺支持联合国粮食及农业组织（粮农组织）、国际农业发展基金、世界粮食计划署以及所有相关的联合国行为体努力防止全球粮食危机。意大利还倡导通过粮农组织建立一个反饥饿粮食联盟，以调集专长，提供政策支持，开辟对话的空间，并且倡导那些侧重于建立更有复原力并且更具可持续性的粮食系统的举措。

最后但绝非最不重要的是，这场大流行病提醒我们充分落实妇女与和平与安全议程的重要性。健康危机的结果是，妇女和女孩尤其容易遭到性暴力和性别暴力的侵害和不平等地分担责任。与此同时，妇女在保健工作者中占多数，她们一直处在应对工作的一线，并且将是社区恢复的栋梁。这场大流行病要求我们为了所有人的和平与繁荣，坚定我们对于实现性别平等的承诺，确保妇女切实参与决策进程。

附件37

日本常驻联合国代表石兼公博的发言

我谨高度赞赏主席国德国举行今天关于大流行病与安全问题的公开辩论会，这对安全理事会、联合国以及世界来说是一个及时和重要的话题。

冠状病毒病（COVID-19）大流行带来的不仅是一场健康危机，而且也是全世界人的安全的一场严重危机。尽管全球许多国家做出不懈努力，该疾病仍在继续跨界、在最脆弱的群体中蔓延，不仅破坏社会的安宁，而且影响国际和平与安全。

首先，全球精诚团结抗击人类这种看不见的敌人非常重要，这一点再怎么强调都不为过。日本欢迎通过应对COVID-19的第2532 (2020)号决议，期待它得到有关各方的充分遵守。现在不是人们彼此争斗的时候，而是团结一致打击共同敌人的时候。这就是为什么日本有力支持秘书长呼吁全球停火，也是为什么我们共同发起支持该呼吁的声明，已有172个会员国和观察员加入我们的行列。这项表示支持的声明指出，我们必须“动员一切努力，拯救生命，减轻我们各国人民遭受的社会和经济破坏”。该声明还回顾了在《联合国宪章》中所载的义务，即：通过和平手段解决国际争端，这比爆发军事冲突之后呼吁停火要好得多。

在当前情况下，我谨尤其强调法治和依据国际法和平解决争端的重要性。在严峻挑战要求我们表现出团结之时，利用当前的危机、企图通过单边措施改变现状是不合时宜的。必须避免胁迫行为，因为它们难免分散当前打击我们共同敌人COVID-19的注意力。我们期待有关各方在全球停火呼吁的基础上更进一步，采取措施，稳步走向和平解决各种争端。

COVID-19严重影响社会的和平，给民众、特别是最脆弱者的生存、生计以及尊严构成多方面威胁。除非我们确保人的安全，恢复我们社区的和平，否则我们无法指望群体之间、包括国家之间保持稳定的关系。人的安全要求采取以人为本的全面、针对具体情况并以预防为导向的对策，加大对所有人和社区的保护力度，增强其权能，不让任何人掉队。健康是人的安全中最根本的要素，日本长期倡导全球健康议程，其中包括防治传染病和支持全民健康覆盖。

世界各地对秘书长的联合国75周年调查的反馈清楚地描绘出COVID-19期间和之后人们的优先事项：首先，普及保健；其次，加强民众和国家间的团结；以及第三，重新思考全球经济，以防止不平等。COVID-19彰显出，通过增加合作和扩大伙伴关系来实现人的安全，从而不让任何人掉队，对于今天和日后至关重要。

日本响应联合国的人道主义援助呼吁，早在3月份就决定通过六个国际组织，为医务专业人士和其它方面提供约1.4亿美元的技术和其它援助。4月份，日本又决定提供超过14亿美元的额外援助，以提高保健和医务领域的能力，增加医用和其它物资向发展中国家的流动，以及支持包括妇女和女孩在内的弱势民众。日本在6月份的全球疫苗首脑会议上认捐3亿美元，以加快速度获取疫苗。

秘书长4月份向安全理事会通报时指出，COVID-19带来的第一个紧迫风险就是人们对公共机构的信任削弱，“特别是如果公民认为当局处理不当或是在危机的广度上不透明”。除非人们对政府信任且彼此信任，否则一个社会既

不可能和平，也不可能具有韧性。疫情使这种信任受到威胁，尤其是在本已脆弱的受冲突影响的体制薄弱的国家。

无论是在安全和司法部门还是在社会经济领域，有效、负责和包容的机构都有助于加强政府的信誉，减少脆弱性，确保人的安全并增强人们对政府尊重其尊严的信心。在对联合国建设和平架构的持续审查中，可考虑更加注重体制建设，包括加强安全理事会与建设和平委员会之间的合作，为受冲突影响的国家提供更有效的全系统支持。

最后，我要强调指出，抗击疫情需要加强国际合作与团结以及全面、协调的国际对策。它还要求联合国在这一努力中发挥中心作用。

附件38

肯尼亚常驻联合国代表拉扎鲁斯·阿马约的发言

肯尼亚赞扬德意志联邦共和国常驻联合国代表团提出全球大流行病及其对安全包括卫生安全的影响问题，供安全理事会审议。我们还欢迎安理会于2020年7月1日一致通过关于冠状病毒病（COVID-19）的第2532（2020）号决议，并感谢法国和突尼斯经过旷日持久的谈判为取得这一成果所作的不懈努力。

COVID-19疫情还在持续，全球各国政府都在采取措施应对大流行对本国民众造成的空前的政治和社会经济影响。对于大多数国家而言，挑战是多方面的。此外，在从冲突到和平的所有阶段的各种情况下，人们都在努力使曲线趋于平缓。这些挑战的多样性确实是对国际危机管理工作的考验。我们需要迅速采取行动，共同行动。

秘书长安东尼奥·古特雷斯先生、红十字国际委员会主席彼得·毛雷尔先生和非洲联盟（非盟）社会事务专员艾米拉·法迪勒·穆罕默德·法迪勒女士所作的各种通报进一步表明，各种流行病对和平与安全具有多方面的影响，导致人道主义需求激增，并使得先前在建设和平与发展方面取得的进展出现倒退。因此，不能仅将流行病作为卫生问题来处理，在受冲突影响地区和摆脱冲突的国家尤其如此。我国代表团还欢迎非洲联盟介绍最新情况，其中强调了其政策，即共同采取行动，通过非洲疾病控制和预防中心配合正在进行的减轻影响的工作，确保在生产疫苗和基本设备方面非洲不被抛在后面。

现有的脆弱性和冲突局势是卫生危机变为安全威胁的触发因素。大流行病在脆弱和受冲突影响的国家——例如萨赫勒、非洲之角和处于长期冲突局势中的其他地区的国家——所造成的影响证明它们会对和平构成不断变化的威胁。这场卫生危机还可能提供土壤，使暴力极端主义和恐怖主义更加猖獗。

正如秘书长指出的那样，疫情还导致朱巴和平进程正在进行的谈判以及与青年党就其在非洲之角的恐怖主义活动进行的谈判中断。在这方面，肯尼亚支持秘书长3月23日呼吁在全球范围内平息枪炮声的呼吁。我们也完全赞同非盟委员会主席穆萨·法基·马哈马特4月8日的呼吁，即我们所有人都应作为团结一致的国际大家庭，集中精力共同抗击COVID-19。

事实也证明气候变化和环境挑战是各国在大流行期间必须克服的另外障碍。肯尼亚以及非洲之角和中非地区的其他国家在应对疫情的同时，还面临其它紧急状况，包括洪水和蝗虫侵袭。

COVID-19大流行也对特派团开展的和平行动产生了巨大影响。同样，交战各方之间正在进行的和平谈判和人道主义援助流动受到了不利影响，特别是在难民和国内流离失所者营地。在这方面，我国代表团谨感谢在非洲乃至全球范围内的维和人员、当地建设和平者、社区领导人、妇女和青年组织、民间社会以及卫生人员所作出的牺牲。

全球停火的实施将确保和平行动在卫生危机时期继续履行任务。包括在大流行期间采取透明度和问责措施的国家和区域政策，将进一步确保所有人员的安全，包括人道主义援助能够畅通无阻地送达最弱势群体。

我们还目睹了妇女在和平行动中的重要贡献，以及妇女作为社区领导者和前线卫生响应者的贡献。但是，大流行对健康、经济和社会的影响也使妇女和女童遭受的打击尤其严重。大流行引发的安全局势为扩大和加快执行关于妇女与青年与和平与安全的决议中所载的建议提供了重要机会，特别是在抗疫框架内开展参与、保护、预防和伙伴关系这几个支柱性工作方面。此外，应国家利益攸关方的要求，国际社会可以团结起来，为脆弱国家发声，对建立具有韧性的关键治理基础设施，特别是卫生保健系统、人员培训和提供必要设备给予支持。能够享有正常运作的医疗保健设施可以减轻卫生保健与不安全之间关联问题带来的风险。

无论一国发展水平如何，这一大流行病都给全球各国卫生保健系统和经济带来了巨大压力。因此，卫生危机还可能加剧不发达状况，引发动荡，特别是在本已疲软的经济体中。可持续的资金对于基本基础设施的可持续性也至关重要。需要通过跨学科做法来协调对疫情采取的医学、公共和政治对策。

鉴于COVID-19对全球经济的重大影响，在确保粮食安全、消除贫困、国内工业发展和区域一体化方面所取得的成就有可能遭受更大挫折。我们在2014年和2015年的西非埃博拉危机期间看到了重大挫折。因此，需要主次有别，开展投资，并确定新的安全合作伙伴，包括卫生和技术专家，才能建立强韧的基础设施。

安理会还需要开始预测COVID-19过后，在受冲突影响和脆弱的国家和地区中，妇女和儿童以及流离失所、边缘化和脆弱人群会是怎样的处境。我们必须与联合国其他机构和基金合作，开始利用和集中国家、区域和国际利益攸关方就卫生与和平的关系问题提交的调查结果和报告，包括COVID-19对不同性别和群体造成的不同影响，以便今后制定知情且适合具体情况的指南和建议。

附件39

科威特常驻联合国代表曼苏尔·阿亚德·奥泰比的发言

[原件: 英文和阿拉伯文]

首先, 主席先生, 我谨祝贺你担任安全理事会主席本月主席, 我们相信你会指导安理会顺利开展工作。我还要感谢德国选择今天的讨论主题并为本次重要会议准备了概念文件 (S/2020/571) 。

冠状病毒病 (COVID-19) 的爆发使世界处于一个前所未有的时期。这场大流行病构成跨界威胁, 对我们生活的各个方面——健康、经济、社会和政治——都造成了影响, 已导致全世界50万人死亡, 另外使1000万人感染。如秘书长所述, 这场大流行病是第二次世界大战以来世界面临的最大挑战。这也是大流行病与安全之间存在密切联系的活生生的例子。有鉴于此, 我们各国必须通过国际多边系统以及区域和国际组织进行合作与协调, 共同努力应对各种流行病和全球卫生危机, 遏制其严重影响。诸如此类的全球危机需要全球性解决方案。

我们大家都看到, 秘书长在2020年3月23日发出历史性呼吁, 要求在全球武装冲突地区实现停火, 以便各方一道将精力放在应对COVID-19这场我们生命中真正的战斗上。我们还看到, 有关方面提出了其他一些倡议, 以期动员国际社会努力减缓病毒的传播, 减轻其对社会和民众的影响, 特别是对妇女、儿童、有特殊需要的人和流离失所者等最弱势群体的影响。但是, 在这方面还有更多事情可以做。世界需要采取更严肃、更坚定的立场。在这方面, 我们欢迎安全理事会就这场我们认为对国际和平与安全构成威胁的全球卫生危机通过第2532 (2020) 号决议。我们注意到, 安理会此前对埃博拉和艾滋病毒/艾滋病等其他卫生危机持明确立场。我谨赞扬突尼斯和法国在过去几个月中为通过安理会关于COVID-19的决议所做的努力 。

预计这场疫情的影响将波及整个联合国——特别是安全理事会——所讨论的许多问题。在人道主义方面, 我们看到, 一些冲突地区以及卫生系统因多年战争和破坏而脆弱不堪的地区的人道主义局势已开始恶化。同样, 病毒的传播会造成经济和社会影响, 可能使一些国家已取得的发展成就化为乌有, 从而加深武装冲突的根源, 如失业、贫困、不平等以及对自然资源的争夺。此外, 疫情无疑还可能造成政治影响, 而这要视乎各国及其政府能否有效和高效地作出反应, 遏制疫情蔓延, 并向有需要的人提供必要的医疗服务。此外, 我们看到, 疫情使某些冲突地区政治进程的前行之路复杂化。

面对COVID-19的影响, 我们急需集体统一行动, 齐心协力, 战胜这种致命的疾病。为此, 我们应利用一切可资利用的工具, 动员专家、科学家和专业人员的力量, 寻找疫苗, 并确保其公平分配, 尤其是在发展中国家。我们还需要努力做好以下工作: 建设脆弱国家和社会的医疗保健能力; 提供医疗和预防用品和设备, 使世界各地的卫生系统能应对疫情; 鉴于疫情的扩散, 确保继续向冲突地区和遭受自然灾害地区有需要的人提供人道主义援助; 以及加强预防冲突措施。如果没有一个全面而有效的多边主义体系, 要实现这些目标是困难的, 因为这样的多边主义体系有助于协调整个联合国系统、区域组织、国际金融机构和其他多边实体的努力, 以克服我们世界今天面临的最困难的共同挑战。

自疫情爆发以来，科威特国一直与国际社会一道努力抗击COVID-19。我国表示完全支持秘书长多次发出的全球停火呼吁，并参加了许多区域和国际抗疫会议。迄今为止，科威特国已提供1亿美元支持全球抗击病毒的努力。我重申，科威特国致力于支持国际社会一切旨在延续人的生命、保护人的健康以及战胜COVID-19的努力。

我必须借此机会感谢并赞赏世界各地所有医疗专业人员和一线应急人员为抗击COVID-19所做的崇高而勇敢的努力。

最后，我们请万能的真主让全人类摆脱这场大流行病，并保护我们的家园。

附件40

吉尔吉斯斯坦常驻联合国代表梅古尔·莫尔多伊赛娃的发言

首先，我要感谢主席国德国邀请我参加安全理事会今天的公开辩论会。我们赞扬它选择将这个非常及时而重要的议题列入本月议程。

我也谨感谢安东尼奥·古特雷斯秘书长、红十字国际委员会主席彼得·毛雷尔和非洲联盟社会事务专员阿米拉·埃尔法迪勒·穆罕默德·埃尔法迪勒作了非常详实的通报。我还要感谢今天会议的组织者给我这个机会，就大流行病与安全这一重要议题发言。

我们深感关切地注意到，目前仍在世界各地蔓延的冠状病毒病（COVID-19）疫情对人类健康、安全和福祉造成威胁。我们提请各方注意这场大流行病史无前例的后果，包括使公共生活、经济发展、旅行和全球贸易以及应对气候变化、人道主义危机、移民危机、不断上升的贫困率和日益加剧的不平等的努力发生严重中断，并给人类福祉和国际安全带来危害。这些后果会扭转来之不易的发展成果，并阻碍在既定时限内在实现可持续发展目标和其他国际商定的发展目标方面取得进展。

COVID-19的出现及其在全球范围内的迅速传播，对受冲突影响国家境内的平民保护产生严重影响。我们深为关切地注意到，冠状病毒疫情继续在世界各个地区蔓延，对人类健康和安全构成巨大威胁。显然，受冲突影响国家的人民在抗击这场大流行病的斗争中付出了最高的代价，而这是在武装冲突仍在持续的背景下发生的。

当前的局势要求我们立即齐心协力，要求整个国际社会采取果断行动。在这一问题上，不能低估联合国和安全理事会的核心作用。因此，吉尔吉斯共和国支持古特雷斯秘书长呼吁全球停火并加强国际合作，以成功应对COVID-19大流行。

我们回顾《世界人权宣言》、《公民权利及政治权利国际公约》、《消除对妇女一切形式歧视公约》、《消除一切形式种族歧视公约》、《保护所有移徙工人及其家庭成员权利国际公约》、《儿童权利公约》、《残疾人权利公约》和其他相关人权文书。这些文书旨在促进和保护人权和基本自由，在应对COVID-19疫情时，应考虑到这些文书。

有必要加强发展合作，并增加获得优惠融资的机会，在全球大流行病的背景下尤其如此。我们呼吁尚未这样做的捐助方加紧努力，履行各自的官方发展援助承诺，特别是对最不发达国家、内陆发展中国家和小岛屿发展中国家的援助承诺。

我们重申大会关于全球团结抗击2019冠状病毒病(COVID-19)的第74/270号决议和关于开展国际合作以确保全球获得应对COVID-19的药品、疫苗及医疗设备的第74/274号决议，并再次指出这场大流行病及其引发的全球经济和商品价格冲击可能会大大增加已经或者可能陷入债务困境风险的国家。我们深感关切的是，沉重债务会影响各国尤其是发展中国家和处境特殊的国家抵御COVID-19冲击和投入于执行《2030年可持续发展议程》的能力。

我们欢迎“20国集团”采取步骤，实施有时限的暂停还债，也欢迎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世界银行采取步骤，提供流动性和其他支助措施，以减轻发展

中国家的债务负担。我们呼吁所有相关行为体，包括国际金融机构，处理债务脆弱性问题，特别考虑处境特殊的国家，并协助应对这场大流行病和开展恢复工作。

在这个对国际社会来说充满挑战的时候，吉尔吉斯共和国全力支持联合国和安全理事会发挥至关重要的作用，解决涉及维护和平与安全的问题，发展国家间友好关系，合作解决发展问题，减少贫困，促进尊重人权，保护环境，防治疾病，以及应对COVID-19疫情，因为这场疫情关乎当今世界的和平与安全。我们认为，鉴于COVID-19疫情在世界各地造成的已有和正在出现的风险，应尽量加强安全理事会的作用。

COVID-19疫情以最强有力的方式提醒我们，我们紧密关联，我们的力量完全取决于我们最薄弱的环节。只有共同努力，发扬休戚与共精神，我们才能消灭这场疫情，并切实消除疫情造成的后果。只有共同努力，我们才能建立抵御未来大流行病和其他全球挑战的能力。联合国必须处于我们努力的核心位置。吉尔吉斯共和国政府打算继续支持这些努力，并与所有会员国、联合国系统和国际伙伴积极合作，以实现我们的目标。

附件41

拉脱维亚常驻联合国代表安德烈·皮尔德戈维奇的发言

我们欢迎安全理事会主席国德国召开本次关于大流行病与安全问题的及时和适时的高级别公开辩论会。我们赞扬红十字国际委员会和所有相关工作人员发挥的领导作用和开展的工作，这些工作人员继续在实地积极抗击疫情和履行至关重要的任务授权。冠状病毒病(COVID-19)疫情的蔓延造成明显的安全后果，应当给予全面对待，包括在个人、社会、国家和国际等层面这样做。因此，德国提请安全理事会注意这一非常重要的问题是适当的。

我们应对COVID-19疫情的工作说明了法治和基于规则的国际秩序的重要性。国际规范和机构为我们如何更好地应对疫情的蔓延提供了指导，而联合国及其机构则处于全球努力的核心位置。安全理事会成员显然应当以身作则。

只有依靠善治、信任和集体的国际行动，我们才能遏止这场疫情的蔓延，并且变得更加坚韧以应对下一场疫情。加强集体复原力，并及时防备疫情挑战的任何进一步发展，符合我们的共同利益。

我们与其它国家一道欢迎秘书长的全球停火呼吁。这种停火应有助于解决所有旷日持久的冲突，不论是白热化状态的冲突，还是冻结状态的冲突，包括俄罗斯的侵略行为在乌克兰东部引起的冲突。我们再次呼吁遵守领土完整的原则，包括乌克兰的领土完整。

在这方面，军事透明度是更可预测和稳定的国际安全环境的重要因素。在任何情况下，我们都有责任保持军事透明度，特别是如果卫生安全措施妨碍实际核查时，则尤其如此。

COVID-19造成的一个明显的安全后果是“信息流行病”。一般来说，信息空间与安全有关联，因为威胁和解决方案都基于感知。毫无疑问，信息流行病能够致命。对于拉脱维亚和欧洲联盟来说，抗击信息流行病是一个优先事项。拉脱维亚在这一领域积累了专门知识，我们愿分享这些专门知识。

我们关于信息流行病的跨区域声明得到132个会员国和观察员的认可，我们在声明中呼吁所有利益攸关方，例如媒体工作者、社交媒体平台和非政府组织，加大力度抗击信息流行病。我们现在呼吁所有国家，不论是已认可该声明的国家还是尚未这样做的国家，都加入我们的共同努力。我们都应更积极地致力于落实联合国在这一领域提出的建议。在这方面，我们欢迎联合国的传播应对倡议和“已核实”运动，并高兴地为6月30日发起的社交媒体运动作出了贡献。

COVID-19疫情及其社会经济影响再次凸显了全球相互依存时代威胁和挑战的多面性，这可能会增加安全风险。因此，我们应对COVID-19疫情的措施应符合绿色恢复和重建得更好的目标。这对于确保人人都有更强的抵御力和长期可持续安全至关重要。

附件42

黎巴嫩常驻联合国代表阿马尔·穆达拉利的发言

我谨祝贺德国担任本月安全理事会主席，并感谢法国于6月份担任主席。我还要感谢德国和黑科·马斯外长召开本次关于大流行病与安全问题的辩论会。

冠状病毒病(COVID-19)疫情没有放过任何人，它在世界许多国家和区域起到了催化剂的作用，加剧其局势，从而威胁和平与安全。

这种规模的大流行病表明，必须处理问题的根源，这是真实而紧迫的，而不只是某种抽象的概念。不认真处理社会不公正、不平等和贫困等问题，就只会加剧旷日持久的未决冲突、外国占领和严峻人道主义局势。在这场大流行病期间，世人已经认识到，如果我们的房子混乱无序，而且人类又脆弱不堪，那么地球上就不会有和平或安全，人们对病毒或致命大流行病也不会有免疫力。

它还表明，需要重振被统治者与政府之间的社会契约，双方需要更大的透明度和信任。大流行病不应导致维护基本权利方面的倒退，也不应被用来推进完全违反国际法的政治议程。它还告诫我们，不能通过下列方法来抗击大流行病：限制自由、引发冲突、通过武力而不是国际合法性来解决冲突、使用安全或军事办法或削减自由成果。

如果人们被迫沉默，这场大流行病就不会消失；被压制的只是人民抗击疫情的能力。因此黎巴嫩以及绝大多数国家支持秘书长呼吁在COVID-19大流行病期间实现全球停火。

错误信息的传播和打击几乎与COVID-19一样严重，在世界许多地方制造浩劫并威胁到安全与稳定。黎巴嫩与拉脱维亚共同发起了一项打击误讯传播的倡议，并支持秘书长关于促进有关这场危机的可信准确信息的倡议。

在黎巴嫩，COVID-19的爆发进一步加剧了经济和金融危机以及人道主义危机。安理会成员们已经知道，负债累累的我国一直是世界上人均收容难民和流离失所者人数最多的国家。

黎巴嫩现在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需要多边主义，因为只有通过国际社会的支持和共同努力，我们和所有遭受这一大流行病压力的国家才能复原。在国际社会的支持下，黎巴嫩将继续发挥和平与安全之源的作用，不仅造福本国人民，还要造福整个地区。

我们大家绝对要同舟共济，因为正如这场大流行病表明，如果不这样做，我们会一起沉没。会员国、区域组织和联合国需要为今后这种规模的危机做更好的准备。需要更多的合作，因为在全球范围内应对这场危机符合每个人的国家和安全利益。在每个人都安全之前，没有人是安全的，这一点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正确。

这是联合国最具挑战性的时期之一。它的信誉——我们的信誉——已经受到了考验。我们是否有能力通过更好地规划和建立涵盖大流行病各个层面的全面应对措施来吸取经验教训，这一点会继续考验我们的信誉。

附件43

列支敦士登常驻联合国副代表乔治·施帕贝尔的发言

列支敦士登欢迎本次公开辩论会，并感谢外交部长海科·马斯的领导，使各方紧急关注冠状病毒病大流行——这是一场巨大的危机，会在可预见的未来继续极大影响我们的国内和国际政策。

如今面对这场全球大流行病带来的巨大健康、经济和社会后果，在联合国历史上，从未有这么多人感到更不安全。在故意遗忘数月之后，现在是安全理事会应对这一大流行病的安全影响的时候了。列支敦士登欢迎经过艰苦谈判于昨天最终通过的关于冠状病毒病（COVID-19）的第2532(2020)号决议。安全理事会呼吁在其议程上的所有局势中全面、立即停止敌对行动，支持秘书长在这方面的努力，并呼吁90天的人道主义暂停，这些都是重要的政治信号。这些信号如果能少一些具体警告，更贴近得到联合国绝大多数会员国支持的秘书长全球停火呼吁，原本会更有影响力。列支敦士登与其他国家一道，在大会就这一大流行病采取了早期行动，我们感到鼓舞的是，大会第74/270号决议最终也帮助安全理事会克服了深刻分歧，以便就COVID-19达成共同立场。

今天的辩论会是对安全理事会扩大其过于狭隘的安全范式的紧迫努力的重要贡献。事实证明，这种范式不足以涵盖决定当今国际关系和国内政策的所有安全层面，也不足以实现会员国的期望，即安理会将采取预防行动，应对国际和平与安全面临的威胁。所谓的安全理事会专题议程是对执行其任务的重要贡献，这些议程显然必须包括全球卫生紧急情况，如当前的大流行病。这一大流行病产生了重大而明显的安全影响，包括从广泛的人权限制和大规模贫困及饥饿风险的增加，到重要政治进程的推迟和社会紧张局势的加剧。它还尤其突出了全球健康与气候变化、生物多样性和网络安全发展之间的相互联系。安理会对这些事态发展采取的积极办法可以大大提高工作效率，尤其是在预防方面。有明显迹象表明，由气候变化、卫生紧急情况、经济紧张局势和其他外部冲击驱动的安理会关切局势的数量今后只会增加。

安全理事会在应对冲突的驱动因素时，应表现出开放态度，接受并继续加强联合国其他机构的工作，以应对我们共同安全面临的全球挑战。安理会在这方面的成功程度也将决定其今后75年的工作在会员国和公众眼中的现实意义。有了17项可持续发展目标，国际社会就史上最雄心勃勃和最全面的人类发展方案达成了一致。可持续发展目标明确承认可持续发展的安全层面，并构成基于国际法，尤其是人权、合作、团结和多边主义的人类安全方案。可持续发展目标不仅为如何克服当前大流行病危机提供了一个模式。它们也是我们的蓝图，指导我们如何通过全面应对气候变化、贫困、饥饿、健康、教育鸿沟和不平等等问题，加强准备应对这方面的未来危机。

虽然这一大流行病影响所有国家，并在各级损害人类活动，但挑战绝不是平均分布的。过去的经验表明，卫生紧急情况和冲突局势之间存在复杂的相互联系。一方面，埃博拉疫情爆发等卫生紧急事件造成了非常严重的安全影响。另一方面，冲突导致更容易感染疾病，例如在南苏丹。COVID-19大流行病正在加剧也门本已脆弱的安全局势，压垮本已脆弱的卫生系统，而在叙利亚，病例继续增加，这都加剧了两国许多需要人道主义援助的平民的困境。正如秘书长关于停火的呼吁承认，也正如联合国难民事务高级专员最近在安理会重申（见S/2020/560），移动中的人们尤其脆弱。身为一线工作者的妇女在

发挥其重要作用时面临更大的感染病毒风险，她们可能会遭受更严重的经济困难，因为她们在非正规部门的人数过多。封锁状态下的妇女还面临更多的身体和心理虐待风险。世界各地的儿童正在错过受教育的机会，遭受虐待和暴力的风险也在增加，在武装冲突局势下，还会面临强迫征兵的风险。这一大流行病及其连锁反应加剧了现代奴役和人口贩运问题，这要求我们重新下定决心，实施大胆的解决方案，包括列支敦士登《金融部门打击奴役和贩运行为倡议》所倡导的解决方案。

这一切都表明，显然需要更好地理解疫情与安全之间的联系。安全理事会应显著加大分析这些联系的力度，以期改进早期预防行动。今天的辩论会是这场讨论的良好开端，列支敦士登表示希望安理会持续参与。

附件44

马来西亚常驻联合国代表赛义德·穆罕默德·哈斯林·艾迪德的发言

主席先生，感谢你组织本次亟需的公开辩论会，使广大联合国会员国自冠状病毒病(COVID-19)疫情爆发以来有此机会在安全理事会就这一重要议题发言。

COVID-19疫情给我们上了宝贵的一课——我们的力量取决于最薄弱的环节，除非所有国家都安全，否则任何国家都不安全。在全球各地，我们各国人民正在感受到疫情对卫生系统、经济和日常生活的深远影响。联合国的三个支柱即和平与安全、发展和人权无一幸免。只有通过集体意愿和努力，我们才有希望克服这一挑战。

在和平与安全的背景下，疫情有可能造成或进一步加剧社会动荡和暴力。与此同时，敌对行动的持续将限制在脆弱和冲突局势中提供人道主义援助的能力，从而破坏抗疫努力。

马来西亚还担心，疫情造成的这种安全漏洞可能会被恐怖分子利用来吸引新成员，导致恐怖主义行为大量卷土重来。更糟糕的是，这可能发生在维护国际和平与安全的既定工具，如调解、维持和平和建设和平，因COVID-19疫情而难以运作的时候。

马来西亚坚信，在努力减轻人类痛苦和解决冲突的同时，应该领导抗疫努力。我们必须尽一切努力拯救生命，减轻我们人民遭受的社会和经济破坏，特别是缓和受敌对行动影响的弱势群体，如妇女和儿童的困境。

最近，马来西亚发起了一项声明，支持秘书长关于在COVID-19疫情下实现全球停火的呼吁，获得了172个会员国和观察员国家的大力支持。这项声明于6月22日发表，传递出明确和强有力的政治信息，重申了172个签署国的道义承诺，即在世界所有角落立即停止敌对行动，以抗击这场致命疫情。马来西亚希望这一承诺为持久和平铺平道路。它也重申了《联合国宪章》所载的对多边主义及和平解决争端的承诺。在这一点上，我们很高兴，昨天安全理事会一致通过了关于COVID-19的第2532(2020)号决议，支持秘书长关于全球停火的呼吁。马来西亚赞扬安全理事会通过该决议。

关于维护国际和平与安全，在这段困难时期，马来西亚一直在继续向世界各地的联合国维和特派团派遣官兵。我国维和人员将按照任务要求，支持国家当局应对COVID-19。

作为联合国调解之友小组的成员，马来西亚将继续促进和推动在和平解决争端以及预防和解决冲突的努力中使用调解，包括在本地区这样做。

在抗击这场致命疫情的过程中，马来西亚也不断倡导建立一个全面、系统性和协调的全球抗疫机制。作为联合国人道主义应急供应站的亚洲区域中心之一，我们继续确保全球供应链的完整性，并一直在促进向需要帮助的国家和人民提供人道主义救济援助。

最后，我谨重申，马来西亚随时准备就我们共同的和平与安全价值观与所有会员国开展密切合作。在这场致命疫情中，我们必须保持团结，共同发扬人道精神，给和平一个机会。

附件45

马耳他常驻联合国代表团的发言

我高兴地表示，马耳他感谢德国组织本次高级别公开辩论会，强调疫情与维护安全之间的相关性，尤其是在这段困难时期。

马耳他赞同以欧洲联盟名义（见附件30）和团结促进全球卫生安全之友小组名义（见附件54）提交的发言，并希望以本国代表名义补充几点意见。

此刻，我们必须重新思考什么是主要威胁，因为世界不得不应对这一超越我们对安全威胁的传统理解的威胁。我们被这样一个事实陡然唤醒，即大流行病可能会引起严重的安全和经济问题，这些问题与其他任何公认的重大威胁一样普遍和具有破坏性。唯一的区别是，这次我们在与共同的敌人——冠状病毒病(COVID-19)作斗争，因为任何信仰、种族、性别和社会地位的人都会受到疫情影响。我们都一样容易受到感染，都有可能成为受害者。

然而，疫情往往会产生更持久的影响，并产生比其他任何威胁——不论是地方性的还是全球性的——更多的附带问题。首先，我们目睹COVID-19在脆弱国家肆虐，引发大范围动荡，严重考验国际危机管理系统。这一疾病对陷入冲突的人特别是妇女和儿童的影响尤其严重，因为它破坏了人道主义援助的流动，对和平行动造成限制，并且拖延刚刚开始和正在进行的外交努力或分散冲突各方对这些努力的注意力。疫情造成的负面经济影响使糟糕的局势严重恶化。

一国遏制疫情蔓延的努力也有可能对另一国的安全形势产生间接影响。例如，限制出行和关闭边境影响到维和人员的行动和向冲突频仍的国家转移援助，进一步加剧冲突的影响。

疫情还进一步加剧已经存在的人道主义危机的恶化，特别是在粮食不安全方面。为遏制向大规模饥荒演变的潜在趋势，必须允许人道主义工作人员不受限制地前往脆弱地区，开展至关重要的粮食供应工作。在这方面，我们不能不借此机会赞扬几个人道主义行为体在当地开展的所有重要工作。尽管COVID-19疫情带来了严峻挑战，这些行为体仍在继续努力完成任务。

在此动荡时期，我们需要探索创造性的方式和机会，确保及时实现我们的发展目标，同时满足紧迫需求。不可否认，地球上的每一个人都在一定程度上受到了这场疫情的影响。为此，向受影响最严重和最脆弱的国家以及处境脆弱的国家伸出援手，对于确保任何国家、任何人都不掉队至关重要。

COVID-19也许比任何其他已知的流行病都更能凸显我们的世界实际是如何相互联系和相互依存的。要想一个国家安全，所有国家都必须安全。不可否认，它为我们提供了又一个机会来继续加强合作，探索可能的合作渠道。它强调了加强和维护多边主义的重要性。

在这方面，我们不能不提及，法国和突尼斯做出了不懈努力，最终于昨天通过了历史性的第2532（2020）号决议，支持秘书长关于全球停火的呼吁。该决议的通过不仅将向冲突各方发出重要信号，可能有助于改变实地的考量，还提供了坚定不移努力加强多边主义能够取得何等成果的活生生榜样。

COVID-19重振了我们的力量和韧性，用把挑战转化为机遇的意愿赋予我们力量。让我们不要错过这个机会来一起努力，打败这个共同敌人。我们又有了一次走到一起的机会。我们要不要抓住这个机会，挺身而出呢？

附件46

墨西哥常驻联合国代表团的发言

[原件:西班牙文]

为本次会议选择的主题再有现实意义和再适时不过了。我们感谢主席国德国召开本次公开辩论会。冠状病毒疾病（COVID-19）大流行无疑是自75年前联合国成立以来国际社会面临的最大挑战之一。

墨西哥欢迎安理会昨天终于能够通过一项决议，呼吁立即停止敌对行动以应对这一流行病，并且支持秘书长的努力。我们特别感谢法国和突尼斯为取得这一结果作出的努力。我们希望，通过第2532（2020）号决议将是安全理事会朝着采取切实和有效行动应对COVID-19影响迈出的第一步，特别是在处于或刚刚摆脱冲突或面临人道主义状况的国家。与此同时，至关重要的是应开始思考应对未来流行病的最有效办法。

今天，我们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加必须重新思考卫生危机、疾病、公共卫生和安全的不同层面之间现存的关系。近年来，安全理事会探讨了国际和平与安全面临的新挑战的不同方面，包括艾滋病毒/艾滋病和埃博拉病毒疾病造成的健康危机。2014年，安全理事会认定，西非爆发的埃博拉病毒对国际和平与安全构成威胁。导致作出这一决定的因素包括该病毒的迅速传播及其死亡率、卫生系统无法及时应对、负面社会经济影响以及该区域的维持和平挑战等。

然而，今天我们面前的这一流行病具有不同特点——所有会员国都以这样或那样的方式受到影响。全球已有1050万确诊病例，而且令人遗憾的是，至少已有50万人死亡。

为了防止COVID-19大流行病的影响进一步加剧武装冲突局势，墨西哥呼吁安全理事会采取措施，特别是在实施制裁方面，以保证持续和有效分发人道主义援助，并且保证必须在这种情况下开展行动的人道主义行为体不被定罪。

必须考虑的另一个方面是这一大流行病导致种族主义和仇外心理增加，它们是我们社会中冲突的驱动因素。秘书长在他的一份报告中指出，对受该病毒影响的人的污名化出现增加，移民和外国人被指责是COVID-19病毒传播的原因。我们明确谴责这些种族主义和仇外行为。

大流行病作为全球性问题，需要全球性解决办法。由世界卫生组织（世卫组织）领导的国际全球卫生系统成功消灭了脊髓灰质炎和天花等疾病，从这项工作中吸取的经验教训将在现在和将来帮助我们。为此，我们必须确保一旦研制出COVID-19疫苗，它将成为全球公益物。大会在这方面取得了进展，通过了第74/274号决议，该决议由墨西哥提出，179个国家是其共同提案国。

我们必须考虑从以往以及当前的卫生危机中汲取的经验教训，以便制订全球卫生紧急情况的有效多边解决办法。墨西哥主张在联合国系统内创造合力，应对今天的多层面威胁。

创造这种合力必须是基于科学和证据的共同努力。《国际卫生条例》是一个很好的工具，但我们必须加倍努力，以确保所有会员国都有能力充分遵守其规定。信息共享还有改进的空间，以利于全球健康。例如，我们可以探索一

种类似于流感的大流行病应对程序，通过这一程序在科学基础上持续评估风险程度。

墨西哥支持加强世卫组织以及所有旨在拯救生命的工具、条例或协议。预防是当务之急。在这方面，我们回顾秘书长的特权，根据《联合国宪章》第九十九条，他可以将其所认为可能威胁维持和平与国际安全的任何事件提请安理会注意。

安全理事会采取有效行动应对国际关注的突发卫生事件可能带来的风险，这将有助于加强多边体制架构。任务不是取代或重复努力，而是在我们再次不幸面临大流行病时，确保国际合作、透明度和团结成为常规。

附件47

摩洛哥常驻联合国代表团的发言

首先，我谨祝贺海科·马斯先生主持安全理事会会议，并祝贺他出色地选择时机和主题，在最近通过关于冠状病毒病的第2532（2020）号决议之际，举行本次关于大流行病与安全的高级别公开辩论会。

摩洛哥王国赞扬安全理事会所有成员，特别是执笔人、法国和突尼斯在这一进程中所做的努力，并欢迎通过了第2532（2020）号决议，该决议除其他外，支持秘书长呼吁实现全球停火，应对COVID-19大流行病。在这方面，我国代表团重申坚定支持秘书长的全球停火呼吁及其与抗击COVID-19有关的其他呼吁和行动，并与国际社会一道，对COVID-19疫情在世界各地——特别是在遭受武装冲突、冲突后局势中或受人道主义危机影响的国家中——造成严重的多方面影响表示关切。

另外，请允许我欢迎秘书长、红十字国际委员会主席彼得·毛雷尔总统和非洲联盟社会事务专员阿米拉·埃尔法迪勒·穆罕默德女士与会，并感谢他们发人深省的详细通报。

COVID-19大流行使生计、社会、卫生系统和经济饱受冲击。因此，我国代表团谨就以下几个重要方面发表自己的看法。

第一，关于我们对多边主义、休戚与共精神、国际伙伴关系与合作的共同承诺，我国代表团认为，与COVID-19有关各种情况表明，亟需共同承诺在应对这场大流行病及其前所未有的后果方面开展国际合作，采取多边对策。因此，摩洛哥欢迎各方强调以联合国为核心、集体应对COVID-19，并强调整个社会和整个政府必须形成合力，作出创新，寻求解决COVID-19大流行引发的诸多问题的办法。

第二，关于不让任何人掉队，COVID-19首先被证明是一场人类危机。摩洛哥重申，必须采取全面的办法，这种办法应涵盖联合国三大支柱，体现我们根据国际法和相关国际承诺所承担的义务，同时强调充分尊重人权的重要性，并强调在防治COVID-19疫情的过程中，不容许有污名化、仇恨言论、仇恨犯罪、仇外心理、种族主义或任何形式的歧视。

第三，关于共同恢复和更好地重建，摩洛哥强调，发展中国家特别是非洲国家为遏制和控制COVID-19的传播所做的努力非常值得赞扬，必须采取适当的经济、金融和贸易措施，予以支持，使它们能够从这场危机中迅速恢复。我国代表团继续着重强调，必须建立更加平等、包容、安全、有韧性和可持续的社会，同时加倍努力实现《2030年可持续发展议程》和《行动十年》。

本着休戚与共和南南合作精神，4月13日，穆罕默德六世国王陛下发起了一项非洲国家元首和政府首脑倡议，以期建立一个与非洲国家合作抗疫的行动框架。这是一项注重行动的务实倡议，旨在分享经验和最佳做法，以应对疫情对健康、经济和社会的影响。

在国王提出的这项倡议的框架内，穆罕默德六世国王陛下于6月14日发出敕令，要求向几个非洲兄弟国家运送医疗援助物资，为它们提供医疗防护设备和产品，支持其抗疫工作。这些援助物资包括近800万个口罩、90万付护目镜、60万顶防护帽、6万件医疗服、3万升水醇凝胶以及7.5万包氯喹和1.5万包阿奇霉素。这些产品全都由摩洛哥公司在摩洛哥境内生产，完全符合世界卫

生组织的标准。这批援助使非洲大陆各次区域的20个非洲国家以及设在亚的斯亚贝巴的非洲联盟委员会受益。

最后，摩洛哥要借此机会，再次对主席国德国召开本次高级别公开辩论会表示赞赏，并重申，我们致力于同全球休戚与共，共担责任，致力于加强多边主义与合作。

附件48

缅甸常驻联合国代表吴浩督松的发言

自六个月前人们发现新型冠状病毒病（COVID-19）以来，这场大流行病已在全球各地造成至少52万人死亡，1080万人感染。它在严重影响全球公众健康的同时，也对国际社会在应对全球突发事件时的团结与合作提出了挑战。COVID-19大流行带来的前所未有的严重后果是无限的，也是不可预见的。它对穷人和弱势群体以及政局不稳和遭受冲突困扰的国家的影响最大。

当前的形势凸显了在全球和国家层面发挥强有力的领导作用、采取统一对策的重要性。因此，联合国在抗击COVID-19方面的领导作用确实是关键的核心作用。在这方面，我谨简要介绍缅甸依靠本国有限资源以及友邦和心怀善意者的国际和双边援助，为抗击COVID-19所做的工作。

缅甸在COVID-19蔓延的早期阶段就采取了全国性的办法，以应对、预防和减缓疫情。我们动员人民的力量，鼓励公众参与，因为他们的参与对于我国抗击COVID-19的努力取得成功至关重要。国务资政昂山素季亲自主持中央预防、控制和治疗COVID-19委员会的工作。中央委员会在全国各地，包括在若开邦、掸邦和克钦邦的境内流离失所者营地，发起了一场高强度的公共宣传运动，并分发了医疗保健指南和指令。在不得不中断互联网数据接入的地区，通过移动短信息服务和口头通知传播了COVID-19信息。

为响应秘书长的全球停火呼吁，缅军宣布在全国范围内实行为期三个月的单方面停火，以帮助抗击COVID-19疫情。单方面停火将适用于所有地区，但恐怖团体已占据阵地的地区除外。

政府还促请各族裔武装团体携起手来，在与邻国接壤的叛军控制区预防、检测和治疗该病毒。许多武装团体积极响应，合作卓有成效。

疫情的经济影响对于作为发展中国家的缅甸来说也很严重。已关闭5700多个工厂、工作场所和餐馆，造成超过14万人失业。这一情况因10多万名移民工人回返而雪上加霜。

为了减轻疫情的经济影响，4月宣布了一项全面的经济刺激计划。此外，在农村地区启动了针对返乡移民工人和当地青年的社区创造就业计划。

为了防止回国者传播病毒，我们利用边境城镇和主要城市的大型设施，实施严格的检疫措施。增加了检测设施，并对所有回返者进行检测，其中包括那些自行从科克斯巴扎尔境内流离失所者营地自愿返回的人。

尽管若开邦武装冲突的加剧带来了巨大挑战，但政府仍在加倍努力，向流离失所者、特别是妇女和儿童提供人道主义援助。世界粮食计划署和红十字国际委员会已获准向若开邦和钦邦南部地区受影响的民众提供粮食和应急物品。

政府对COVID-19大流行的对策坚持奉行不让任何人掉队的原则。最近，缅甸和红十字国际委员会正式制定了一项行动计划，支持缅甸努力防止若开邦潜在的COVID-19爆发。若开邦数以千计的人，包括生活在境内流离失所者营地的人，正在从该计划中受益。

由于我们仍然远未找到解决这一全球大流行病的办法，团结和集体全球办法至关重要。将这一大流行病政治化将产生长期负面后果，沉重打击贫困和受冲突影响国家的最脆弱、受保护最少的群体，首当其冲的是妇女和儿童。

缅甸感谢联合国、国际机构和机关以及个别友好国家支持缅甸努力抗击COVID-19大流行并减轻其社会经济和安全后果。我们决心在联合国的帮助下，与区域和国际伙伴合作，集全国团结之力抗击这一大流行病。

附件49

荷兰常驻联合国代表卡雷尔·范伍斯特隆姆的发言

主席先生，我要祝贺你担任安全理事会7月份主席——这是欧洲之春期间连续第三个也是最后一个欧洲国家担任主席。毫无疑问，冠状病毒病（COVID-19）在整个夏天仍将是每个国家的首要议程。因此，我赞扬你通过组织这次关于大流行病和安全的辩论会，开始主席任期。这显示了当选成员对安理会的承诺和投入的精力，我祝贺将于2021年加入安理会的所有新当选成员。

即使没有COVID-19带来的巨大变化，2020年在许多方面原本就会是充满挑战的一年。我们只需回顾秘书长1月的讲话（见A/74/PV.54），他概述了我们所处的四大难题：地缘政治紧张局势加剧、全球不信任加剧、气候危机和技术的阴暗面。

到目前为止，冠状病毒起到了造影剂的作用，使得原本就可见的地缘政治差异更加突出。它还加剧了全球不信任，并使技术的阴暗面发挥作用。世界卫生组织（世卫组织）现在不仅必须抗击这一大流行病，还必须抗击由网络攻击和虚假信息助长的误讯传播。人权原本就承受压力的社会现在被推动进一步限制公民空间。许多旨在商定应对气候变化的共同行动的重要国际会议遭到搁置。

与此同时，在《联合国宪章》签署75年后，我们看到世界各地许多人走到一起，寻求全球对策和国际合作。例如，我只需提到上周末的“全球目标：团结打造我们的未来”活动，它召集了范围惊人的一众名人和政治家，他们表达了希望从这场危机中更强大、更团结和更安全地崛起的愿望。

COVID-19已经在对世界上最弱势群体的日常生活产生深远的冲击，对他们的就业、平等和安全造成不利影响。我现在想聚焦于三个要点，即安全理事会的作用、维持和平行动和重建得更好。

首先，在和平与安全问题上，世界期待安全理事会的领导作用。安理会在存在的75年中，为世界繁荣与和平的空前增长作出了贡献。因此，看到安理会过去几年来众所周知、令人遗憾的僵局最近几个月也延伸到抗击COVID-19的工作中，这令人感到非常沮丧。尽管我们欣见昨天通过了关于COVID-19的第2532(2020)号决议，但安理会未能在较早阶段商定关于此大流行病的决议仍然令人失望。

在埃博拉事件中，第2177(2014)号决议认定，疫情破坏了受影响最大国家的稳定，并可能导致进一步的内乱、社会紧张局势以及政治和安全氛围恶化，从而对国际和平与安全构成威胁。因此，很难理解安理会为何不能早点团结起来，就影响更深远的冠状病毒达成类似结论。

此外，2018年，当我们还是安理会成员时，安理会团结一致支持联合国组织刚果民主共和国稳定特派团，与世卫组织密切合作，为刚果东部的卫生工作者提供安全保障，并帮助消除当地的埃博拉病毒。上周，该地区被宣布为无埃博拉病毒。这再次证明，当涉及大流行病问题时，安理会能够而且必须在实地产生影响。

我们请安理会摒弃分歧，按照秘书长的概述，特别是继续响应他的全球停火呼吁——我国多次由衷支持这一呼吁——正式规定应对这一大流行病的多边对策。

第二，过去几十年来，维持和平行动为世界上最困难地区的和平与安全作出了无价的贡献。本周二，我们缅怀过去一年为和平服务献出生命的77人——其中许多人参加了联合国维持和平行动——我们对他们作出的牺牲表示敬意。

除了维持和平行动固有的风险之外，这一大流行病增加了额外的复杂性。第一是轮换部队进出任务的重大挑战。我们仍然记得2010年，当时海地爆发的霍乱与联合国维和人员有关，我们必须尽最大努力防止病毒在原本就脆弱的地区蔓延。

此外，必须执行任务，部队必须继续与目标人群接触。这要求我们的蓝盔部队付出大量努力。对执行任务至关重要的调解努力和与当地民众的互动至少也构成了挑战。

我们也注意到COVID-19大流行对性剥削和性虐待发生率的潜在影响。我们支持秘书长努力防止这一大流行病期间在人道主义和维持和平背景下发生更多这类案件。

我们还必须认识到，维持和平行动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容易成为虚假信息运动的目标。关于特派团传播病毒的谣言需要立即予以反击，以免特派团失去民众的支持。

此外，维持和平的供资仍然捉襟见肘。我们呼吁所有国家迅速全额缴纳会费，特别是在当前困难时期。我们很高兴及时通过了一项关于维持和平预算的决议，它还实现了所要求的灵活性，以吸收这一大流行病的财政影响。

作为以行动促维和议程中绩效和保护平民工作的支持者，我们自2018年发起该倡议以来一直给予支持，并强调各特派团必须能够适当执行任务。

第三，COVID-19和采取的应急封锁措施造成的社会经济影响越来越明显，而且非常严重，导致《2030年可持续发展议程》几乎普遍受挫。我们在应对危机时，如果要不让任何人掉队，就必须把重点放在最弱势群体的需求上。

他们的确切构成因环境而异，但我们知道妇女和女童是受影响最严重的群体。我们也必须记住，受影响最大的人必须参与克服危机。必须倾听他们的声音。

这场危机暴露出了国家内部和国家之间存在的严重不平等，这些不平等本身就有可能导致冲突。因此，我们认为有必要支持秘书长的COVID-19应对和恢复多伙伴信托基金，将其作为联合国集中应对危机的社会经济影响的机制。这一集合基金提供针对具体情况的即时应对措施，最终目标是本着联合国发展系统改革的精神，在强有力的驻地协调员和联合国国家工作队的支持下，恢复得比以前更好，实现可持续发展目标。为此，荷兰王国迅速提供了1500万英镑。

最后，我们才刚刚开始理解这场危机对各地人民的毁灭性影响。必须在基金的下几轮筹资中为其提供尽可能广泛的支持，这样我们才能使联合国，包括安全理事会，能够在保护最弱势群体方面发挥作用。同样至关重要的是，必

须利用已经在开展的工作，从缓解危机转向真正共同恢复得比以前更好。只有这样，我们才能确保当前的危机不会使我们倒退，而是让我们展望一个拥有更加平衡的全球经济和气候变化应对措施的更美好的未来。

附件50

尼日利亚驻联合国临时代办萨姆森·埃泰格博耶的发言

首先，我们谨赞扬德国常驻联合国代表团主动召开本次关于疫情和安全的重要、及时的辩论会。我们也要感谢安东尼奥·古特雷斯秘书长、红十字国际委员会主席彼得·毛雷尔先生、非洲联盟社会事务专员阿米拉·埃尔法迪勒·穆罕默德女士和其他通报者所作的内容丰富的通报。

大流行病是传染性疾病，可导致数百万人死亡，并给国家、区域和世界造成数万亿美元的经济损失，从而成为对国际和平与安全的威胁。除了使直接受影响者衰弱、有时造成致命后果外，大流行病还会带来一系列负面的社会、政治和经济影响。只有少数其他事件能对人类生命构成如此大的威胁，对全球经济造成如此大的破坏。大流行病不受国界限制，因此有可能同时削弱许多社会的政治、社会和经济基础。

新型冠状病毒病(COVID-19)已经影响了至少1000万人，据报告死亡人数超过50万，只有少数几个国家幸免。即使在区域和次区域机构一级，国家应对措施也明显缺乏协调。受影响国家的主要做法是封锁或限制不必要的活动，并对国内和国际旅行施加严格限制。这一疾病和应对措施对世界上一些最富裕的国家产生了直接影响，这些国家最先受到冲击。疫情暴露出了许多国家的卫生保健系统在迅速控制和遏制疫情传播方面的不足——正如我们所看到的那样，医院床位和应对如此大规模危机的专门设备，包括一线应急人员的个人防护设备短缺。

与安全理事会在西非爆发艾滋病毒/艾滋病和埃博拉疫情时采取的积极措施不同——这些措施主要是由美国推动的，是为了在全球应对措施不充分和协调不力的情况下引起更多集中关注并呼吁采取行动，随后促使通过了第2177(2014)号决议——COVID-19疫情是自第二次世界大战以来最严重的危机，需要予以更紧急的关注，但没有得到安全理事会的必要关注。这削弱了协调一致的全球应对措施，使疫情恶化。结果是，病毒继续在各国传播，加剧人道主义局势，使本已濒临奔溃的卫生保健系统不堪重负。

病毒的传播以及各国在全球一级采取的意料之外、令人措手不及的快速封锁措施，阻碍了它们的社会和经济发展，暴露出它们治理不力，未能支持和保护本国民众。它也暴露出各国政府在处理如此大规模的突发情况方面的不足，这种情况不仅威胁生命，也威胁到粮食安全。世界正在努力遏制疫情，显而易见的是，要有效预防和应对疫情，需要资金充足、设备齐全、使用便利和人员齐备的国家卫生系统，以及能够应对当前新型冠状病毒和其他如此严重的相关疾病的应急措施。

我们强调，正如秘书长在全球停火呼吁中强调的那样，必须在疫情期间停止敌对行动。持续不断的冲突阻碍及时运送物资，并阻碍实施控制措施，从而使人道主义救济机构进出困难。秘书长的呼吁得到了114个国家政府、区域组织和领导人的支持。此外，民间社会团体和16个武装团体也支持这一呼吁。这种支持的效果尚未完全显现。

COVID-19疫情影响了和平行动，包括限制其行动和部队轮调。我们赞扬联合国采取举措，在维和行动脆弱的国家冻结轮调。该措施旨在通过限制人员前往冲突国家来减缓病毒在军队之间的传播。如果不加控制，维和人员的这种调动可能会将病毒传播给当地民众，造成大量人员死亡。

鉴于冲突局势中的医疗保健由各种国家和国际机构提供，应鼓励相关卫生当局和执行伙伴开展广泛合作。世界卫生组织可以在协助其区域办事处与各自区域的会员国有效合作方面发挥重要作用。

在区域和全球一级，非洲联盟和联合国可能面临和平行动能力大大降低的情况。在这些情况下，对平民的风险不大可能在中短期内克服。更有可能的情况是，冠状病毒的影响，加上其他长期因素，如气候变化和粮食不安全，可能会加剧不稳定并增加相关风险。然而，大多数和平行动在应对和适应危机的方式上表现出了非凡的韧性。

非洲部署了大部分和平行动，那里似乎最初没有受到这场危机的冲击，但或许正准备应对病毒在中期的传播。从本质上讲，在各国继续寻找这一新病毒的适当疫苗的同时，为了应对病毒仍然带来的潜在严重风险，在这一过程中出现的、针对该病毒的创新疗法和做法可能会随着时间的推移而变化。

最后，请允许我呼吁国际社会对我们保护平民的集体责任保持警觉。如果我们有目的地并一致地采取行动，我们就能更好地保护平民免受武装冲突的蹂躏及其伴随的安全影响。人们期望安全理事会是预防机制的最终执行者，以使世界免于战祸，它的成败将决定人类在国际和平与安全所受到的无数威胁面前的命运，这些威胁不仅来自战争和恐怖主义，也来自诸如COVID-19这样的致命大流行病，这一大流行病的影响尤其深远，因为它是一个看不见的敌人，不分个人、社会阶层、种族、宗教、意识形态倾向或军事力量，能够杀死数百万人，无需任何核武器或常规武器。

附件51

巴基斯坦常驻联合国代表穆尼尔·阿克兰的发言

我们祝贺德国担任安全理事会主席，并感谢它组织今天这场及时的辩论会，讨论大流行病与安全这一重要问题。

在埃博拉疫情爆发之后，安全理事会在第2177（2014）号决议中宣布，大流行病对国际和平与安全构成严重威胁。它们不仅破坏受影响最严重国家的政治、社会和经济稳定，还损害总体安全环境，成为驱动相关地区内外不稳定的因素。然而，与控制在一个区域内的埃博拉病毒不同，冠状病毒病(COVID-19)已证明传染性更强，在全世界呈指数级传播，对世界各国的生命和生计构成威胁。

尽管这一病毒不分贫富，但它对最弱势群体，包括老年人、残疾人、难民和移民等流离失所者，以及生活在冲突地区和外国占领下的人的影响尤其严重。这场大流行病从多个方面表明，在当今相互关联的世界中，除非每个人都安全，否则没有人是安全的。与此同时，它也强化了这样一种观点，即如果没有协调一致的国际努力来遏制这一病毒并减轻其多方面的影响，我们就无法战胜这一大流行病。

随着COVID-19在世界各地肆虐，出现了两种不同趋势的反应。一方面，我们看到国际团结与合作有所加强。联合国和其他国际组织，包括国际金融机构和若干联合国会员国加紧了救济努力，帮助受影响最严重的国家。尽管全球供应链中断，政治局势紧张，但仍在共享医疗专业知识、至关重要的救助生命和防护物资、科学研究和公共卫生数据。各国国内和国际上对财政援助的呼吁得到了积极回应。像减免发展中国家债务这样的倡议得到了广泛支持，不过，要解决发展中国家巨大的健康、经济和社会挑战，还需要做更多的工作。

另一方面，COVID-19大流行病也加剧了大国之间的紧张局势，导致它们之间的竞争急剧上升。对病毒起源相互指责、两极分化日益加剧以及依赖使用民粹主义言论，暴露了全球应对措施中的裂痕，其代价是团结、人道主义和多边主义。

这些分歧的一个例子是对秘书长及时和善意的全球停火呼吁反应冷淡。在世界各地的许多冲突地区，暴力并没有真正减少。相反，一些国家利用这一局势，试图巩固其对外国和有争议领土的非法占领。

在被占领的查谟和克什米尔，印度无情地利用COVID-19危机进一步推进其非法占领。十几个月来，克什米尔人一直面临着印度军队对公民自由的严重限制和无情的侵犯人权行为。冠状病毒现在使他们处于双重封锁之中，将他们带到了一场巨大人类悲剧的边缘。被占领的查谟和克什米尔的长期封锁已经耗尽医院的基本医疗物资，把它们变成了墓地。现在，随着冠状病毒迅速传播，医院完全无力应对公共卫生危机。今天，印度占领的查谟和克什米尔是世界上军事化程度最高的地区，800万克什米尔人处于90万印度军队的压迫下，而每4000名克什米尔人中只有一名医生。

当全世界的注意力都集中在这一病毒上时，印度却利用这种情况，采取了更多步骤来巩固其占领。除了长期封锁和切断通信之外，印度还引入了新的户籍制度，以改变克什米尔的人口结构，目的是使其从一个穆斯林占多数的邦转变为一个印度教占多数的地区。这些措施直接违反了安全理事会相关决议和国际法，特别是《日内瓦第四公约》。

数百名克什米尔高级政治领导人和数千名青年男子，包括人权捍卫者和记者，被任意拘留和监禁，以压制对自由（“阿扎德”）的呼吁，镇压他们争取自决权的合法斗争。和平的抗议者，包括年仅4岁的儿童，因弹丸枪而失明。妇女和女孩因强奸和暴力而遭受侮辱和威胁，数百人在法外处决中被杀害，作为一种集体惩罚形式，一个个社区被摧毁。

安全理事会对维护国际和平与安全负有首要责任。面对对被占领人民的公开侵略和暴行，它不能无所作为，姑息迁就。安理会必须谴责印度在被占领的查谟和克什米尔的非法行动，并采取紧急行动遏制印度的法西斯野心，因为这正在给我们地区内外的和平与安全带来巨大压力。

在这方面，安理会必须敦促印度首先立即解除对被占领的查谟和克什米尔的持续军事围困，并取消自2019年8月5日以来采取的非法和单方面行动；第二，取消对克什米尔通信、行动和和平集会的限制，恢复互联网接入，以使人们能够获得有关这一流行病的准确和可靠信息；第三，创造条件以使国际人权和人道主义组织能够进入，以便在克什米尔开展救济工作；第四，立即释放被任意拘留和监禁的克什米尔政治领导人，并允许他们表达克什米尔人民的愿望；第五，冻结和撤销旨在改变克什米尔人口构成的新的户籍规则；第六，废除使印度占领军能够侵犯人权而不受惩罚的严厉法律；最后，保护印度的穆斯林少数民族免受类似种族隔离的隔离和压迫。

迫切需要采取这些行动，不仅是为了缓和我们地区的紧张局势，也是为了保护安全理事会的公信力和联合国在和平与安全事务中的持续效力。

附件52

葡萄牙常驻联合国代表弗朗西斯科·杜阿尔特·洛佩斯的发言

葡萄牙赞同欧洲联盟（欧盟）的发言（见附件30），并以本国名义补充以下几点。

我们今天面临的全球卫生危机在人们的记忆中是前所未有的。在庆祝联合国成立七十五周年之际，我们应继续拓宽对于国际安全所采取的做法，应对新出现的挑战。鉴于流行病的跨国影响力和国家之间日益相互依存的关系，解决办法很大程度上在于国际合作。

联合国系统在这方面可发挥重要作用，世界卫生组织（世卫组织）仍然是在全世界加强团结和加强卫生保健系统的关键。因此，我们欢迎将全球卫生与安全的关系列入安全理事会议程。我们也欢迎通过第2532（2020）号决议，感谢德国召集今天的公开辩论会，并期待取得实际成果。

以往的大流行病，例如埃博拉病毒和艾滋病毒/艾滋病危机，都显示出公共卫生危机和安全危机如何使彼此加剧。葡萄牙谨提请大家注意冠状病毒病（COVID-19）大流行在以前曾面临人道主义紧急情况的国家中所造成的特殊影响。这些国家处境特别脆弱——原因是武装冲突、环境危机、其他疾病的爆发、移徙、饥饿、缺乏适当的住房或卫生设施——COVID-19的扩散给它们带来了更大风险。这些国家也缺乏充分落实世卫组织提出的建议的条件。

现有的不平等现象可能导致卫生危机变为安全危机，尤其是在抵御能力较弱的国家或社区。政府可能无法提供基本需求和服务的这种本已不稳的局势加剧，可能会进一步削弱对当地机构的信任，加剧不稳定和动荡的可能性。此外，在冲突局势中，交战各方和受影响的平民特别容易遭受大流行病的侵袭。民兵、半官方团体和其他非国家行为体也可能抓住卫生危机创造的机会，实现自己的阴险目的。只有秘书长呼吁的、第2532（2020）号决议所强调的停火才能充分确保提供人道主义援助和采取保护措施。

过去的流行病表明，确保联合国维和人员的安全与保障并提供适当的培训至关重要。在当前充满挑战的时期，有很多很好的例子说明联合国的行动如何一直在支持当地政府和社区。无论是支持中非共和国当地有关部门开展消毒活动，在马里拘留中心开展提高认识运动，还是在南苏丹分发收音机，和平行动都表现出了适应能力。

维持和平行动还必须继续促进对话、调解与和平进程，全球停火则可在建立社区之间的信任方面发挥催化作用，为平息枪炮声提供急需的机会。同时，我们需要坚定致力于建设和平工作。在此情况下，一些国家将在疫情期间举行的选举仍然构成挑战。

我们还应该提倡追求全球卫生安全。以往的卫生危机突出表明，无论是在总部还是在实地，各种行为体在发展、人道主义与和平的关系以及“联合国一盘棋”的做法问题上开展合作，对于确保采取协调有效的对策至关重要。因此，我们呼吁全球团结并采取统一的集体努力，以合作方式果断应对疫情带来的挑战。重要的是要高效地集中资源，通过现有的紧急人道主义行动机制进行协作，并使这些机制适应COVID-19大流行。发展合作也将是帮助确保国家和民众，特别是需求最多的国家和民众更好地恢复的关键。

根据欧盟的“欧洲队”做法，我们将继续支持保健和环境卫生能力建设以及旨在减轻COVID-19的社会经济影响的努力。我们还通过联合国若干机构以及“获取COVID-19工具加速计划”倡议和全球疫苗峰会，为多边全球应对做出了贡献。此外，在欧盟人道主义空中桥梁机制的领导下，葡萄牙还参与组织了飞往圣多美和普林西比的一次航班。

在这场疫情的中心，老年人、妇女、女同性恋、男同性恋、双性恋、变性者和间性者、儿童、难民以及生活贫困和被剥夺自由中的人处境特别脆弱，必须解决他们的需求。此外，还必须处理精神健康以及性健康和生殖健康和权利问题。妇女在卫生服务部门的劳动力中占70%，在某些社区，妇女是家庭的主要照料者和生计来源。我们必须确保她们的福祉成为变革的根本动力，特别是在冲突和紧急情况下。该承诺还包括打击家庭暴力、性暴力和性别暴力。葡萄牙欢迎秘书长的政策简报，它突出了这些以及其它脆弱情况，并提出了面向行动的建议。

疫情开始以来，葡萄牙采取了跨部门应对措施，我们愿强调这些措施。我们决定暂时给予申请尚未获批的移民和寻求庇护者居留权以及享受各种权利和服务的权利。我们的医疗保健服务经过量身定制，专门满足老年人以及因COVID-19或其他疾病致残者的需求。为了消除封城期间家庭暴力日益增加的风险，广泛提供了多项服务和求助热线，并加强了针对受害者的支持服务。

COVID-19造成的这种威胁不分国界，这意味着各行其是必将无法应对我们面临的挑战。因此，我们再次呼吁全球团结并作出统一的集体努力。

附件53

卡塔尔常驻联合国代表团的发言

我要感谢主席国德国就流行病和安全问题召开今天重要的视频会议。我还要欢迎德国联邦外交部长海科·马斯先生阁下出席本次会议。

我们赞同大韩民国代表“团结促进全球卫生安全之友小组” 所作的发言（见附件54）。

卡塔尔认为，今天的讨论是及时的，因为它是在冠状病毒病（COVID-19）给全世界造成空前影响之际举行的，它影响到联合国的三个主要支柱：和平与和平、安全、发展与人权。

我们感到高兴的是，在今天举行讨论的同时，安全理事会正在努力通过应对流行病及其对国际和平与安全的影响来履行其责任。

这并非没有先例，因为过去，安全理事会曾在全球卫生风险破坏受影响国家和地区的稳定时采取了行动。这方面的一个历史先例是2000年6月17日一致通过的第1308（2000）号决议（见S/PV.4172），这是处理艾滋病毒/艾滋病对社会影响问题的第一项决议，也是安全理事会第一次就卫生问题通过决议。随后，2014年，安全理事会通过了第2177（2014）号决议，确认埃博拉病毒对世界安全构成威胁。

我们对COVID-19对最弱势群体的影响感到关切，其中包括妇女、儿童以及世界各地冲突区域和难民营中的数百万流离失所者，这些地方淡水稀少，卫生设施不足，营养不良现象普遍，大量医疗保健基础设施因战争和持续暴力而遭到破坏。

全球大力开展合作至关重要。我们必须携手努力。当今世界上应该只有一场斗争，那就是共同抗击COVID-19的斗争。因此，应当寻找共同点以及解决当前危机和紧张局势的有效办法，以制止敌对行动，使更多人能获得人道主义救济。我们绝不允许这场大流行病成为升级暴力的动机。此外，不应延后或推迟正在进行的解决冲突努力。

卡塔尔坚决支持安东尼奥·古特雷斯秘书长3月份发出的全球停火呼吁，以及他要求各方齐心协力抗击COVID-19大流行这一全球性威胁的呼吁。

在我们庆祝联合国成立七十五周年之际，COVID-19提醒我们，必须进行有效的多边合作。毫无疑问，只有同心协力，加强国际合作，我们才能克服我们所有人都面临的这一威胁，使最弱势群体能够应对和恢复，并重建得更好。

我自豪地指出，卡塔尔加大了对人道主义救济工作的支持力度。除分别向世界卫生组织和全球疫苗免疫联盟捐资1000万美元外，就在两天前，我们作出了向叙利亚提供1亿美元人道主义援助的新认捐承诺。在卡塔尔担任人道主义事务协调厅捐助方支助小组主席期间，这场大流行病对现有人道主义危机的影响及其对受冲突影响环境中的弱势群体的直接影响将是一个长期存在的问题。

附件54

大韩民国常驻联合国代表团的发言

本发言以团结促进全球卫生安全之友小组的名义提交，该小组是一个由41个成员国和欧洲联盟组成的非正式网络，加拿大、丹麦、大韩民国、卡塔尔和塞拉利昂担任共同主席。本小组欢迎安全理事会本次关于大流行病和安全的公开辩论会。

如秘书长所提及的那样，冠状病毒病（COVID-19）大流行对维护国际和平与安全构成了重大威胁。它对全球卫生安全构成威胁，并加剧了其他现有的公共卫生威胁。这场大流行病还阻碍国家、区域和国际解决冲突的努力，并有可能损害来之不易的建设和平成果。这场危机的社会经济影响加剧了包括性别不平等在内的各种现有的不平等现象，并可能加深冲突的根源，破坏可持续发展成果。与以往的卫生危机相比，COVID-19大流行影响广泛，考虑到这一点，国际社会必须更果决地进行应对。

在此令人不安的背景下，团结促进全球卫生安全之友小组谨强调以下五点。

第一，我们欢迎安全理事会关于COVID-19的决议(第2532(2020)号决议)，特别是其中支持秘书长呼吁全球立即停火的内容。冲突各方必须平息枪炮声，以确保人道主义援助物资得以运送，并为外交活动开辟空间。必须停止一切军事威胁或煽动暴力的企图。我们指望安全理事会确保该决议得到切实执行。

第二，我们强调，迫切需要根据多边主义和休戚与共的指导价值观采取全球对策。COVID-19是一场全球性危机，需要全球性解决办法。无论这一挑战是多么艰巨，如果我们能够团结一致地应对，这场疫情就会成为多边合作的宝贵机会，而不会导致多边合作危机。本小组随时准备支持目前的全球COVID-19防治努力，包括开展国际合作，以确保全球公平和可负担地获取药品、诊断工具、疫苗和医疗设备。在这方面，我们完全赞同秘书长呼吁再次紧急支持全球公益物和全民医保。

第三，我们强调，必须确保最弱势的边缘化群体——特别是武装冲突局势中的此类群体——得到保护，并确保他们的人道主义需求和优先事项得到满足。必须特别关注妇女、儿童、老年人、残疾人、土著人、处境脆弱的移民、难民、流离失所者以及其他受影响格外严重者的困境。我们谴责蓄意针对医疗人员和专门从事医疗工作的人道主义人员及其运输工具和设备、医院以及其他医疗设施的攻击、暴力行为和暴力威胁。我们还呼吁采取更多行动，打击导致分裂和暴力的污名化、歧视和仇恨言论。此外，必须遵守国际人道主义法和人权法。

第四，我们强调，联合国和平行动除了实现现有规定目标，还在防治COVID-19疫情方面发挥重要作用。在资源正在转向支持COVID-19防治工作的情况下，我们鼓励各方更加关注联合国和平行动面临的资源和能力要求。此外，我们还强调确保实地维和人员安全的重要性。

第五，也是最后一点，这场疫情的全球性质凸显了联合国——包括世界卫生组织——的核心作用。我们认识到，COVID-19对联合国所有三个支柱——即和平与安全、发展及人权——都产生了深远影响，因此，我们期望联合国采取协调一致的多机构、多部门、顾及性别问题的对策，应对COVID-19疫情的

多方面影响。我们鼓励所有相关利益攸关方积极与联合国协作，以支持这一努力。

最后，本小组支持安全理事会努力应对COVID-19大流行，并帮助为今后的全球卫生安全挑战做好准备。我们鼓励安全理事会更详细地审议全球卫生安全问题，并随时准备建设性地参与这项工作。

附件55

沙特阿拉伯常驻联合国代表阿卜杜拉·穆阿利米的发言

[原件: 阿拉伯文]

主席先生, 我谨就德国担任安理会主席向你表示祝贺, 并祝你在当今世界面临各种安全和健康危机与挑战的情况下主持安理会本月工作取得圆满成功。

安全理事会今天召开会议不是为了讨论某个威胁国际和平与安全的问题、冲突或者对抗, 而是讨论当今世界面临的最重要的健康挑战之一, 即冠状病毒病 (COVID-19) 的蔓延, 这是安理会历史上的第一次。这场大流行病肆虐我们的世界, 不到七个月就夺走数十万人的生命, 世界各地1 000多万人感染病毒。这场大流行病还危及全球的健康安全, 严重损害各国经济, 造成生活全面停顿, 世界各地民众因为害怕感染这种不区分男女或老幼的致命疾病而被迫隔离, 忍受孤独的痛苦。

因此, 请允许我向世界各地的民众、向所有失去亲人者表示慰问与同情。我祝所有染疾者痊愈, 保健工作者—他们是我们抗击这场大流行病斗争中的英雄—正在减轻他们的痛苦。我还表示, 我们深切感谢并全力支持一线人员抗击COVID-19大流行病的伟大而英勇的工作。各种派别、宗教以及族裔的人们正在与这场大流行病作斗争。

尽管技术进步和全球创新带来尖端的破坏性武器, 这场大流行病却向我们表明, 面对肉眼看不见的病毒, 世界秩序是如何脆弱。这是一种预警, 它提醒我们: 合作与团结对于消除我们的分歧、摒弃狭隘的利益何其重要。我们必须本着团结的精神, 倡导一种透明、有力、协调一致的广泛的知识型全球对策。从大流行病的一开始, 沙特阿拉伯就领悟到其带来的严重危险, 并采取一切必要的防范措施, 遏制疾病的蔓延, 以保护我们的公民和居民。

作为20国集团的现任主席, 沙特阿拉伯坚信集体全球行动的重要性, 清醒地意识到需要一种国际对策和国际合作来处理这场大流行病。沙特王国在国际层面做出努力, 担任20国集团主席的萨勒曼·本·阿卜杜勒阿齐兹·阿勒沙特国王于3月26日召开特别虚拟首脑会议, 会议呼吁与会的国家和组织尽一切可能努力处理这场大流行病; 20国集团采取了前所未有的措施, 并做出支持全球经济的空前决策, 其中包括为全球经济注资7万亿美元; 沙特王国与世界卫生组织 (世卫组织)、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世界银行集团以及各种多边和区域开发银行等国际组织共同努力, 加大了国际合作的力度; 沙特王国还为世卫组织的基金捐款1 000万美元, 以帮助那些保健系统薄弱的国家。

我国也支持秘书长在新冠状病毒病大流行之际全球停火的呼吁。

4月26日, 沙特王国宣布, 它将捐助5亿美元, 支持国际上努力应对COVID-19大流行病, 其中具体分配1.5亿美元给流行病防范创新联盟, 1.5亿美元给全球疫苗免疫联盟, 以及2亿美元用于支持世卫组织抗击这场大流行病。

在地区一级, 我国大力支持并且帮助兄弟般的友好国家遏制这场大流行病的蔓延, 为世卫组织提供2 500万美元支持其在也门抗击COVID-19大流行病。沙特阿拉伯还为巴勒斯坦国提供价值400万美元的实物支助, 为索马里提供300万美元的财政支助, 并且准备为许多其它国家提供支持。

在世界面临超越国际边界的空前挑战，而该挑战危及各国社会和民众、特别是那些倍受占领与修建定居点之苦的民众之际，以色列占领当局却继续在巴勒斯坦被占领土推行其修建定居点的政策，完全蔑视各种国际约定、《日内瓦四公约》以及国际公认的相关决议，在巴勒斯坦人民努力行使自身合法权利时，变本加厉地压迫他们。

沙特阿拉伯谴责以色列企图吞并西岸和约旦河谷更多巴勒斯坦被占领土的一切图谋。占领当局的这些企图构成对国际法和安全理事会相关决议的严重违反，将使持久和全面和平的机会完全消失。

最后，安理会今天开会是因为世人现在领会到，靠单打独斗来遏制如此规模的大流行病是有限的，因为这场大流行病带来的威胁不比危及国际和平与安全的安全挑战逊色。因此，我们强调，必须加紧处理大流行病和各种疾病的多边努力，并且采取紧急步骤，支持抗击大流行病的全球努力，确保处理其社会、人道主义以及经济影响。只有团结一心，精诚合作，我们才能克服这场卫生危机，使我们的家园得以繁盛，为我们的人民带来繁荣与福祉。我们确信，我们能够克服这场危机，并且变得比以前更加强大。

附件56

塞拉利昂常驻联合国代表团的发言

我非常荣幸地在本次关于大流行病和安全问题的公开辩论会上向安全理事会发言。主席先生，首先请允许我祝贺你担任安全理事会2020年7月份的主席，并且感谢你举行本次及时的辩论会。

塞拉利昂赞同以团结促进全球卫生安全之友小组名义所做的联合发言（见附件54）。

我国代表团赞赏召开本次关于大流行病对全球和平与安全潜在影响的公开辩论会。

随着COVID-19大流行病继续给世界各地带来严重影响，各国在继续应对疾病造成的破坏性后果。不可否认，COVID-19大流行病不仅对我们的公共健康和经济构成重大风险，而且它也严重危及全球的和平与安全。对于那些处于冲突之中、正在摆脱冲突、正经历人道主义危机以及经济脆弱不堪的国家来说，它的破坏性影响可造成更大灾难。它有可能削弱和平与安全，逆转建设和平与巩固和平已取得的成果，并且有可能危及人类的生存。这是一种全球性的紧急状况，应从各个层面加以综合处理，以防止灾难性后果，确保全球的稳定。

这种全球性的紧急状况继续造成可怕的影响，如不有效处理这些风险，不做出适当的政策响应，该疾病将大大削弱我们全球的健康、经济与社会进步以及全球的和平与安全，从而破坏在维护国际和平与安全方面已取得的进展。

在此背景下，塞拉利昂欢迎安全理事会通过第2532 (2020)号决议，响应秘书长全球停火以应对COVID-19大流行病的呼吁。我们也要求全面和立即停止安理会议程上各种局势下的敌对行动，我们也共同“呼吁武装冲突各方立即加入连续至少90天的持久人道主义暂停”，以促成人道主义援助的运送。

当3月16日塞拉利昂首个冠状病毒病患例确诊时，政府随后宣布了保护公众健康和安全的措施，包括宣布紧急状态。尽管如此，COVID-19仍然已经给塞拉利昂造成严重的经济损失。根据专家意见，政府加强了接触者追踪和查找工作，增加了检测和隔离规模，扩大了治疗范围，并采取必要措施打断COVID-19在塞拉利昂的传播链。此外，有25家医院和14个区指派人员准备好执行《国家预防和控制感染导则》。塞拉利昂COVID-19紧急情况防备和应对系统建立了预防、检测和应对该病毒所构成威胁的机制。

在这个关头，我谨感谢安全理事会昨天即7月1日通过关于应对COVID-19疫情的第2532(2020)号决议，并呼吁在所有战线上发扬全球休戚与共精神，针对未来全球疫情开展预防、缓解和恢复方案。没有哪个国家能够独自做到这一点。在每个国家都消灭该病毒之前，任何人都没有安全避难所。

鉴于塞拉利昂同埃博拉打交道的经历，塞拉利昂政府了解，地区性流行病、大流行病、气候变化和网络安全等公共紧急情况构成的威胁对经济增长和发展有着长期影响。虽然发展中经济体将遭受最沉重的打击，和平与安全随之受到影响，但COVID-19大流行病有可能引发近代史上最深刻的全球衰退。

因此，作为联合国，我们有义务为今世后代着想，采取更具战略性的前进步骤，彻底改变我们查明、防备和应对未来大流行病的方式。

要想成功应对COVID-19疫情，就必须有财政和技术资源，以及实时数据。在这方面，国际合作至关重要。我们一直得益于同其他会员国和机构密切合作，加强实验室、监视、紧急情况管控和劳动力能力，以应对疾病爆发。我们重申支持大会主席、秘书长和各国家集团以及各国作出努力，在全球各地引入和实施各种应对措施。

最后，我们呼吁会员国支持联合国采取行动应对卫生紧急情况，以便强化防备和应对全球紧急情况以及从中恢复的努力，并将这些努力纳入我们工作的所有支柱。

附件57

斯洛伐克常驻联合国代表团的发言

首先，我谨感谢安全理事会主席国德国召开本次及时的辩论会，讨论与冠状病毒病(COVID-19)疫情的蔓延有关的安全挑战。本次辩论会可以使各方更加集中注意力，并起到呼吁各方共同采取行动帮助最脆弱国家和民众的作用。

显然，COVID-19疫情的跨界性质强烈提醒我们，国际社会相互关联。这就是我们需要强化以下共识的原因：我们只有共同努力，才能克服这场空前的全球卫生危机的负面后果。在这方面，我们认为，秘书长发出的要求实行全球停火和保护最弱势群体的呼吁非常重要。我们认为，在应对COVID-19疫情方面，不应让任何人掉队。

同时，我们应当认识到，为抗击COVID-19疫情需要协调一致的国际合作。我们大家必须努力做得更多，持续致力于共同努力，并以透明和及时的方式分享经验、最佳做法和信息，以便果断和有效地控制疫情蔓延。在这样做的同时，应帮助满足脆弱国家和民众的需求，保障人民的福祉和安全，维护社会经济稳定。

这场大流行病从许多方面看是史无前例的，但我们非常熟悉与之有关的一些问题。我们非常清楚地记得过去诸如严重急性呼吸系统综合症、埃博拉等流行病对受影响国家的稳定和安全造成的负面影响。如今我们再次看到，最易受到疾病爆发影响的国家是那些处于冲突之中或刚从冲突中恢复的国家，在那里，卫生系统已经恶化，而缺乏安全保障也会阻碍预防措施。3月25日，在启动COVID-19疫情全球人道主义应急计划时，秘书长正确地指出，这场大流行病可能会转移国际注意力和资源，使我们无法集中解决当前冲突和支持和平进程。

冠状病毒疫情的蔓延不幸已经迫使联合国维和特派团重新评估其活动，以避免COVID-19大流行病的蔓延。维和特派团不得不调整其行动，以便将冠状病毒殃及特派团负责保护的民众和维和人员自己的风险减至最低限度。维和特派团被迫采取不可避免的步骤来应对这一新情况。然而，现在尚不确定COVID-19究竟会对特派团所处的环境造成多大的影响。但毫无疑问，这场大流行病有可能逆转在实现可持续和平和改革安全机构方面来之不易的成果。今后必须继续强调，除政治承诺外，还应进行更多的投入。

在这些前所未有的新措施中，有些措施似乎是针对COVID-19大流行病的，将随着时间的推移而变化，以顺应形势的发展。另一方面，我们必须认识到，其他一些措施可能会更持久。在这方面，我们将需要讨论如何调整联合国维和特派团目前的结构和运作程序，以适应后COVID-19时代的复杂局面。我们将需要就如何实现这一目标，尤其是如何确保为联合国维和行动提供长期、可靠和可预测的资源，以及如何能够把在这个充满挑战的时期应对COVID-19疫情的最佳做法和经验教训系统性地纳入联合国和平行动的工作，进行更多的实质性辩论。

对我们所有人来说，最好的消息是，尽管注意力有所转移，但我们仍设法使我们至关重要的安全任务和联合国特派团得以保持和运转。我们是集体而不是独自做到这一点的。并非所有事情都具有或能够具有多边性，但我们坚

信，在全球实力竞争带着新面孔和更狡猾的触角出现的世界，多边解决方案是最佳解决方案。

我谨强调，在许多区域，安全部门是政府应对COVID-19公共卫生危机的行动一个关键组成部分。武装部队和警察部门发挥着至关重要的保护作用。他们经常参与提高公众对这些非常措施的认识，以及执行保持社交距离的措施。他们还在物流和运输方面支持卫生部门。武装部队医疗人员增援民事卫生部门。人民对政府和安全部门的信任，仅此一点，对于阻止病毒传播至关重要。

即使在发生全球大流行病之时，支持妇女参与建设和平以及充分有效地参与所有和平努力也是至关重要的。由于需要紧急应对危机，性别考量往往被推到一边，但是，持续注重妇女与和平与安全议程非常重要。

我们还需要坚持人权标准，并作出进一步努力，以更好地将人权考量纳入联合国维和特派团的工作，同时确保特派团履行安全承诺。与此同时，各国必须防止应急措施造成人权状况恶化。COVID-19大流行病给我们各国社会带来新的挑战，但抗击冠状病毒不应意味着抛弃人权。

附件58

斯洛文尼亚常驻联合国代表团的发言

首先我们要感谢安全理事会主席国德国组织这次及时的专题辩论会。冠状病毒病（COVID-19）以空前的方式席卷全球，让我们措手不及。这一大流行病对我们各国社会的影响深远，包括在维护国际和平与安全方面。因此，我们必须走到一起，就危机给安全造成的影响交流意见。

我们认为，从中吸取的一大教训是多边主义、合作和团结的重要性。在最初的冲击之后，各国和国际组织走到一起，对彼此的需求作出回应。因此，我们谨指出，根据斯洛文尼亚对邻国稳定和福祉的承诺，我们在COVID-19大流行病期间的大部分实物援助都是针对西巴尔干的。我国向北马其顿、塞尔维亚和波斯尼亚和黑塞哥维那提供了援助。一些医疗专家也乘机前往欧洲联盟领导的维和部队中开展COVID-19检测。然而，我们也决定在更大的范围内参与。我们向世界卫生组织、红十字国际委员会等国际组织提供了捐助，并开始了重新规划我们发展援助的进程。这项全球办法的部分内容是，我们决定在本国参与的所有海外特派团，包括联合国和平行动中保留人员。

关于大流行期间医疗设备的采购，我们不得不承认危机带来的一些问题。我必须表示关切的是，包括我国在内的许多联合国会员国在匮乏时期采购必要医疗设备和能力方面遇到了困难。这是安全弱点，必须这样看待它。这个问题是我们必须共同努力解决的。在斯洛文尼亚，我们已经得出结论，认为需要提高我们的复原力，包括计划进行投资，增加斯洛文尼亚武装部队的空运能力。就联合国及其专门机构而言，它们可以通过提供更高的透明度和预警作出重要贡献。

关于水和COVID-19的问题，这一大流行病也突出表明，获得清洁用水是确保全球健康和粮食安全的一个关键因素。确保水、环境卫生和个人卫生，尤其是洗手，被认为是防止COVID-19和许多其他传染病传播的最有效、最合算措施之一。我们在试图遏制病毒的同时，应该将水外交作为建设和平与健康的机制，来加强各国和其他利益攸关方之间的合作。COVID-19危机还揭示了多边机构和联合国在管理得非常分散的水资源领域开展高效合作的重要作用。

COVID-19大流行表明，数字资产对我们社会而言已变得多么重要。随着世界许多国家在长期封锁期间努力维持商业、工作和教育流程，我们看到了全球范围内加速的数字转型。事实证明，网络、连通性、数字技能和网络安全对于追踪病毒传播和实现强劲复苏是不可或缺的。

另一个需要处理的问题是虚假信息。有很多这样的例子，包括关于在拉脱维亚北约多国营战斗队成员中爆发COVID-19的假消息。我要说的是，我们作为北约的一个盟国，我国士兵也是该部队的一部分，我们没有轻视这个假新闻。在危机时期的这种虚假宣传必须停止。因此我们认为，秘书长关于全球停火的呼吁和第2532(2020)号决议应该与承认存在混合威胁相辅相成。这些都是真实的，助长了各国及其人民之间的不信任和敌意。因此，这些问题也应该由联合国来处理。

关于COVID-19期间的全球停火，斯洛文尼亚欢迎安全理事会在秘书长发出呼吁后最终通过了停火决议。然而，我们不得不对安理会花了三个多月才采取行动表示失望。安全理事会对这个时间紧迫的问题反应消极冷淡、时强时弱而且拖拖拉拉，无助于生活在冲突地区的最弱势群体。因此斯洛文尼亚

与核心小组其他国家一道，发表了支持秘书长呼吁全球停火的联合声明。我们欣见，广泛的支持证实了对该呼吁的集体一致赞同。COVID-19的爆发使得冲突地区的人们现在面临着又一个生命威胁。尽管在延迟后采取了行动，但这场大流行病仍在世界上大量存在，第二波疫情预计将在未来几个月爆发。因此，我们欢迎这项决议的通过会给生活在冲突地区的人们带来一些救济。

COVID-19和这场大流行的复杂安全影响是我所说最后一点的一个实例。安全理事会成员国对维护国际和平与安全负有主要责任，但它们在这样做的时候不仅代表本国，还代表广大联合国会员国。非常任理事国和常任理事国都是如此。

这样的特殊时期不容在政治上使性子耍脾气。我们真诚希望，安全理事会和联合国将从这场大流行病中吸取教训，疫情过后更强大，为即将到来的挑战做好更充分的准备。我这样说是因为我深知联合国就是我们会员国，斯洛文尼亚将继续尽最大努力确保对这一共同努力作出建设性的切实贡献。

附件59

西班牙常驻联合国代表阿古斯丁·桑托斯·马拉韦尔的发言

[原件: 西班牙文]

我的发言与以欧洲联盟的名义所作发言一致。

我谨感谢秘书长安东尼奥·古特雷斯先生、红十字国际委员会主席彼得·毛雷尔先生和非洲联盟社会事务专员艾米拉·法迪勒·穆罕默德·法迪勒的发言。

关于大流行病和安全问题的这场具有现实意义的公开辩论会是在一个特殊时刻举行的。我们正在努力克服一场具有多层面影响的全球大流行病——这场危机与其他政治挑战交叠，给实现可持续发展目标和《2030年议程》的努力带来压力。数百万人受到病毒传播的影响——1050万人感染，51万人死亡——但几乎整个地球都遭受了这一大流行病的影响，这增加了近几个月紧张、冲突和分裂的风险。因此，现在正是坚持团结、协调行动和有效多边主义的时候。安全理事会在时时刻刻作出的必要决定中必须发挥关键作用，才能为没有冲突以及和平与安全不受威胁的更美好未来奠定基础。

当前的大流行病迫使我们谈论安全问题，它提醒我们：第一，我们之间有着内在的相互联系；第二，预防是国际社会和多边主义可资利用的最有力工具；第三，国际合作是绝对必要的。

在这方面，我们必须注意到，新的紧急情况十分复杂，有必要借鉴在克服埃博拉病毒病等过去挑战过程中汲取的经验教训，同时别忘了严重急性呼吸综合症或中东呼吸综合症。

大流行病和流行病等卫生紧急情况的多面性要求联合国大家庭采取协调一致的行动。人们所说的人道主义、发展与和平之间的三重关系必须作为预防、准备和应对决定的参考和目标。

军民合作是必须加强的另一个支柱。为此，必须为联合国维和特派团配备必要的物质和人力资源，特别是足够的负责保护工作的官员，使其能敏捷地支持当地社区应对各种健康威胁。

从这场危机中吸取的另一个教训是，妇女和女童是双重受害者，应不遗余力地采取预防和保护措施，还应不遗余力地提供包括性健康和生殖健康在内的保健服务。同时，也许更重要的是，妇女已成为出色的社会对话者和沟通者，她们的贡献使各阶段的人道主义、发展及维和应急努力都得到改进。

西班牙支持“欧盟队”的方针。根据这一方针，已筹集360亿欧元，并加强了伙伴关系，以全面应对COVID-19并从中恢复。我们向世卫组织“获取COVID-19工具加速计划”倡议捐资1.25亿欧元，其中，全球疫苗免疫联盟将获得5000万欧元，流行病防治创新联盟将获得7500万欧元。这些认捐款项加上为卫生方面的应急工作而调集的其他资金，使西班牙为响应这一呼吁而提供的捐款达到大约1.87亿欧元。西班牙坚信，疫苗、治疗办法和诊断工具必须迅速可及，费用应该可负担，并能在全球范围内分配。

最后，我还谨特别提及一系列旨在加强我国机构和社会应对突发卫生事件能力的优先行动。

西班牙依靠其1986年建立的全民医疗保险制度来应对COVID-19健康危机。得益于这一制度，在这场危机中没有人遭遗弃。这场大流行病得到有效防

治，这表明，有必要在短期、中期和长期内加强整个国家的公共卫生系统，并在确保各级保健服务提供方服务连续性的基础上，在全球一级促进综合卫生系统模式。

有鉴于此，西班牙打算通过COVID-19防治计划，加强初级保健和公共卫生，以应对国内未来的流行病疫情。该计划除其他外，将包括建立关键物资战略储备、重新启用备用卫生资源的应急计划，以及制定控制高峰、爆发和可能的第二波疫情的指南。此外，在国际上，西班牙将根据多边主义和团结互助的指导原则加强和支持全球协作。

附件60

瑞士常驻联合国代表团的发言

[原件: 法文]

瑞士谨感谢德国组织本次辩论会, 并感谢各位通报者作出贡献。瑞士尤其欢迎秘书长展现领导力, 加强联合国应对冠状病毒病 (COVID-19) 大流行的行动, 并动员会员国参与全球协调有效的应对努力。

这场大流行病虽然主要是一场健康危机, 但也引发了一场史无前例的经济社会危机。它对人类安全以及国际和平与安全均构成挑战。因此, 当务之急是减轻安全风险。在防疫的同时注意尊重人权的做法对于任何应急措施以及旨在消除这场疫情影响的中长期战略都至关重要。

瑞士谨强调安理会应对疫情的三个重要行动领域。

首先, 冠状病毒扩散所造成的影响加剧了安理会议程上的许多武装冲突局势和其他形式的暴力。必须防止和平进程中取得的成果付诸东流。例如, 关于南苏丹的协议的执行工作陷入停滞, 这一情况与疫情有关, 已造成安全真空, 一些武装团体正在对此加以利用。在也门, 联合国的调解以及与弱势群体的接触变得更加困难。必须放下武器, 优先抗疫, 这一点至关重要。因此, 瑞士欢迎安全理事会昨天最终通过第2532(2020)号决议, 呼吁在其议程所列的全部局势中停止敌对行动, 并支持秘书长的努力。

第二, 瑞士敦促武装冲突各方确保人道主义行为体迅速、不受阻碍、可持续地接触受影响的人口。安理会目前要求的人道主义暂停应允许获得人道主义援助。例如, 在叙利亚, COVID-19突出表明, 迫切需要使用一切可能的手段来帮助有需要的人。至关重要的是, 必须延长和加强跨境人道主义援助机制, 将亚鲁比亚过境点也纳入其中。鉴于疫情对安理会优先事项的落实产生不利影响, 安理会应确保其保护包括妇女和儿童在内的平民的承诺得到严格监测。此外, 安理会和所有会员国都必须执行第2286 (2016) 号决议, 保护医疗援助。在发生大流行病的情况下, 针对患者、医院和医务人员的袭击有增无减, 这是不可接受的。

第三, 联合国专门机构的工作对于抗击COVID-19疫情及其影响至关重要。民间社会的业务专长也很重要。世界卫生组织在协调联合国防治疫情以及通过传播经核实的信息等方式执行《国际卫生条例》方面发挥着核心作用。虚假信息和仇恨言论有可能加剧和平与安全所面临的风险。因此, 瑞士鼓励所有国家确保迅速提供有关疫情的可靠信息。

大会于4月2日——也就是整整三个月前——在瑞士和其他会员国提出的第74/270号决议中呼吁全球团结一致, 共同抗击COVID-19。我们满意地注意到, 安理会在昨天通过的决议中提到了该决议。

如安理会议程上的局势最近数月的事态发展所显示的那样, COVID-19大流行不仅延续, 而且还加剧了暴力和不稳定。因此, 瑞士欢迎安理会认识到COVID-19与国际和平与安全之间的联系, 并加强了应对疫情的承诺。这发出了一个重要的政治信号。瑞士敦促安理会和国际社会在安理会议程所列的各种局势中执行该决议。

附件61

土耳其常驻联合国代表费里敦·哈迪·西尼尔利奥鲁的发言

COVID-19是这个时代的标志性挑战。最初的公共卫生问题迅速演变成全球危机，对社会、经济、政治和安全造成了严重影响。它可能是由全球化自身动力所驱动的第一个真正的全球化现象。正如我们所知，它也可能终结全球化。事态仍在不断发展之中，我们必须找到度过这场危机的出路。

同时，面对这一空前挑战，我们必须首先确保立即处理人道主义危机。迫切需要协调有效的国际对策。在这之后，必须大力开展集体努力，保护基于法律的多边体系的成就，重振我们对于多边主义的信念。

当下的问题是多方面的。一方面，在世界许多地方，特别是最不发达国家，迫切需要诊断测试和基本设备来遏制病毒传播和确保采取有效医疗对策。

我们必须加大努力，确保任何人都不落伍。

疫情也是全球经济的重大颠覆性事件。遏制病毒的努力挽救了生命，但也限制了经济活动。全球贸易已大幅减少，而且还会进一步减少。沉重的经济损失可能会使7000万到1亿人陷入极端贫困。

即便最健康的经济体也需要政府制定大规模的救助计划，但受疫情打击最为严重的是最不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它们正面临前所未有的卫生和经济危机，其潜在的极端经济、社会和可持续发展后果可能会使得数十年来发展领域取得的进展出现倒退，进一步危及实现《2030年可持续发展议程》的努力。因此，国际社会迫切需要给予发展中国家高标准的支持，以防止生命损失，遏制余震风险，投资于这些国家的可持续复苏。

疫情对脆弱国家和冲突地区也提出了巨大挑战。恐怖主义组织正在想方设法填补一切真空，为扩大不稳定局面创造有利条件。爆发已经妨碍到和平行动和部队轮调，行动受限也令调停/调解工作陷入停顿。我们必须将重点放在脆弱地区/国家的抗疫能力建设和促进善治上。

疫情还引起了仇恨言论和虚假信息的新浪潮，引发了寻找替罪羊、污名化、歧视和仇外民族主义现象。

全球范围内针对妇女和女童的暴力行为正在增加，与此同时，关键的卫生、人道主义和发展方案所带来的就业机会遭到破坏，尤其对妇女和女童造成了惨重后果。

我们还必须记住，COVID-19加剧了流离失所者的悲剧。由于边界关闭和获取医疗服务受限，他们现在面临新一波的苦难。

的确，这种流行病已暴露出现有国际合作与协调体系的缺陷。但是，对于有效多边主义的需求也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加明显。我们必须记住，在所有国家都安全之前，没有哪个国家是安全的。对多边主义的不信任正在增加，因为国家之间缺乏合作与团结。

在世界历史的关键时刻，我们今天的所作所为将决定明天的面貌。我们可以尝试把自己关闭在本国边界之内，眼看着人类上个世纪用痛苦和鲜血取得的成就消失，也可以通过加强合作与团结一起取得胜利。COVID-19危机现在是全球合作与团结的试金石，它尖锐地提醒我们，我们除非解决现有的脆弱因

素，否则就无法从当前危机中复苏。我们必须保持多边主义的活力。我们不能让它成为COVID-19的又一个牺牲品。

附件62

乌克兰常驻联合国代表团的发言

我们欢迎讨论大流行病与安全之间的关系。COVID-19大流行病呈上升趋势，今天的辩论可能早该进行，不过仍然非常及时。

一方面，世界才刚刚开始适应新现实，COVID之后的政治、经济和安全格局将会如何尚无明确迹象可循。影响有很多，我们感受到的还只是皮毛。

这场流行病的人道主义影响面虽然很大，但尚需适当和全面计算。很有可能的是，当前的任何估算和评估都偏于保守，将来必须予以调整。

直接的经济后果已经在全球许多大小行业和企业中显现出来，它们痛苦不已，如临深渊。长期影响尚不清楚，复苏前景依然成迷。此外，当前的发展计划和期望也被打上了一个巨大的问号。

社会后果才刚刚开始显现，社会内部以及这些社会与国家之间的互动将如何发展尚无定论。它确实提出了一个问题，在此情况下，我们可以指望实现什么样的社会进步，如何维护人权至上原则？

国际舞台上各国之间的互动情况也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各国如何看待COVID-19挑战以及应对这一挑战的努力。尽管有开展国际合作——某些国家试图以个体或集体方式互相帮助——的一些突出例子，但我们也目睹了争夺权力的例子，以及为追求政治和经济利益而操纵当前卫生危机的企图。

其次，鉴于COVID-19的蔓延，正规武装部队的作战能力有可能受到损害。众所周知，联合国维持和平行动必须适应新现实，对日常运作进行重大调整。

然而，在大流行病对国际和平与安全构成多大程度的直接威胁的问题上仍无共识。即便如此，几乎没有人会真的怀疑严重的卫生危机与安全环境恶化的关联性。即使卫生危机本身不一定会引发安全危机，但在任何安全危机中，它肯定都是加剧危机的因素，导致解决冲突的工作复杂化。

联合国秘书长呼吁全球停火的最新例子就相当生动地说明了后一种情况。几乎所有人都表态支持这种停火，但实地实际事态发展却背道而驰。

此外，一心企图使局势升级和利用当前危机的行为体确实得以得逞。由于行动自由和进入敌对地区或平民地区遭到各种限制，国际组织在冲突地区的监测活动受到了严重损害，有时甚至是根本性损害。提供人道主义援助从来都不容易，在许多情况下，新的壁垒和障碍使得人道主义行为体无法向需要帮助的人提供援助，这对援助工作造成了更加严重的蓄意损害。

在这方面，安理会通过关于COVID-19的第2532 (2020)号决议，在决议第二段中明确无疑地呼吁武装冲突各方“立即实行90天的持久人道主义暂停”，为人道主义援助的运送提供便利，这是一个值得欢迎并且期待已久的动态。

这项文件姗姗来迟。我们肯定主要起草方和其他安理会成员的努力，他们的决心被证明是爱沙尼亚早在3月份就发起的集体努力最终取得成功的决定性要素。

作为首批表示支持秘书长全球停火呼吁的国家之一，乌克兰还振奋地看到安全理事会要求“在安理会议程所列各个局势内普遍、立即停止敌对行动”。

我们期待某知名的安理会非当选成员最终将开始言行一致，而不是只说不做，明斯克协议关于在顿巴斯建立停火的各项相关规定终将得到落实。

对于这个非当选安理会成员有好处的是，不把精力用于采取操纵行为，假装关心需要帮助的人，旨在破坏对严重违反国际法和侵犯人权行为而施加的制裁制度，而是放弃对它国的冒险、极端民族主义和侵略政策，从而消除施加制裁的核心理由。

从COVID-19经历中吸取的经验教训之一是：缺乏应对危机的单一、协调一致的多边对策只会导致局势加剧。但是，必须记住的是，把缺乏这种对策归咎于多边主义和国际机构不仅是简单化处理，而且也具有误导性。我们永远不应忘记：最终的权力属于主权国家，而不是掌握在国际公务员手中。

国际机构遭遇失败时所表明的不仅是其秘书处缺乏透明度、问责或者有效性，而且也说明缺少本应来自会员国的领导、指示以及控制。

借用乔治·克列孟梭关于战争与士兵的名言，我们完全可以说，国际危机如此重要，不能留待专业的国际幕僚来处理。这意味着，国家的领导和参与对于实现真正的国际合作不可或缺。制订联合战略，采取国内和国际层面协调一致的努力和具体步骤来跟进，确保公平地分担负荷，以及定期充分交流信息，这些都是妥善国际合作的必要因素。

近来的经历应该教会我们，在一个彼此互联的世界，无限制地争夺有限的资源，企图囤积药品和设备，以及干扰供应链，这些只会加深危机，加剧紧张，分散用于制订真正全球性对策的时间与资源。在没有这种对策的情况下，最终遏制病毒蔓延，保全国家保健系统处理医疗后果的能力，确保国际旅行和跨界运输的连续性，或者避免一场全球性的经济危机，这些都成为几乎无法实现的目标。

判断当前的COVID-19大流行病是否威胁国际和平与安全可能还不是时候。但是，并没有很多其它事件可在全球层面重塑和改变民众的生活。世人应明智地认识到，一场全球性大流行病的影响与后果就如同一场世界大战，或者一次规模空前的自然灾害。

从这个角度来说，病毒可导致人类大批消亡，引发全球经济严重动荡，压垮国家的保健系统，扰乱国家政府提供各种服务，播下民间动乱的种子，并且加剧现有的安全挑战，它绝对应被作为对国际和平与安全的潜在威胁而得到关注。

我们必须从应对COVID-19的工作中吸取经验教训，得出必要的结论，并且开始为下一个此类挑战作准备，因为这种挑战必会来临。我们准备就绪的程度将决定人类的生存是否将面临挑战，并承担所有相关后果，还是新的致命病毒的出现能够得到有效控制和阻遏。

附件63

阿拉伯联合酋长国常驻联合国代表拉纳·扎基·努赛贝的发言

阿拉伯联合酋长国愿感谢德国举行今天的公开辩论会，使安全理事会继续侧重于冠状病毒病（COVID-19）大流行的问题。我们还愿感谢各位通报人的发言。

阿拉伯联合酋长国一直认为，健康与安全彼此关联，相互影响，两者均需要密切的多边关注与合作。基于这种理解，我国制订了应对COVID-19的国际对策，包括我们认可秘书长的全球停火呼吁，捐助世界卫生组织和世界粮食计划署，以及在双边层面向70多个国家、其中包括安全理事会议程上的多个国家运送1 000多公吨的医疗物资。这种理解还反映在我们在国内的行动和我们承诺公共数据的透明并且为公民、居民以及访客提供免费测试和治疗上。我们的座右铭是，在所有人都安全之前，没有人是安全的。

COVID-19凸显出，要有效应对大流行病，必须同时并且协调一致地动员本组织的三个支柱，即：发展、人道主义以及安全。就安全理事会的工作而言，要超越仅仅承认健康与安全彼此关联这个范畴，需要创新和审慎的思考。但是，安理会能够而且必须发挥自己的作用。

这场大流行病的后果可能影响安全理事会的任务授权，特别是对其议程上的国家来说。这些影响可能包括失去人道主义准入，民众流离失所和大批流动，武装团体扩大招募，因病致贫引起暴力增多，机构瘫痪，以及和平行动完成任务的能力受到限制等，最终危及维护国际和平与安全。

今天，我们愿分享关于安全理事会如何能够从本质上应对大流行病的四点初步想法。

首先，我们欢迎通过第2532 (2020)号决议，呼吁普遍和立即停止安理会议程上各种局势下的敌对行动，建立持久人道主义暂停。阿拉伯联合酋长国是首批认可秘书长全球呼吁的国家之一，因为我们认为，停火有可能减少疾病的蔓延，减轻其后果，特别是改善人道主义局势，因为这种环境本来极易导致传染和死亡。我们希望第2532 (2020)号决议成为一个转折点，为安理会未来在大流行病方面采取行动设下先例。

其次，我们赞同该决议承认，维和特派团与当事国密切协调，可在应对健康危机方面发挥重要作用。我们注意到在应对埃博拉期间设下的先例，当时维和特派团为西非的医务和人道主义行动提供了至关重要的支持。此外，必须保护维和工作人员免遭大流行病的感染，更重要的是，维和人员绝不能为大流行病的蔓延助力。我们欢迎在这方面采取的步骤，并且强调一个可能的解决方案，即：使用在联合国补给仓库找到的本组织为维和及其他工作人员备用的医疗用品储备，以此促成在全球各地迅速和基于需求的部署。

第三，COVID-19暴露出这样一个事实，即疫情为性暴力和性别暴力的增加创造了条件，因此安理会更有理由系统性地听取关于将性别平等观点纳入其审议问题主流的通报，并确保特派团拥有适当的工作人员和资源来执行与性别问题以及性暴力和性别暴力有关的强力任务授权。会员国也有责任在大会特别是第五委员会确保与性别平等以及性暴力和性别暴力有关的预算得到保护，并通过强制性指标和其他问责工具推动进展。

第四，鉴于人道主义准入在危机局势中至关重要，我们认为安理会可以在处理疫情期间关闭边界和港口问题上发挥作用。这种努力必须高度敏感，决不能侵犯会员国控制疾病潜在传播的权利和责任，但安理会可以鼓励基本医疗和人道主义用品的流动，以服务于那些最需要帮助的人。

我们希望，今天的公开辩论会将是关于安全理事会如何将卫生与安全之间的关系落实为行动的诸多讨论之一。COVID-19向我们表明，我们必须采取联合行动，以保护全球卫生和安全这些至关重要的公益物。